

陳眉公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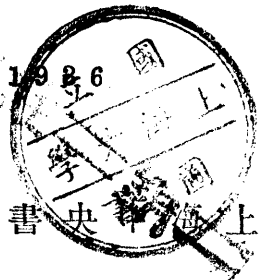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局



1739

 國學基本文庫
 陳眉公全集
 陳眉公著

上 册



上海華書公司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敘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余三歲。性敏心通。多聞而博識。余師畏公。不敢稱兄弟行也。余稍長。干祿于時。浮湛五十年。始獲請老。公閉意榮進。買山下築。比於盧鴻草堂。著書教孫。彌有年載。鈔帙日繁。得觀者如丘。典墳索之。書望東。余又如委宛禹穴。干旄所至。魚鳥皆驚。公謝弗獲。第陳鄉里小民疾苦狀而已。四方使口走公。東西京與南北驛。越巖嶠而至者。不遠萬里。徵公文。公文出。卽傳四方。所題縑素。或贈寄和倡詩。一傳人口。卽傳海內。夏休樹陰。冬偃簷曝。點筆銓記。紬繹文史。較覈異同。類鄭漁仲馬端臨之有志攷則。傳于通人。閔士。辟諸方。經論初分。自龍宮。雖非大部。得流行人間。爲人繙誦。今數種書。公不能自祕。而懸購蒐彙者。轉相祕惜。爲寶笈靈文。愈傳愈廣。鐘鼎之業。乃在山林。孰謂泉夔果賢於箕穎哉。余老矣。無能重公。當再爲公序。以謝玄晏。

丙子暮春禊日友弟董其昌書

自敘

大道冥寂。奚取碎訇。礧鑿元氣。點綴鴻濛。非至人所爲。然老氏滅跡銷聲。猶以五千言留世。其猶大塊噫氣。萬籟自鳴。叫者譟者。笑者咬者。調調者刁刁者。此其不得不鳴。天烏乎知。予自弱歲焚冠。築婉孌草堂。於二陸遺址。釣絲樵斧之外。借不律險。糜拈弄。送日聞牧唱漁歌。舉而和之。響振水榭。自謂此樂與世之朝鷓絃夕雁柱者。固自有異。若夫詩則漢魏六朝三唐。文則先秦兩漢。或離而合。或合而離。不敢與優孟比肖。壽陵較步。自有吾之詩。吾之文而已。顧平生不喜留草。隨作隨逸。一日友人史辰伯氏自吳昌來。手捧一函。揖謂余曰。此陳先生詩若文也。將事梨棗。唯先生輯而授我。予笑謂辰伯爲我殺青。不若爲子淨白身。與名孰親。老氏能言之。予惟潛神塞兌之餘。與漁歌牧唱。答和娛老。願且畢矣。使以區區敝帚博身後名。甯取以覆酒甕。辰伯俯不答。肱篋掉臂而去。

萬歷乙卯秋八月。華亭陳繼儒題於小峴山之香笛步。

陳眉公全集 自敘

陳眉公全集目錄

上冊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一
書鱸魚蓴菜	一
書賈李邦彥	二
書崔詩來歷	二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子	三
書畫家南北派	三
書禪本草（附文定公柬）	四
書藥局	五
書張賓樵	五
書周師	六
書遠僉人	六
書山中二事	六
書避暑	七
書杜詩	七
書示門生	八
書朱竹有無攷	八

書田舍	八
書北歸客語	九
書遊客	九
書雲間詩稿	九
書服氣	一〇
書參睡	一〇
書種竹	一〇
書掃地	一一
書荅壽菴	一一
書蘇子由語	一一
書酒上戶	一二
書山居	一二
書武林徐無夢琴	一二
書廣琳疏	一三
書西蜀鐵菴	一三
書東嶽行宮	一三
書游黃山	一四
書米仲照	一四

書二帛	一五
書王季重	一五
書渡海羅漢	一六
書楊侍御	一六
書芥茶別論	一六
書慧慶寺	一七
書夢	一七
書解索草	一八
書改三字偈	一九
書習氣	一九
書酒顛	二〇
書二劉	二〇
書虎丘詩引	二一
書種竹	二一
書邵康節詩	二一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筍帖	二二
書桃源圖	二二
書三關土	二三

外記

書杖	二二
書三開士詩	二四
書閩游草	二四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二五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二五
書右軍詩	二五
書葛道人	二六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二八
書厲芷偶菴草小敘	二八
書蒼雲詩稿敘	二九
書伊尹阜陶	二九
書郭子儀後身	三〇
書相	三〇
書後漢書	三〇
書村雪畫卷	三〇
書良嶽	三一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三一
書廬山寶書	三二
書後漢書	三二
雜書	三二

紀西王母答問	三三
紀二帛僧	三四
紀卓文君	三四
紀大小戴	三五
紀酒泉烈女	三五
紀賁嬪左芬	三五
紀大小小山	三五
紀劉隱士	三六
紀徐則靈化	三六
紀宋氏五女	三七
紀南北史	三七
紀馮小憐	三七
紀張愛賢書畫	三八
紀顏氏世系	三八
紀輞川	三八
紀顏魯公得仙道	三九
紀劉軻夢	四〇
紀瓦官寺	四〇
紀白樂天戲文集	四〇
紀太白佚事	四一
紀蘇中郎妻詩	四一

紀竺僧度妻	四一
紀積公辨茶	四二
尺牘	
答顧玄岳	四二
與馬文所	四二
與諸景陽	四三
與項東鰲邑侯	四三
李都侯解郡復泊舟遊武林	
遙寄	四四
上項華亭給事	四四
與方衆甫	四五
寄董玄宰	四五
答顧涇陽	四五
答項明府	四六
答范長康	四六
答應天沈學博	四六
送燕二府	四七
寄王閔伯	四七
送王相公	四七
答南文選許公	四八
與萬二愚	四八

答陳穉登子	四八
答朱虞封少卿	四九
答劉志遠	四九
與項都諫	四九
答范光父	四九
答吳子野	五〇
答錢懋谷	五〇
送蕭兵憲	五一
答茅二宰	五一
答深陽令徐公	五一
與沈淮槎	五二
復俞瞻白	五二
上郡司理毛公	五二
復郡司理毛公	五三
與馮文所	五三
上朱侍御	五三
上朱諭德文寧	五四
與許郡侯	五四
與顧山谷	五五
答趙無聲	五五
與陳戶部	五五

與董玄宰	五六
答項楚東	五六
與申玄潛	五六
上方二府	五七
與包儀甫	五七
與韓邑侯	五七
寄李九疑	五八
送虞吏部啓	五八
送饒學院啓	五九
送范靈使啓	五九
送石郡伯啓	六〇
送王太府啓	六〇
送陳相公啓	六一
送李撫臺啓	六一
上王相公啓	六二
答耿邑侯啓	六二
送沈蛟門啓	六二
答周撫臺啓	六三
辭越中古伺周先生	六三
辭周先生乃郎聘幣	六三
與唐抑所	六四

上王相公	六四
上王舟州先生	六五
上王鳳洲	六五
與王閏伯	六六
與郁季雅	六六
又	六七
上王相公書	六七
東潘星海	六七
東包彥平	六八
報友人	六八
復包襲明	六八
東米子華	六八
上王相公	六九
與徐長孺	七〇
答恩公	七一

敘

米襄陽志林序	七一
范忠宣公全集序(代)	七二
三才圖會序	七三
藏說小萃序	七四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	七五

水上集序	七六
鄒公履稿序	七六
秦稅紀序	七七
秦稅紀再序	七八
聞雁齋筆談序	七八
臥遊清福編序	七九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	七九
栖真志序	八一
武則天刪偽經自序	八一
建文朝野彙編序(代)	八三
建文朝野彙編序	八四
皇明世說新語序	八五
唐道徵文序	八六
王節婦完節編序	八七
趙無聲全集序	八七
王辰玉全集序	八八
題禁齋序	八九
紀遊稿序	八九
題顧仲方詞序	九〇
題筆花樓詞序(代)	九〇
董玄宰制義序(代)	九〇

評註表選序	九一
題楊彥履稿序	九二
序董玄宰制義	九二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鈔	九三
周志齋制義序	九四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九四
題素位編序	九六
題李茂承詩草序	九六
題李茂承詩草序(代)	九六
雕蟲草序	九七
紀遊稿引	九七
王辰玉四書義序	九八
題陳敬夫懷橋堂稿序	九九
擊筑草序	九九
國策賸序(代)	一〇〇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一〇〇
題南遊稿序	一〇一
靜繡齋集序	一〇一
居廬集序	一〇二
詠物詩序	一〇三
鳳皇山房稿後序	一〇三

鱗魚編序	一〇四
玉鶯閣詩集序	一〇四
文苑豹斑序	一〇五
谷響錄序	一〇五
詩經類攷序	一〇六
孝經序	一〇七
全史詳要序	一〇七
史記定本序	一〇八
洪武正韻賸補序	一一〇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一一一
文娛序	一一二
奇女子傳序	一一三
重刻黃宗伯制義序	一一三
來仲樓序	一一四
黃宗伯容臺集序	一一五
甲秀園集序	一一六
棘隱園漫草序	一一七
古今粹語序	一一八
甌餘漫錄序	一一八
妮古錄序	一一九
香案賸序	一二〇

品裁錄序	一二〇
劉無競程墨選序	一一一
九峯社草序	一一一
代嘯序	一一二
屯雲居寤言序	一一二
孫楚惟探珠草敘	一一三
泛柳吟序	一一三
善惡報應圖說序	一一四
元史隱逸補序	一一五
范忠宣公集序	一二六
倪雲林集序	一二七
陟岵瞻松圖序	一二七
四書證義序	一二八
盛明小題選序	一二九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	一二九
朗閣草序	一三〇
代徐澤夫自序吹篴稿	一三〇
耦耕草序	一三一
尙書口珠序	一三一
論膽小序	一三二
菁陽集選序	一三三

茅孝若詩序	一三三
北游草序	一三四
酒顛小序	一三五
茶董小序	一三五
蕉葉抄引	一三五
快雪堂歲寒盟引	一三六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 序	一三六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序	一三七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 (代)	一三八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	一三九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冊 序(代)	一四〇
賀徐寅陽大卿家孫嗣大 金吾序	一四〇
食物輯要序	一四一
松江志小序	一四二
沿革	一四二
分野	一四二
鄉村	一四二

戶口	一四三
鎮市	一四三
坊表	一四三
山	一四三
水	一四三
物產	一四四
風俗	一四四
田賦	一四四
歲計賦額	一四四
賦議利弊	一四五
役法	一四五
荒政	一四五
鹽法	一四五
織造	一四六
水利	一四六
城池	一四六
倉廩	一四六
驛館	一四七
壇壝廟祀	一四七
官署	一四七
學政	一四七

兵防	一四七
守令題名	一四八
王霸治績	一四八
名臣宦績	一四八
國朝名臣宦績	一四九
選舉	一四九
封贈	一四九
錄陞	一四九
封爵攷	一五〇
賢達	一五〇
篤行	一五〇
文學	一五〇
隱逸	一五〇
藝術	一五一
賢媛	一五一
游寓	一五一
方外	一五一
第宅園林	一五一
古蹟	一五二
災異	一五二
塚墓	一五二

葬外郡墓附記	一五二
兵燹	一五二
寺院	一五三
著述	一五三
詩品	一五三
畫苑	一五三
志餘	一五三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註序	一五四
本一禪院志序	一五五
丘氏壽言序	一五六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一五六
賀司李毛公內召序(代張君一)	一五八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一五九
紀	
漢陳太尉廟記	一六〇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一六二
陸大宗伯祠堂記	一六二
勵齋方公祠堂記	一六三
德星堂記	一六四
寶夢堂記	一六五

來章堂記	一六五
陸宮保通園記	一六六
陸君策崎墅記	一六七
逸圃記	一六八
綠野池記	一七〇
醒提記	一七〇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一七二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一七三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一七四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一七五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一七六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一七七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一七八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一七九
郡司理繡初生祠碑記	一八一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一八二
郡博士懷棧沈公去思碑記	
游雙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一八三
記	一八四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

碑記……………一八五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一八六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一八六

丁大司空四脈亭記……………一八七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一八九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代)……………一九一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

碑記……………一九二

戶部念劬劉公澗墅權政

碑記……………一九三

姚太史風樹堂記……………一九四

五學學田記……………一九五

修松江府學記……………一九六

修志始末記……………一九七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一九八

重修泖橋澄鑿寺記……………一九九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二〇一

觀音庵記……………二〇二

華嚴墨海閣記……………二〇二

重建文昌閣記……………二〇三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二〇四

朱世甫楓野圖記……………二〇五

超然圖記……………二〇五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二〇六

占星堂記(代)……………二〇七

貞靜菴碑記……………二〇八

梅花樓記……………二〇九

觀濠堂記……………二一〇

觀桃花記……………二一〇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

記(代)……………二一一

求忠書院記……………二一二

韓青浦遺愛碑記……………二二四

韓青浦惠商碑記……………二二五

羣玉府記……………二二六

傳

陸文定公傳……………二一六

孝子高公傳……………二一九

澄川李公傳……………二二一

范牧之外傳……………二二二

張聖清傳……………二二四

唐李公子傳……………二二五

楊幽妍別傳……………二二八

潔潭翁傳……………二三〇

玉峯道人傳……………二三二

吳伯實傳……………二三三

劉母錢淑人傳……………二三三

貞懿吳母傳……………二三五

論

左傳……………二三六

井田兵法之祖……………二三七

佛論(大養濟院)……………二三九

真四皓……………二四一

圖書……………二四二

十三經註疏……………二四三

古今大帳簿……………二四四

策

宗藩……………二四六

周禮……………二四六

曆法……………二四七

樂律……………二四八

水利……………二四九

議

鹽屯……………二五〇
 馬政……………二五一
 賑荒議（十二條）……………二五二
 踏荒……………二五二
 勘荒……………二五二
 儻荒……………二五三
 禁亂……………二五三
 禁張皇……………二五四
 請改漕折……………二五四
 禁過糴……………二五五
 糴米……………二五五
 禁抑價……………二五六
 平糴……………二五六
 散賑……………二五六
 田主賑佃戶……………二五七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二五八
 一早煮不如遲煮……………二五八
 一城郭不如鄉村……………二五八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二五八
 一搭廠不如寺院……………二五八

一土灶不如磚灶……………二五八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二五八
 一糶粥不如米粥……………二五九
 一草柴不如木柴……………二五九
 一吃粥不如帶粥……………二五九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二五九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二五九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二五九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二六〇
 一飢民日登記籍……………二六〇
 一修道路橋梁……………二六〇
 一另籌領粥……………二六〇
 一煮粥須要嘗粥……………二六〇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二六一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二六一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二六一
 查絲綿折絹之故……………二六二
 查馬草豆料之故……………二六二
 查一條鞭之故……………二六二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二六三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二六三

辨

查青由之故……………二六三
 三大役議……………二六三
 布解事宜……………二六三
 北運白糧事宜……………二六五
 收兌事宜……………二六六
 吳淞江議……………二六八
 建州放……………二六九
 淮兌議……………二七四
 辨于寶……………二七五
 辨二氏……………二七六
 辨陶詩……………二七六
 辨湘妃……………二七六
 辨春秋後無聖人……………二七七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二七七
 辨風箏……………二七七
 主人公辨……………二七八

下冊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一

陸宗伯壽序……………二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代)……………三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代)四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
序(代)……………五
壽大參陽谷王公八十序……………六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七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八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九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一〇
壽封修撰見峯張老先生八
十序……………一一
賀馬公一泉八十榮壽序……………一二
賀張先祿首峯翁八十序(代)一二
壽陳公八十序……………一三
壽荊石王公七十敘(代陸
平翁)……………一五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一六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一七
壽王相公七十序……………一八

壽元輔少師申公七十序……………二〇
壽孫太公七十序……………二一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二二
壽南玄韓太公七十序……………二二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二三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二五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二六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二七
壽余太公七十序……………二八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二九
壽殷太公七十序……………三〇
壽徐太公七十序……………三一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三二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三三
壽問卿申公玄洛六十序……………三四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三六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三七
陸仲華先生六十序……………三八
壽碧漢金公六秩序……………三八
壽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三九
壽大瀟憲淳菴盛公六十序……………四〇

(代)……………四〇
壽胡玄浩先生姚孺人偕老
序……………四一
壽徐太恭人八十序……………四二
壽張母洪太君序……………四四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四五
壽鄭母沈宜人七十序……………四六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四七
誄
范牧之誄(有序)……………四八
陸百之誄……………四九
行狀
尙寶司丞龍海顧先生行狀……………五一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五二
祭文
祭王和石……………五四
祭高旭庵文(代)……………五五
祭包心章文……………五六
祭朱亭伯文……………五六
祭震野楊公文(代)……………五七

祭徐孟孺(代).....	五七
祭徐金吾.....	五七
祭沈石樓(代).....	五八
遙祭李知府.....	五八
祭王逸季.....	五八
祭陸君羽.....	五九
祭張完柏.....	五九
祭荊石王相公文.....	六〇
祭孫雪居文.....	六一
祭方伯張錫之.....	六一
祭陸文定公平泉.....	六一
祭陸平泉宮保(代).....	六二
祭黃中條.....	六二
祭朱封公.....	六三
祭張封公.....	六三
祭唐抑所宮保(代).....	六四
祭唐元徵宮保.....	六四
祭楊石開太史.....	六五
遙祭李思弦太史.....	六五
祭沈侍御石樓(代).....	六五
祭董忠伯文.....	六六

祭某公.....	六七
祭潘浙崖.....	六七
祭袁微之.....	六七
祭歸季思.....	六八
祭常熟趙叔度.....	六八
祭王元美大司寇.....	六九
祭徐文貞公.....	六九
祭韓懷恩給諫.....	七〇
祭顧仲菴司馬.....	七〇
祭王罔伯市部.....	七〇
祭袁非之太學.....	七一
祭郁伯承太學.....	七二
祭包儀甫門生.....	七二
祭楊淇園侍御.....	七三
祭陳滬海觀察.....	七三
祭殷方叔.....	七四
祭包心章.....	七四
祭何太老師.....	七五
祭學靈包瑞溪.....	七五
祭孟澤夫.....	七六
祭黃貞父學憲.....	七六

祭徐孟孺.....	七七
祭王和石.....	七七
祭朱養源太史太孺人文	
(代).....	七八
祭黃母太恭人文(代).....	七八
祭馮烈婦文.....	七八
祭餓死張烈婦文.....	七九
再祭張烈婦文.....	八〇
祭樵李丁烈婦文.....	八〇
祭吳江張烈婦.....	八一
祭吳江沈母.....	八一
祭王太夫人.....	八一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八二
祭都太夫人.....	八三
祭徐母王孺人.....	八三
祭王母魏夫人.....	八四
祭顧太君.....	八四
祭錢太夫人.....	八五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八五
祭耶哪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八五
祭王太安人.....	八六

祭吳母文……………八七
祭張母文……………八七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八八
慧慶寺緣疏……………八八
藏經閣疏……………八九
送子觀音閣疏……………八九
修馬書寺疏……………八九
沐堂建殿疏……………九〇
定海招寶山疏……………九〇
龍華建正殿疏……………九〇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九一
題宣妙寺疏……………九一
小普陀疏……………九一
修北禪寺疏……………九二
修天竺疏……………九二
修華嚴墨海閣疏……………九三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九三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九三
天馬山修塔疏……………九四
小嵐山重建淨屠疏……………九五

重修雉兒塔疏……………九五

遷三茅真君疏……………九六

建佘山三官玄武祠……………九六

東嶽行宮疏……………九六

用菴闕帝閣疏……………九七

建城隍後殿疏……………九七

修施相公廟疏……………九八

修利濟侯祠疏……………九八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九九

修孔宅疏……………九九

廓陸宗伯祠堂疏……………九九

養老堂疏……………一〇〇

修佘山竹院疏……………一〇〇

寄綠結茆疏……………一〇一

照公結茆疏……………一〇一

結茆疏……………一〇一

吳無爲結茆疏……………一〇二

寫華嚴經疏……………一〇二

募寫華嚴經疏……………一〇二

題淨字上人閱經疏……………一〇三

化梁皇懺疏……………一〇三

九幽懺疏……………一〇三

龍潭講經攢米疏……………一〇四

烟雨樓鑄鐘疏……………一〇四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一〇四

渡船小疏……………一〇五

旃荼小疏……………一〇五

題泊如上人疏……………一〇五

歛賑孟友疏……………一〇五

許逸雲助賑疏……………一〇六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一〇六

修梅花道人墓疏……………一〇七

題吳氏修譜疏……………一〇七

代顧光祿立義田疏……………一〇八

墓誌銘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一〇九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一一一

光州判守柏山董公墓誌銘……………一一二

銘(代)……………一一二

太學心字楊公墓誌銘……………一一四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一一五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

人墓誌銘(代)……………一一七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代)……………一一八

江州吳公暨配夏孺人墓誌銘(代)……………一一九

孝廉鑿字吳公暨配凌孺人墓誌銘(代)……………一二一

太學何俟菴配馬孺人墓誌銘……………一二二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暨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代)……………一二四

墓表

包學憲墓表……………一二六

贈戶部侍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一二六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一二八

吳孺人墓表……………一二九

賦

快賦……………一三一

四言古詩

夏日卽事……………一三三

隱居……………一三三

山居二首……………一三三

遊西湖二首……………一三三

題枯木竹石圖……………一三三

題東坡笠屐圖……………一三三

題畫……………一三四

題杏花鴛鴦……………一三四

雜詠七首……………一三四

秋山行……………一三四

小崑山聽經山僧索贈四首……………一三四

贈見無上人……………一三四

贈本空上人……………一三四

題僧廬……………一三四

聽經罷作……………一三五

題桃杯二首……………一三五

爲周仲涓題其尊人草廬圖……………一三五

題百子杯……………一三五

五言古詩

夢游仙……………一三五

入山招隱……………一三五

山居謝妓……………一三五

贈陳貞母……………一三六

和王青浦盤花作……………一三六

朱修能以梅花時復訪余白石高齋因次前韻索和四首……………一三六

湖石……………一三六

七言古詩

賀袁振南得子……………一三七

秋日有懷山中舊居……………一三七

觀燈歌分韻得花字……………一三七

壽東鰲項華亭歌……………一三七

朱明初麗歌……………一三八

送項東鰲奉召北行……………一三八

山居漫興……………一三八

贈人……………一三九

題瓌君瓊畫……………一三九

沈園與諸生讀書作……………一三九

送何師南遊……………一三九

彥平社兄以端午歸攜李戲作歌以贈之書於文

度畫扇之左……………一四〇

壽詹郡侯三月誕辰歌行……………一四〇

夜飲蘆花灘歌……………一四〇

楊孝子歌（有序）……………一四〇

梅顛道人歌……………一四一

秋日過師古先生草堂漫賦……………一四一

六句雙壽爲張孝廉尊人作……………一四一

青谿王使君貽盤花詩其詞甚悲因廣其意而反之作盤花歌……………一四二

謔松篇爲馬仲真闕使君作實從趙凡夫之請也……………一四二

題十峯圖……………一四二

贈孫雁洲先生……………一四二

送孫世聲遊白門……………一四三

五言律詩

題淵明蓮社圖……………一四三

余山卽事二首……………一四三

園居四首……………一四三

寄王辰玉……………一四四

遊小崑山……………一四四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郁太碧何士勝集林元裕齋中……………一四四

送陸君策計階……………一四四

送郁太碧歸構李……………一四四

寶劍……………一四四

秋日山遊夜宿僧房作……………一四四

送友之京……………一四四

山中作……………一四五

答天台僧寄惠藤杖……………一四五

送郁太碧歸構李……………一四五

雨夜召客……………一四五

贈秋潭僧……………一四五

初夏同唐之微楊彥履范爾字董玄宰看花集酌

願中翰東園分韻得花

字……………一四五

送太府李思弦解郡……………一四五

壽何五泉六十……………一四五

贈張慎伯……………一四五

宮人鬪草……………一四六

感賦孫世聲……………一四六

七言律詩

送項東鰲入覲……………一四六

壽吳醫士父……………一四六

答遠……………一四六

汎柳登塔四首……………一四六

三柳重陰贈賀項華亭課最北上……………一四七

送方衆甫北上……………一四七

詠白燕二首……………一四七

偕佛占嘯民下山同汎嘯民善嘯……………一四八

送王辰玉……………一四八

賀詹郡侯老病并壽……………一四八

賦得宮人鬪草……………一四八

山中作同沈孺休孫世聲……………一四八

壽朱近溪……………一四八
構李丁烈婦伏劍殉夫士

大夫卜壤葬之送者萬

餘人拜墓之後感而賦

此總六首……………一四九

新秋六首……………一四九

雪中舞鶴十首……………一五〇

森汪先生九十……………一五一

壽周崇德……………一五一

送蔡禮卿之嶺南……………一五一

春暮作……………一五二

壽丘伯長六十時逢長至……………一五二

壽關使李叔玄母夫人……………一五二

贈貫蘇台……………一五二

壽韓封君七十二首……………一五二

軒司馬首唱依韻奉和二

首……………一五三

贈梅顛道人三首……………一五三

五言絕句

竹……………一五三

遠興……………一五三

新秋寓山寺作……………一五四

贈山友……………一五四

題扇頭芭蕉……………一五四

登煙雨樓值雨……………一五四

題畫……………一五四

題季仲舉扇……………一五四

山居……………一五四

詠古十二絕……………一五四

穆天子……………一五四

韓重答紫玉歌……………一五四

細腰宮……………一五五

五大夫松……………一五五

鴻門碎玉斗……………一五五

江皋解佩……………一五五

李夫人……………一五五

青塚……………一五五

罌下琴……………一五五

白門柳……………一五五

鄭櫻桃……………一五五

習家池……………一五五

玉鏡台……………一五五

贈金陵汪妓……………一五五

詠花竹十二絕……………一五五

木筆……………一五五

山茶……………一五五

蘭……………一五五

風竹……………一五六

梅花……………一五六

蓮花……………一五六

芍藥……………一五六

菊……………一五六

茉莉……………一五六

繡球……………一五六

桂……………一五六

方竹……………一五六

題淡雲山人碧桃圖……………一五六

贈三懷和尚……………一五六

贈素雲上人……………一五六

題竹石茅屋圖……………一五六

春日山中人招飲……………一五六

題淡雲上人綠筠圖……………一五七

題雲山圖……………一五七

耽隱	一五七
秋郊晚酌	一五七
題竹柳圖懷古	一五七
相如滌器	一五七
解語花	一五七
重登煙雨樓作	一五七
題紅梅	一五七
願周草窗草窗閒讀畫扇	一五八
題孫侍洲東方朔圖	一五八
戲題范長白夫人畫扇	一五八
贈周草窗	一五八
贈五湖漁父五首	一五八
山居二首	一五八
過習靜山寮遇西域釋	一五九
讀書村遇雪二首	一五九
六言絕句	
過虎丘	一五九
寄居山寺	一五九
自詠	一五九
贈道南上人	一五九
贈雲麓上人	一五九

九月一日作	一五九
春日山居睡起卽事	一六〇
小崑山聽經畢作	一六〇
贈龍塘上人	一六〇
題野僧茅舍	一六〇
題山中臨水僧舍	一六〇
坐僧舍紫藤花下	一六〇
七言絕句	
題觀濠堂三首	一六〇
池上作二首	一六一
題壽山福海圖二首	一六一
贈山中人	一六一
題士倩裳	一六一
送人還山	一六一
遊仙詩	一六一
限韻香字	一六一
長夏訪鄉居友人	一六一
題趙子尊輩	一六二
壽朱錦林母七十	一六二
題壽金少愚	一六二
春遊過貞女墓有感	一六二

春閒晚起	一六二
詠古二十絕	一六二
湘妃竹	一六二
秦王卷衣	一六二
吳王試劍石	一六二
高帝斬蛇劍	一六二
賈佩蘭出爲段儒妻	一六二
探丸	一六二
藏鈞	一六三
蹴鞠	一六三
鞦韆	一六三
春日獨當爐	一六三
七寶避風台	一六三
薛夜來	一六三
清夜遊西園	一六三
愛妾換馬	一六三
若耶溪	一六三
北風吹裙帶	一六三
宮蠶	一六三
燕姬隨馬	一六三
探蓮曲	一六三

春閨怨……………一六三

小崑山贈雪浪禪師……………一六三

贈山僧……………一六三

同都季雅過菴山懸川上

人……………一六四

題聞一上人壁同孫世聲

朱孟博……………一六四

初夏欲往小崑山爲包彥

平題扇頭紀事……………一六四

米子華金華居士也彥平

來雲間諸社友皆集鷺

鷺湖頭送之渭城之句

子華獨缺留以待之余

爲拈此米南宮癡絕東

坡謂吾從衆余亦類是

耶……………一六四

梵園……………一六四

春日題野寺……………一六四

得純陽焚香掃石之句偶

作一絕……………一六四

新秋雨中贈士倩女俠畫

扇頭……………一六四

同南華載菊侯士倩代題……………一六四

題泖塔……………一六五

山中寺……………一六五

題畫……………一六五

題瞻親圖似徐孝廉……………一六五

春郊卽事二首……………一六五

題壽安寺壁……………一六五

題漁圖……………一六五

秋隱……………一六五

送友人遊南都……………一六六

過孫世聲園居……………一六六

窟拂不拘韻……………一六六

感世……………一六六

送費孟威之金陵……………一六六

送郁太碧歸橋李……………一六六

初夏卽事……………一六六

七夕晒書有感……………一六六

同玄宰山中看梅……………一六六

聽泉……………一六七

送僧……………一六七

春仲作……………一六七

題鏡姿……………一六七

鏡姿獨宿……………一六七

題趙校書雲山……………一六七

題無塵禪師立關九載……………一六七

送吳君得南試……………一六七

秋夜聽張女士鼓琴……………一六七

贈項將軍徵父……………一六八

泛舟……………一六八

贈殷東臯隱士……………一六八

贈殷志伊……………一六八

山居……………一六八

看梅作……………一六八

澄鑒寺詠十二絕……………一六八

九月過泖橋僧舍移竹

莫梅花種之小閣前……………一六八

竹留梅花……………一六八

梅花答竹……………一六八

梅花別竹……………一六八

竹送梅花……………一六八

竹怨梅花……………一六九

梅花答竹	一六九
竹嘲梅花	一六九
梅花嘲竹	一六九
僧爲梅解	一六九
眉公爲竹解	一六九
眉公又爲梅竹解	一六九
春日雨霽同修能泛舟作	一六九
試界茶作	一六九
題蘭竹	一六九
送孫世聲再游虞山	一六九
春天雨後	一六九
夜游烟雨樓	一六九
遊烟雨樓	一七〇
漁家傲	一七〇
青玉案	一七〇
點絳脣	一七〇
點絳脣	一七一
口口口避暑作	一七一
臨江仙	一七一
清平樂	一七一

詞

一痕沙	一七一
粉蝶兒	一七一
醉春風	一七二
滿庭芳	一七二
普天樂	一七二
折桂令	一七二
錦上花	一七二
么	一七二
碧玉簫	一七二
鴛鴦煞	一七三
步步嬌	一七三
醉春風	一七三
點絳脣	一七三
松下樂	一七三
題跋	
題使橋會盟圖	一七三
題香山九老圖	一七四
跋小李將軍畫卷	一七四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一七五
題雲林畫	一七六

題洛神	一七六
題仇十洲桃源圖	一七七
題圖茶圖	一七七
題孫雪居寫猫奴	一七七
題雪居畫冊	一七七
題漢陽畫卷	一七七
題米仲照石卷	一七八
題蘭花	一七八
跋徐光祿南州圖	一七八
題畫竹	一七八
題過庭章畫竹	一七九
又題畫竹	一七九
跋丁南羽畫羅漢	一七九
又	一七九
又	一七九
題赤壁圖	一七九
題藥草山房圖	一八〇
題范寬畫	一八〇
題春門先生畫卷	一八〇
題畫冊	一八〇
題趙文度雲山	一八〇

題山靜日景圖	一八〇
題癸卯同年畫冊	一八一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一八一
又題董宗伯畫煙江疊障圖	一八一
又題董宗伯畫	一八二
又	一八二
跋玄宰畫冊	一八二
題玄宰畫	一八二
題玄宰畫扇	一八二
又題玄宰畫	一八二
題沈子居畫冊	一八三
題自畫	一八三
又	一八三
又	一八三
題柳	一八三
又	一八三
題梅	一八三
又	一八四
題雲山	一八四

題自畫	一八四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一八四
題顧原之畫雨花台登高	一八四
題顧原之畫扇	一八五
題偶萍畫卷	一八五
題馬妹畫蘭	一八五
雜題畫	一八五
題燈下書扇	一八五
題文苑瀟湘	一八五
題程文叔像	一八五
題葛將軍像	一八六
題施子野夜雨曲	一八六
惜花詞	一八七
夢花詞	一八七
楊花詞	一八七
旅懷曲	一八七
情詞	一八七
題筆花樓新聲	一八八
題李丹記	一八八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一八九

題梅墟屋壁	一八九
題清微亭	一八九
題鮑醜生壁	一九〇
書范象先壁	一九〇
書花場壁	一九〇
題梵儀臥處壁	一九一
書壁	一九一
題贈奇峯上人拾字紙	一九一
題孫世聲紫藤	一九一
入山題	一九二
題張聖清玉章	一九二
題王子賢筆	一九二
趙氏家乘跋	一九二
疏疏隱	一九二
偶題	一九三
又	一九三
又	一九三
又	一九三
又	一九三
題李舜卿新柳圖	一九三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	一九三
畫季雅扇并題	一九三

題自對季仲舉新柳扇	一九四
題君釋畫扇	一九四
爲朱孟博題研山	一九四
題張清臣扇頭	一九四
題董文宰畫	一九四
書吳君得扇頭	一九四
題畫	一九四
題布袋和尚像	一九五
題畫羅漢	一九五
書蘇長公硯銘後	一九五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	一九五
題哀冊	一九五
跋九成宮帖	一九六
跋歐陽皇甫碑帖	一九六
題快雪時晴帖	一九六
跋柳公權真蹟	一九六
跋懷素真蹟	一九六
題晚香堂蘇帖後	一九七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一九七
題東坡帖後	一九七
題帖	一九八

題冊	一九八
題溫飛卿卷	一九八
題帖	一九八
題哀冊	一九八
又	一九九
題邵復孺書稿	一九九
題沈孺休書詩評	一九九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一九九
又	一九九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一九九
跋手書金剛經	二〇〇
跋書金剛經	二〇〇
跋趙松雪碎金帖	二〇〇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二〇一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二〇一
題莫廷韓書卷	二〇一
跋王文肅公帖	二〇一
跋崇蘭館帖	二〇二
跋李舜卿帖	二〇二
跋董玄宰帖	二〇二
又	二〇二

跋朱氏世恩帖	二〇二
跋馮白水書卷	二〇三
題沈伯姬書卷	二〇三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二〇三
題楊媛書	二〇四
題施公仇詩稿	二〇四
跋聯句詩卷	二〇四
跋周萊峯新婦行	二〇四
又	二〇四
題詩集	二〇五
題快雪堂歲寒盟	二〇五
題孫世聲詩稿	二〇五
題魯生詩後	二〇六
跋章邑侯德政詩	二〇六
題花朝唱和詩	二〇六
跋新柳詩社卷	二〇六
又	二〇七
題孟元踏雪草	二〇七
題遊鴛鴦湖詩卷	二〇七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	二〇七
跋茅孝若輓詩	二〇八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二〇八
 題鳳芷詩……………二〇八
 題雷聖肅詩稿……………二〇八
 跋徐道充詩後……………二〇九
 題顯得之草……………二〇九
 跋戒殺文……………二〇九
 跋葦臯西川鸚鵡舍利塔
 記……………二〇九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二一〇
 跋春柳堂記……………二一〇
 跋甫里先生傳……………二一〇
 題姚平仲小傳……………二一〇
 跋陶德望傳……………二一一
 題真率傳……………二一一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二一一
 跋陳無功十友卷……………二一一
 題孫文簡公集後……………二一一
 題樂志論後……………二一二
 題袁石公餅史後……………二一二
 題陳選冲詩卷……………二一二
 題遊黃山卷……………二一二

跋相鶴經……………二一二
 題鮑元則拜梅記……………二一三
 跋茶錄……………二一三
 題飲茶錄……………二一三
 題吳渾之印宗卷……………二一三
 題張孝媛私諡議……………二一四
 題船窗駢語……………二一五
 題林下盟……………二一五
 跋何元爽遠左六忠述……………二一五
 跋扇頭畫……………二一五
 跋蘇長公帖尾……………二一六
 跋申少師詞翰……………二一六
 跋義田記……………二一六
 跋龍井記……………二一六
 贊
 觀音贊……………二一六
 達摩贊……………二一六
 文昌贊……………二一七
 雲長贊……………二一七
 無瑕僧像贊……………二一七
 周草窗像贊……………二一七

又……………二一七
 東坡笠屐圖贊……………二一七
 周叔夜先生像贊……………二一七
 釋迦文佛贊……………二一七
 長耳定光佛贊……………二一八
 接引導師贊……………二一八
 觀音贊……………二一八
 達摩贊……………二一八
 布袋和尚贊……………二一八
 十六應真贊……………二一八
 雲山修道贊……………二一九
 文殊菩薩贊……………二一九
 普賢贊……………二一九
 踏蓮渡海觀音贊……………二一九
 兜頭觀音贊……………二二〇
 觀音贊……………二二〇
 又……………二二〇
 達摩贊……………二二〇
 踏蘆達摩贊……………二二〇
 面壁達摩贊……………二二〇
 達摩贊……………二二〇

饒口施食贊	二二二
呂純陽像贊	二二二
四先生贊(有敘)	二二二
范少伯	二二二
魯仲連	二二二
張子房	二二二
李長源	二二二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二二二
三岐禪師像贊	二二二
澄源禪師像贊	二二二
夜臺禪師贊	二二二
達觀老人像贊	二二二
雲棲老人像贊	二二二
癡和尚贊	二二二
吳仲虛贊	二二三
王文肅公像贊	二二三
鳴谷方京兆像贊(有敘)	二二三
葛實甫像贊	二二四
杜完三像贊	二二四
吳伯實像贊	二二四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二二四

梅顛子像贊	二二五
張黃鶴像贊	二二五
閔康侯小像贊	二二五
監二先生像贊	二二五
李玄白像贊	二二五
房海客像贊	二二六
孫濱瀾像贊	二二六
周希允贊	二二六
貞靖周先生像贊	二二六
繩武何先生像贊	二二六
高超玄像贊	二二七
陳隱西先生像贊	二二七
王小顛贊	二二七
友像贊	二二七
華宗贊	二二七
張雨懷贊	二二八
朱伯登像贊	二二八
范侃如像贊	二二八
霍太公像贊(并序)	二二八
晏懷泉像贊	二二九
程聖修像贊	二二九

王筌雲遺像贊	二二九
鍾伯敬先生像贊	二二九
蔡嘿齋先生贊	二三〇
顧默孫像贊	二三〇
沈師倩贊	二三〇
熊于侯觀察贊	二三〇
劉斗墟像贊	二三〇
守溪陸公贊	二三一
姚仲陵像贊	二三一
自題小像	二三一
喬方伯贊	二三一
張受所觀察贊	二三一
殷十峯像贊	二三二
范象先贊	二三二
陳少隱贊	二三二
幼醫見垣贊	二三二
印空贊	二三二
了一子贊	二三二
割股孝子贊	二三三
木癭爐銘	二三三

陳眉公全集目錄

筆筒銘	二二三
又	二二三
玄原墨銘	二二三
汪霽之書室銘	二二三
郭烈婦練銘	二三四
楊亭亭芝桂堂銘	二三四
圖書匣銘	二三四
龍尾研銘	二三四
墨銘	二三四
琴匣銘	二三四
徐無夢琴銘	二三四
林淇清淨齋銘	二三五
書燈銘	二三五
許方谷天然硯銘	二三五
鐵絙銘	二三五
寡修甘露寺銘	二三五
贈伯玉銘	二三六
頑仙廬座右銘	二三六
門前山銘	二三六
印宗銘	二三六
飲食起居銘	二三七

斷妄想銘	二三七
雜錄	
讀書十六觀	二三七
醫俗禪	二四〇
附陸平泉先生問疾書	二四一
書畫金湯	二四一
一善趣	二四一
一惡魔	二四一
一莊嚴	二四二
一落劫	二四二
語錄	二四二

陳眉公全集上冊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籥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鬧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載石孤峯古驛門。青羌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裏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爲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了無燈火。但聞簷蔔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閒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夸詡燈宴。若嘲余冷淡者。余笑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罔辟翰爲掾。罔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茵菴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憨。不若二陸祖德詩。豪士賦。尙有德矩。吾所難者。南陽處士。鄭子回耳。子回聞罔專恣。發憤。徒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於罔。罔含忍答之云。孤不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遁去。世之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荆楚逸民。

如吳中草木蟲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責李邦彥

往已酉歲遊洞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凝塵落葉。縱橫庭坵。卽所謂無塵殿者。亦垂剝矣。旁室廟祀朱紫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途出丹徒。雨中拜少陽陳公祠。舊聞鑄黃潛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雖不軍。抵汴城。聞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爲質。綱堅執以爲不可。獨李邦彥言。郟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爲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郟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詣金。旣而罷綱。又旣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旣散。使粘罕再至。郟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齷。尸可鞭。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會與唐荆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祕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此鶯鶯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

出於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王珉以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篋撻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乃知鶯鶯多讀書。下筆無一字。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予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攪爲醞醕。畫學中可謂集大成矣。間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駿發。但輸鄭憶翁龔聖予耳。憶翁名思肖。聖予名開。憶翁宋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旣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友曰。我死矣。煩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二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予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鬣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余嘗見鄭憶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徑二尺。而龔之畫馬。所謂風鬣霧鬣者。已不復得遇矣。憶翁有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詩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卷。聖予議論奇偉。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蘭有無限麥秀之感。可歎也。

書畫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大癡。皆南派。所謂士夫畫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閻次中。以至馬遠。夏圭。皆北派。所謂畫苑畫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書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幸物妬之。遂以瘡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野鶴。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余故拈舉爲大衆同之。

附文定公柬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甘涼。能安心臟。袂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刹三昧。煉八波羅密爲丸。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

書藥局

周禮疾醫。嘗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爲後法。今吳俗尙巫而賤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癯者。僵臥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檄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褒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鵠意之書。頃與養生捐貲。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涪翁。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於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歷中。范文正建言。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子好生之助。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爲纖細。則笑爲迂闊。非特望文正難。卽薛公亦不易也。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殼煤炭。炭置篋中。少頃。更搖扇煮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嘗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間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繼之。及冬。余病瘧。翁從洞庭來。視余。跳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別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也。尙在乎。喜不自禁。因同秋潭師郁伯承入曲徑。得翁于荒場間。草居垂仆。葭牆無烟。翁冉冉七十外矣。場中六七株大杏樹。地可四五畝。僅一婿躬耕給薪水。而婿更馴謹。有古風。翁指云。吾撰孝婿碑。可讀。余唯唯。已坐杏下相對如夢。秋潭師泫然涕淚者久之。余薄餉以酒錢。垂暮送余入舟。借村居共宿。明日。余欲遊石公山。翁贈以短筇。曰。老不能從矣。翁山中終日。諷法華經。在東塔。當生日。每登塔一層。誦法華經一卷。至頂而經畢。風貌古樸。意色蕭淡。此亦穎昌杜生之流也。

書周師

吾師周雲汀先生。吳閭人也。父爲明涯公。嘗客於文榮袁相公所。代撰書詞。性骯髒。不善事貴人。拂衣歸。寓居華亭。與中江莫公。南涓李公。南洲高公。爲詩友。公死。吾師教授里中兒。得精供母三十外。始娶。四十外而終。余少時負笈就句讀。輒於衆中奇余。時指以詫客。師善詩工書。僦居委巷中。窗前三弓地。結葑棚覆之。乘涼其下。足跛口欹。好歌詩。詩聲往往達籬落外。余童子時。卽知有蘭亭禊帖古文及七才子詩。師教之也。余戊寅補諸生。始得從家塾設席祭之。惜師與明涯公遺稿。皆散逸不傳。至今以爲恨事。余嘗念葉夢得載其師達州人樂君。頗與吾師同。故拈記以示兒曹。使知我好古之所自也。

書遠僉人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言也。頃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儈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輿臺厮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上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恥事矣。蔡興宗自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爲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邇。弘還。依事啓聞。帝曰。官人我所得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文皇讀春秋。至昆殺吳子餘祭。問昆何人。耶衆不敢對。李調曰。國君不邇恆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邇恆人多矣。得不慮哉。今吾所見士大夫之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恆人下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王球見也。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畫。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

輟飲食。余方塵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繭何也。然有遇焉。昔者華原人鄭元素。溫韜甥也。韜發唐文皇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搆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國人鄧公之父。以提舉監修畫壁。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皆郭熙筆。中使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云。幸奏知。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命輿至第。中無非熙畫。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可以倖覲也。然郭河陽畫。終是北派。尙不敢與董巨卿作屏脚。何敢上擬鍾王。二者不得兼。甯失鄭。甯失鄧。甯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王。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墳賊。王元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案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惡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鄧廉妻李氏守節六七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自後夢數來。李以爲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違節。而爲此所撓。蓋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髻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豈書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硃砂溫。泉湯投床酌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棲老人共之。雲棲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鑊湯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書杜詩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賁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鼎彝之朱硃翡翠。花文款識。利也。而銅質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

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昔有族人襁褓者。客笑之曰。我家無此乞相。主人答曰。君之族得無未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杜集後云。兔脫如飛神鶴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徠。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之爲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願爲王珉兒。珉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也。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鉛。因拈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暎車志云。紹興中。四明有商泛海。攀山頂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窗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爲杖。前至一國。有老叟以篋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洛伽山。此觀音坐後稱檀林竹也。商驚悔。寶藏棄餘。藥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飯僧三塔。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耳。又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卽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葱媚人。正如竹以清涼瀟洒爲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大可瓦可楣。可白可飭。可剝爲舟。此竹中大鼻。專諸骨也。置之子猷窗几間。亦何味。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田舍僅二三十笏許。所謂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舐衣。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子才有齋不居。坐臥恆在一小屋。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噉。余則不暇待客。客來隨噉盡。東坡買耜老用邢子才前法。日以晝。又梁上錢用之。余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事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笑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北絲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容置勝負於其間哉。褚裒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文如牖中窺日。此語似先有南北月于胸中。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議論。余笑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書避客

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爲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笑曰。有二策在。橋梵鉢提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旃延將欲撰集法藏。爲人間憤鬧。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卽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笑曰。僕是人頭蟲。安敢望此。蓮公曰。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笑曰。我嘗笑出岫雲多事。卽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爲我授神行法。兩家僮。昇眉公坐籃輿內。往來天

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涼。與蓮公大笑而寢。

書雲間詩雋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啓。少負風流。老耽吟咏。借栖鬢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瓊璫之璞。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強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骯髒。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賓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畫雅淡。明之宋懋晉。畫膽於詩。幼君蔡懋孝。美髯多酒態。季常葉之。經歲荐。愚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瞿彌陸釋麟。聖清張積源。子野施紹幸。皆韻士。詩詞秀麗異常。翩翩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清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幾向北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朔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爲氣。先天也。有米後炆。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書參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矣。余又嘗參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叢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弟子。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人且爾。况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祖怡松公年已踰耄。洒掃門外小弄中。一日嘗數巡。鄰有負薪遺寸芥於地上。輒動色詈呵。其後負薪者往往避地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聞。然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書茗帚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余山在戶。流水遠溪。東坡所謂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中。得少佳趣。似我茗帚菴畫圖也。昔有佛弟子誦茗帚二字。念茗則遺帚。念帚則遺茗。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暖衣。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爲詐。而以爲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茗帚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書蘇子由語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曆。晝日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

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詫天下無二，插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裹一物負項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買出銀碗，約容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既而笑曰：此物瑣碎，僕有酒瓢在解裏，乃大銅磬也，連飲三磬而別，買如數許之。

書山居

余山居有頽仙廬，有含譽堂，有適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高齋，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柏，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薇，有叢桂，有楓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柏舟圖，又良常草堂圖，黃鶴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篠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鈎金鳩首檨葉笠，箬笠，楊鐵崖冠，木上座，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微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兔，今有兔矣。向無畫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真谷口。東坡云：行年六十，世間滋味已略見矣。此外除見道人皆無益也。然哉。

書武林徐無夢琴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

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醅之魚淫馬笑跨詔度霄超越邁鏘藻練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付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佶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某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出木於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歷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暉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嵋雪尙屯若箇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書於頑仙廬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燬於嘉靖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牖之者及今

不修。後且傾圮。於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成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泰山將軍名唐臣。纔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人。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爲嶽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於象爲名。婁玄樛。於時爲青帝。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峯真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值雲霧。領略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峯數尺厚。莓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尙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書米仲照小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縵。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壁。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而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

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草袖中拳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峯如漏月。割天。其積霤如瀆冰。襲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猊。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同。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書二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陵峯採藥。觸興爲詩。云。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嘖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蹈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

嚙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贖贖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強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煮乾四大海水。駸電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攝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怪百出耳。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獮龍鞞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適黃長睿以辨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雖批駁萬狀。而痛癢尙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遒立。故蠕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爲人。東坡故髯而喜氣搏擲。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於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詞。題跋鮮有合刻者。合之自待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攝取雲操兩侍兒。于紗籠間。緩十闕。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爲童蔡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之後而請之。

書界茶別論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此惟界茶足當之。若閩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界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

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爲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皇帝題吳興山。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歲貢茶三十二觔。則界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探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爲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失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黃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勳于婦翁徐子輿先生。不恨子輿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爲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撇裾朱門中。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敝可乎。先是兩殿相銜。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撤。蠹而更新之。于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餘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書。又見嚙於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入於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三步。水西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麥。

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逢一僧。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擣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噉。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聞名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恆業耳。達旦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辭還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西面而上。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鑿斷地。又見一僧舉盤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吃。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峯。簷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櫺。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通宵。屢求住。彼曰。待明爲諮。報曰。和尚不許。乃辭出。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回顧。林竹依然。頃則一無所見。蓋幻化也。唐貞觀中。採蜜人行太秦嶺。聞有鐘聲。尋至寺舍二間。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節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復往覓過小竹達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間。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則竹林似非幻化者。余嘗夢入深山。一老僧椎門出。面目獯怪。如老樹根。又似貫休所畫羅漢。謂余曰。此是竹林寺。竹林恰可對桃源。桃源仙所居。竹林佛所居也。予不知何緣。却夢到此。

書解索草

余所遇畸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孺子所攜多木癭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

舊玉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嘿叫嘯。樵牧吁駭。不識爲何如人。聖僕曰。吾每笑禰生懷刺。不若井大眷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爲宗。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真人之嘯。倪處士之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卽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爲聖僕初刻之。茗上再刻之。吳閭正如避秦人。爲漁郎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出。不當怨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子爲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淇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僮唱之。儘可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地。薄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便入忙。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書習氣

弇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強半居多。不勝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興王暕爲吳興太守。常載衆帛游於境內。遇貧者卽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暕見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三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暕召賜之養。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穀。惟飲會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束帛。荊州上鄉人有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

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愨。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允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八卒。比時南北朝。未嘗無篤老人。其半塗夭折。大要少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好酒則難臧。否則難忍。難入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爲之祟也。悠悠文冢。半是禮殤。落落頑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但爲不識字無名田父足矣。

書酒顛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諧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賢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書二劉

劉無兢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恆咕嚕。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吏。如從法駕。前鸞後衡。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

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騁。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回棹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味。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閉門古寺。甘冷澹於折脚鐺中。及其動也。豔舞清歌。逞豪華於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藝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盃。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眉道人豔而傳之。載詩如左。

書種竹

真誥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虛內解。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齋北宇外。使美人游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卒既保全。君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卽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主利似續。又種植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絡。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况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其詩自寒山變而爲香山。香山變而爲康節。康節變而爲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云。人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寒山邵

康節是偈派香山老子出入詩偈間故作狡獪耳。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筍帖

玉筍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雪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見之。今玉筍亦具具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爲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繇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曰。常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會報否。若止爲貴人先鳴。桃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爲貴人作典客。

書三開士

孔和尚無名。兖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盎中。聞數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爲。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盎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棗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雜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爲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能道。何道之問乎。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卽舉典證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爲之摧鋒焉。年七十。爲石幢而自銘之。工訖。卽涅槃於北圻之後。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祝髮於安樂之新寺。已而謁伏牛山。臨火廠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春

灌。罔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採薪。取直木爲匾。撈或爲拄杖。僧之往來者。不論多寡。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飯之則食。不飯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逝。及期。咸馳往祀之。端坐而瞑。千江名圓。山東人也。依其師。擇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十年不卽城市。魯人有病母者。夢神女曰。得蒙山和尙誦楞嚴咒。病當愈。魯人造以請。圓不禮。魯人懇之曰。且日當罄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允之。圓意忤。因入廚下作炊。遂入定於突前。師因亦定於室中。已而突火延出。焚廬。二人皆不知也。及暮。師不能堅定。訪圓於廚下。圓蓋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燄。而圓端坐如鐵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覺曰。吾御清涼世界。受無量福。師蓋爲魯孝子染矣。因他出。不知所終。右三關士者。往聞之。洞庭山陸伯相。其生也無所戀。則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投入蠶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於其間也。三關士者。其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卽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云。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苦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杖。如憑健兒。然絕無佳者。或寄邛竹。或徑山竹。皆韌而不瘦。練川婁子。柔郵書來。索寄一以去。頃年吳江鳴皋子。陶翁垂絕。留杖一枝。屬幼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尙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於忿寃。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苟。扶人無咎。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於鄉。而貴杖於朝。杖於鄉。無錯履也。杖於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車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書三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峯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已甲寅。余聽經於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明生往來甚數。而所居瓦鉢紙屏。荻簾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可得而領略也。蓋衲子詩。擬寒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音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闕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書閩游草

吾友周公美。神骨遒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文。不遺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余於柳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尙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強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均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鑿足。無坎。腰膝無絙帛。賈勇先驅。置兩足於空外。置七尺於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於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於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滅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甯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

者。

書宋高宗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己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拔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遠丙寅。兀朮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一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界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眼不一年。所謂卿忠勇志吞此賊。其手墨尙未乾也。嘻。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是束髮。卽喜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蓋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顧豈臥薪嘗膽必報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敵。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畫冊二十幅。爲陳彥廉作。永嘉張公子貽之。櫛李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奪情。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至戎政少司馬。其人磊落雄快。酒後耳熱。嘗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斷苛禮。初招余飲。修四六啓見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於家。余得以時時飽玩。陳彥廉曾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詠。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撒墨寶如此。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憶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大志願。盡於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望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他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乃知新字異。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逸詩云。爭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碧落間。實無愧色。

書葛道人

宋孝廉懋澄。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岷山縣人也。當萬歷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關白既死。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於是諷詞臣爲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決策。於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遂易官校以貂璫。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於是潞河榷某。楚榷某。淮泗榷陳增。維揚榷魯賢。齊魯榷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尙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覈漏稅彌縫之。月有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令。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鑽。姑蘇達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則二焉。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篆緘。不得貿飛語。剋日開征。市人洵洵相期。於六月初三。詛諸玄妙觀。爲首六十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蹤建節所在。名覓渡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檣。遏負販。而萬姓一呼。飛礮已碎其腦。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家。卽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貲於二十人。市奇貨。媚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至是亦焚如焉。數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

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肯解散。抵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一人。以伸國法。餘皆縱觀人。乞悉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臺撫臺曹公。方急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尙居崑山里中。初七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爲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而聞衆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誣衆猶屯聚。二令見秩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衆。秩欣然謂與人曰。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乎衆遂瓦解。星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逢迎稅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敖禎等。首倡秩坐辟死獄中。禎亦遣戍。蓋出景和之讒口。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中名士張幼流涕。咸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死而爲神。鏤葛將軍圖畫以養之。吳中名士張幼子。率闔郡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已更爲蕉扇記。譏丁頃之有盜踰垣。幼子獄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子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第謝曰。賢不忍姑蘇之遂爲戰場。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於眉公家。道人嚴事眉公。嘗爲執爨灶下。見人熙熙。令人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余於道人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奪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名成。而爰稱撫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方之誤。隱寓曲全。

云。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纆。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計於今直贅龐耳。而礦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丕矣。雖然。鬻拳兵諫。顧法自戕。此余四謠。卷卷於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衆拯死。爲國解紛。干戈禮樂。萃於一人。而卒斃。狴犴頑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牖下悲夫。幼子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宜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令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其目把於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於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鄆子於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况於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墟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書扈芷偶菴草小叙

昔石曼卿隱於酒。祕演惟儼隱於浮屠。皆最相友善。扈芷自西蜀走吳。顧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縉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扈芷至。覓然喜。挽之語。不聽歸。嘗與蒼雪。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麩。余爲煮蔬蒸菌。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參寥云。齊己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

將相之推譽。而能役於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於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忍飢耐凍。不以告人。遊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於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眉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於宛轉奇煥。則佛現鳥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議擬矣。謂祕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也。頃奢安二僮。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薜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筇。三峨一茅屋。筆帶錦江錦。囊攜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鵠。扈公刻詩成。挾之西歸。試爲我叩小瓦屋中。辟支佛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尙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書蒼雪詩稿叙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嵋。遇扈公。裹包笠。偕來入吳。禪誦吟詠。如天親無着兩兄弟。嘗結制余山中。余與之倡和甚數。其詩類法酒。嚴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膽俱裂。至於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吳中山水澹薄。不如鷄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故。昔有頭陀名羅岷。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臯奧區。久託荒微。落蒙段氏諸酋手中。雖天闢文明。而文明不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卽如來文佛也。陳子曰。李洞不念佛。而念賈島佛。今目前賈島佛。安在。公反而求之。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不除。子爲我敍之。此集行後。一味冥坐了。沒後生死大事。若更作者。子閉我於羅刹洞中。若舍而之他。子更雨鐵以止我。

書伊尹皋陶

昔伊尹之於湯兮。七十說而乃信。陶皋釣於蠶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

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於雷澤。而此云皋陶不知何所據也。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作亦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卽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於三鄉竹閣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於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爲閻闍黎後身。章皋爲孔明後身。孔明化章皋。減了分數。東坡梅溪尙有成色。子儀一轉而爲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累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峯前世爲悅禪師。貌寢精修。得帝王相。衣布輒傷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男子。此皆以相爲重者也。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剡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褚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畫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石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黃樓障。可作修微奩具矣。秋仲舞棹。避於虎山橋。因題一絕贈之。以代援記云耳。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

卓荦廬清秋神鶴多豪健。飛鶴雖馴莫寄書。

書良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埋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爲金人所據。理宗時。約蒙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宮。造砲台。悉取良嶽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球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無足怪者。獨成於道君。而毀於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爲李後主所藏。刻圖於輟耕錄上。迄七百餘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良嶽。幸不幸何如也。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方出城。聞有隱者居於泥塗。傳姓姜。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臧余者。必因天譴。譴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矐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久非。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後十年。

居相。○絲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譴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能預聞乎。○李贄皇又云。○冥報之事。○上哲不思報。○柔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強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爲冷冰飄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於縉紳先生。○而出於遁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於炙手貴人也。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內景經。○贈葆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白描五丁像。○後則畫二蘇像與葆光像。○各有短歌。○秀州項扈虛太史捐一莊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崇于祝融矣。○惜哉。○野史載葆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博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樹精矣。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羌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羣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譌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罷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盡。○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義。

雜書

會耳。○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簡瑞應圖曰。○會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

殺見虎苑。

龍毛。雒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字函。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幼名朱道兒。太祖養爲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嘗奉高皇后。密旨入內。朝見于御廚。帝后俱呼爲媳婦。呼其子環爲孫。留宮中十餘日。辭出。欽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明馬一對。命與孫兒買果玩弄。太祖又命皇后將紫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嘗行山澗飲水。遇有毒蛇。水上漂花。將此掠攪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何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胎甲龍袍。亦與將去。環後隨蜀王之國。奉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收藏。家傳爲寶。

文君甕。卓王孫家甕。今在邛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軒。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散無存。甕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四尺八寸。腹闊九尺五寸。足闊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五分。甕以時久。蔓草積苔。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真博雅君子所不棄也。臨邛楊儁識。

外記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腫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

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諾皋記。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縑氏。名婉。衿。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凌峯採藥。觸性爲詩。云。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茆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體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其三。淒淒重淒淒。嫁女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若芙蓉。肌膚柔

滑如脂。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之誄。

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嘗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爲也。趙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龐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歿。壽更兇豪。娥親於白日。挺身奮刃。持壽頭。詣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義。顯其門閭。夫娥觀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讎黨之兇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甯三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屢獲恩賜焉。答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爲大山。點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

已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鷄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紀劉隱士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朮衣蘇。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櫺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餘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實曰。文爲世範。行爲世則。乃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里。未嘗膝行下風。稟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敍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遴。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

還天台窆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柩至方知靈化。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贊。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卿凡裔爲姻對。貞元中。若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待命之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尙官。嗣其秩。歷穆恭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襍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延太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宗壽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改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紀馮小憐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弦。裙垂竹葉帶。髻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且不可。况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

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得兩婢爲后。其亡徵亦微見於斯焉。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轂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十卷。目敘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做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紀顏氏世系

顏之推侍郎。嘗著勸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愍楚。直內史。遊秦。較祕閣。再傳至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名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祕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真。遂篤生魯國公。名真卿。常山太守。名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韃爲司馬。茂會。杭州參軍。缺疑金卿。男允南。富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輿。荆南行軍。允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門。同時爲逆胡所害者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名翊。爲台州招討使。翌爲永新令。是皆弈葉重光。聯圭並笏。顏氏于斯爲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向爲宋之間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卽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北隅。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宦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卽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于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劈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殿。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旣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件事。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弗與人說。俟家內缺。卽再來。僕還雍。道其事。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頂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酌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骨。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暇。當爲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昶自晉興甯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顓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然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龜蒙之記錦裙也者。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別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置廬山東林寺藏經中。一置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八轉輪。却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敝邑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尙爲可喜。今人

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輿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或未盡。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賄。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郎中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茗華詩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茗華。未及成禮。茗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今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亘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爲君恤後。度答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

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繇已。寧云已恤他。茗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茗華感悟。割情多有道緣。眞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紀積公辨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惇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積公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公知茶。出羽見之。

尺牘

答顧玄岳

往從橋門間晤語。而得足下。不謂復見長康三絕。高臺落日。虛閣清霜。載酒燃燈。襟期千古。弟一束嬾骨。不得已而遊人間。揖讓莊于拱鼠。飲風馴于豢龍。聊應世緣。初非本志。足下與諸君。能以格外見收。亦傾蓋鮑子也。別足下來。從夢中得詩二語。投贈尊公先生。有「白猿爲說山中劍。青鳥時傳海外書」之句。亦足以見僕之向往矣。蔡君不得副足下之盟。良恨足下不記曩謔。雀入大海爲蛤。乎。江水盈盈。僅如衣帶。或兩君他日終當爲匣底雙虹耳。丁郎無恙否。

與馮文所

不肖妄庸居人間。蓋在梁之鷺耳。而門下採此溝斷。將無敬其枯木槁株。抑亦所謂仲尼謬雞黍之客耶。

居恆自笑某之忝于公卿大夫。譬之秋山紅葉。一點畫圖。而好事如門下者。復拾之以裝山冠田衣。亦可笑也。今國是蝸蟻邊檄。蝸蟻廟堂。燕雀下民。蜉蝣若門下。着進賢朝請。攢眉時事。當更甚於柴桑之社。時今坐領桂林鸞驂一部。獵而束之毫端。與蒼霞白霧相映發。古人云。不讀萬卷書。不游天下奇山水。縱文亦兒女語。馮先生兩兼之矣。遠望仙吏所居。真岫嶼具茨。丹書綠字。隱隱卿雲五色中。而某不能爲公衙齋篆鶴。飽啄空青。豈勝神往。

與諸景陽

東西羽書唐突。使得吾丈三四人。何虞無擔當世界者。蓋子路之勇。伊尹之任。惟諸先生能兼之。弟息躬海濱。飲秣啖芋。自謂足了。糟食之軀。乃四方如蝸。如蟻。草衣土室。未知落於何地。王罔伯以世受國恩。忠孝誓死。懸金銀百步外。募善射者。綽有鬚眉男子氣。吾丈目擊時艱。想髮豎目裂。然沉機不露如此。此真社稷臣也。當今惟急用人一着。而用人惟藉賢者數輩。賢者之在今日。惟有以善養人。不以善服人。二語則國是賴之矣。弟灰心已久。獨嚮慕豪傑一片熱腸。未曾死却。暇間幸以道義啓沃。不肖至感。至感。社友楊景南。資性明厚。時從平居。畏憚吾丈。望相與提教之。茲因沈孺休北上。附此一訊。孺休嫻於詩。文雅廉重。并望推屋烏至荷。

與項東鰲邑侯

某草衣土室之人也。谿谷鳧雁。不足有無。而明公春秋賜胙。上計時復。以兼金爲別。某未嘗躡屨而謝之。謁者夫豈有胸無心。一至於此。蓋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日溷胥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訟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煙霞。玷垢泉石。明公之門。所以絕不肖之跡者。其亦可以原矣。屬者東南苦賦。西北苦兵。皆不足爲社稷憂。其憂乃在

于國是之似定而實搖。言路之似通而實塞。茲二者伏惟明公靜以待之。重以鎮之。明公行矣。方擬操觚。後諸父老送之郊外。適養疴吳山。勢與心違。欲一奏詩歌。次于折柳三疊之後。恐微類山人游客。敬遣家弟縉儒。具宋人馬遠山水一軸。蘭花布二端。以辱行李。水者。頌明公三年如水也。布雖縐縞。山龍華袞。豈忘布衣之交哉。秋雲縹緲。望望瞻依。

李郡侯解郡復泊舟游武林遙寄

昔呂涇野之行也。送客有下涕者。因賦詩云。一試聽黃河東岸哭。人生何必到公卿。一明公不以此加重。輕而敵郡風俗之厚薄。正在于此。乃天理倒持。元氣盡斷。入山蹈海。向以爲過。今始知不妄耳。別後未審太夫人動定何如。六橋三竺。初月微煙。不妨遊屐。所恨禍網彌天。觸類畢足。每欲懸笠而從。斗酒黃柑之後。坐思幽繫。兩兄何以爲懷。今雖發袁畢二司理。但釜魚未脫。嶠虎難櫻。吉凶之讖。尙勤龜卜。想臺下聞之。必爲酸鼻也。頃見俞比部識軒。知道駕尙留以待兩生之信。特此奉訊。起居比部孝廉。一邦眉目。明公有意吹其寒灰乎。幸于柳郡侯韓參政。始終而津梁之。亦三代直道之公論也。若他人則蜂薨鬼矢。不若矣。安敢望哉。臨楮感息。

上項華亭給事

向以竿牘屬方衆甫。司馬奏之掌記。想不作殷洪喬浮沉態也。當今東儲未定。朝鮮未寧。而上下無實精神相綰。以虛議論相搏。靜看思之。良可感嘆。李郡侯清而不矯。寬而不弛。頃聞大計。萬衆挽留。乃禍網所羅。至及于欽之文學。陸宗伯云。一此親上死長之民。豈悖逆作亂之民哉。一臺下方司公論之柄。想能湧雪之耳。時局紛紛。不難于言。而難于言之重。今日金人鍼。諍臣論。兩者折衷而出之。則社稷有九鼎矣。茲因青浦糧長姚金陵。以糟運北上。附候台居臺下。甘棠在望。故鄉赤子。幸羽覆而口噓之。尙得當事者早

收早發。豈特萬斛之陽春哉。此係密戚。而又鄉愚。不聞世務。不勝仰切之至。

與方衆甫

昨歲承兄手書。曠若復面見。比來人輒詢動定。知捧檄爲勞。朝鮮已復故物。藉天寵靈。鯨鯢之蠶。不指吳會。乃大幸耳。故鄉無可語。且雨雪雜沓。花事支離。惟金壇詛言。足供捧腹。長孺家日耗。無論若敖欲餒。卽青草間。一魂冷骨。何時得所。每念之中心如冰。又復湯沸。弟愧不能振之。兄厚德不待弟言也。欽之亦殊苦貧。尊大人已健飭。幸無慮。弟頃過而問之。并以相慰。

寄董玄宰

忽得兄所寄金牋畫十幅。如得古人手跡。其樂不支。由唐宋入元人。不如元人入唐宋。譬之宗門老宿。鑽討科儀。自與別比丘不同。今氣韻生色。而復不廢精微如此。乃真大家。文沈之筆。自文敏伯駒血戰。而氣衰矣。兄位置古雅。見之宛然耆舊。吾看其價。必在石田徵仲上。所許挂幅。敢徵陳惟寅例。得寄贈。不特齋中生色。卽附兄畫尾。端足不朽耳。勿謂得隴望蜀也。辰玉比相見否。問伯破家爲國。弟與兄皆重之。今伊弟之客。皆援之以自解。不知長安公論何如。想能洞白。幸一申理之。如不聞祕之可也。

答顧涇陽

不祥之人。不敢通起居。然每問西來人。知兩賢俱厄。病色方起。頗爲社稷稱慶。哀毀後無以自遣。借史度日。讀書鏡原未成書。極多駁瘠。望門下條列裁示之。求于至當而後已。庶不負倦倦請教之初心也。江南有二顧先生。海內願負笈不可得。得終歲待大賢之傍。何幸如之。弟老父七十有九矣。頗以地遠爲嫌。以是遂妨雅念。但少年輩讀書。當令以事證理。則路路生真聰明。步步得實受用。史者天地間第一大帳簿也。此帳簿皆是六經註脚。幸諸郎君留意焉。外讀書十六觀呈覽。并希是正之益。

答項明府

不肖守匹夫經經之節。迄三十年。始獲一謁見臺下。不特退而私喜。且于眉宇色笑間。得社稷臣矣。昔人以立朝正直忠厚爲本。視明公何歉焉。方今東西唐突。南北復立黨議。壬午而後。何紛紛也。忠義之降。流爲氣節。氣節之降。流爲客氣。客氣之弊。其始爲位望。自相水火。而不知漸及于朝政。其既爲朝政。自相矛盾。而不知漸及于軍務。其究爲軍務。自相柄鑿。而不知漸及于豪傑之解體。君父之損威。草莽鄙夫。祇有長嘆而已。明公依日月之光。吐風雷之氣。其將何以策之。儒南人也。憂南事。但沿海諸帶。不在將帥。而在撫按。其得良撫按。不在司馬。而在銓衡。如昔年浙直付胡梅林。淮揚付唐荆川。何虞也。誠能推此。以及于閩廣遼左山東之間。天下事尙可支。蓋及今惟用人一着。若調兵徵餉。良撫按自有苦心妙手耳。至于立儲貳以定國本。下罪己以收反側。召建言以塞人心。散內帑以壯兵勢。此在大臣格心上相啓沃。而儒未敢深言也。承賜手箋。穆如清風。所如別諭。竦不敢對。不肖向會以兩言別李鵬岳曰。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敢以此報知己。

答范長康

聞足下避人也。如衛叔寶。已讀公車言。美秀而文。又如子太叔。盈盈一水。折葦可航。乃遙聞聲而相慕者數年。何以稱友天下士哉。不肖頭顱尙壯。乃五陵裘馬。千秋筆硯。俱擲而付子虛先生。獨飢渴一念。疑是宿因。如足下尤意中夢中。僕僕不憚者耳。遠辱紀綱之使。儼然先施。扶病屬草。以副來命。零星落葉。不足炊。而好事者至。採之以襲裘製冠。可笑也。山水一軸。請以結丘壑之緣。硯者。願贖以見。

答應天沈學博

伏承手札。重以佳貺。又復抄寄道藏目錄。此遠人細事。乃一一記存。亦可以仰窺門下心體之密矣。嘗記

王元美先生謂弟云。曩者刑部時。與李于鱗刻志誦讀先國家之掌故。而後旁及詩文。今吾丈弱冠登朝。正兪州策名之年也。不知亦有二三同志相與礪清節。讀異書否。弟近撰讀書鏡。頗以古人方醫。今人病。但未竟而友人付之災木。謹呈清覽。安得長者一卷。并祈批教。前示李白甫丈。尙未相晤。不知何時入秀州也。先此附謝。尙容修候不一。

送燕二府

自常州奉別台旌。目送心搖。不勝知己感恩之念。得渡江書。始知台履旋吉。安流挂帆。相與對家人父子間。欣慰久之。嗣後三年千里。音信寥落。忽見謁京邸報。眞如空谷之音。豈勝蛩然喜也。方今醜夷跳梁。當事者專竟其北。安知不突犯于南。敵鄉日思。台臺長城久矣。楊董二兄瀕行時。欲父老之請。借重金湯。尙得微靈如願。豈特某輩得以再望顏色。卽東南半壁。尙何煩鎖鑰耶。茲因舍親朱某督漕北便。附候興居。尤望不惜金玉。以慰遠懷。至懇至懇。

寄王岡伯

昨見兄長安詩。皆從丞相車茵。王侯蓮花幕中得之耳。足下才情故勝。想六十部紅綃。助兄醉墨。關右水灌城版。獨海外無知小兒。呼十六州馬糞郎。橫作虬髯老翁態。蒲團灰心人。時時蹉足而起。足下張鬚如戟。班生秃營。董子長纓。此其時也。孺休來矣。以足下爲北道主人。而足下素飽長安侯鯖。當不令東方生餓。謂沈家腰瘦如昨。

送王相公

昨于橋李見辰玉。深談丙夜。喜極而涕。幸聞尊目。比前加勝。且與李老僊。爲方外之樂。甚慰。因思老先生。不必更憂家國。惟日尋逍遙。補帖闕陷。是所望也。流星及伯王鞭。出自名手。敢奉爲除夜清驢之助。歲暮

不及躬候台居。特价專訊。候春氣晴暖。當攀謁于梅花嶼間。謹此。

答南文選許公

恭捧台札。知明公不惟折節下士。而又虛懷聽言。草茅得此。真肺腑之感矣。明公之清慎勤。而又加以愛嘖笑。一言一動。皆可爲名臣錄中。豈地必臺省。乃重大君子耶。淮揚儀真。首尾二璫。商賈之重貨聚其中。江海之盜賊窺其外。恐異日爲南都隱憂。明公雖暫處清曹。幸與同志者深心籌之。駕馭調停。不激不露。是犯人之所望也。使旋謹此肅布。伏惟台照。不宣。

與萬二愚代

不肖自束髮。卽不善以裘馬雕蟲。墮吳兒窠臼中。居恆落落。願以一腔熱血。飛灑闕下。以附于古今忠烈男子之後。蓋其性然。前憂病中。讀大疏。纍纍數百言。不覺咋指豎髮。霍然爲起。卽九廟三光。實式靈之。夫忠孝名節。本于堅忍嗜慾。而又聞門下屏居清修。無異寒峻。此真海內第一流人物也。故敢介諸丁丈。以致其執鞭向往之誠。某賦性遷鯁。觸途成悔。何物雞骨。敢逐馬蹄。業移病具。疏請告矣。松菊猶存。河山非邈。願言杜門之外。行吟一編。從老圃宴息。以待風波之定。所冀仁丈不棄。時以清泠汰之。使不肖無負于萬先生交游之末籍。雖草衣土室。沒齒無怨也。所有不腆。非敢仰玷素絲之高標。雅欲私托于緇衣之攸好。伏惟大君子鑒而存之。幸甚。

答陳穉登子

僕授經構李。如坐井中。絕不知尊公病狀。今且以訃至矣。痛哉。痛哉。捧讀遺書。令人閔默。不能爲情。顧地下未瞑者。知有足下也。足下少有令名。居喪循禮。此繩家禦侮之本。尊公坦中直腸。雄心俠骨。可以當知已。而不可以當流俗。願足下每事以簡儉爲法。一舉一動。遠思古人。近咨二顧先生。則尊公爲不忘矣。四

月中。老父八十壽辰。勢未能易衣冠赴弔。聞訃之日。適有友人高君見招。卽謝酒醴。以報孝子。其餘悠悠之懷。統惟躬布不一。

答朱虞封少卿

伏承明公賜吊。不肖正於初五日發行。以是失迭旌節。明公不顧郡國。而下一委巷之布衣。里閭交游。無不傳爲奇話。此詎何敢忘也。頃已拜謝塔下。至於尊帛。例不忍以逝者私拜寸縑。幸明公憐而照焉。

答劉志遠

不肖自揣拙鈍。稻衲田冠。竹屋土剝。自了一生。不復敢與海內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束帛緘素。忽飛幽岩之中。且以先君碑記見屬。不勝赧仄。莊讀雄文。金翹制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謹繕呈以候郢削。門下清操。飲冰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顛。賜環之召。嬾薇豐草。此不肖輩麋鹿所私。明公安忍東山而釣北海。如先君功德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押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礙。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與項都諫

累讀臺下出山諸疏。言言關之社稷大計。矢必中的。刃必及窾。試勒之名臣錄中。與賈長沙陸中州何遠也。臺下居令則噓寒谷之陽春。居省則豁白晝之陰暘。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明公之謂矣。不肖自奉先慈之諱。雞骨牛喘。孳然草土中。以是不敢起居大人先生之門。今以千戎馬某督餉都門。特布其咫尺之誠。蓋國士之知感。子弟之去思。皆賴此以布區區。馬君曩爲不肖至戚。且明公屬吏。想臺下凡可以口噓而手援之者。又不特一屋上烏也。外具不腆。乃山澤千里之芹。敢云篋篋。

答范光父

不肖飢怒光。父先生久矣。願言之懷。如慕古人。已而教授構李。竊於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之君子也。獨以匹夫經經之節。不敢遺問長者。乃辱損書重。以賢祖不朽之業。見役得無謂田夫野叟。占歲諗候。有謀野則獲者歟。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道以糠粃。幸賜裁削。某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黃犢白犬。且覺其衣體骨垢。反而却走。乃光父盼盼。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獨不懼北山移。何且今之朝野。概可見矣。負鼎孰與墜。飢運甕孰與棄。瓢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爲安穩本色耳。伏承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賡承來美。而嬰瘡半年。支離萬狀。每思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臣精消忘。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惟門下原之。

答吳子野

某鴛湖授經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中知有子野先生。卽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春孝若修禊之約。不佞以爲刻畫人未敢卽赴。然以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贈詩。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賡和來美。往往困瘡而止。然村謳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而奏耳。病中久闕報謝。謹附子華。以布腹心。臨楮不勝慚悚之至。

答錢懋谷

懋谷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損書布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槌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格甫還。始敢勒一言以獻。惟長者教之。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悵。非虎尊公之序。門下不以屬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某故倦游。

獨于鹽官有兩事。未得見懋毅先生。與觀海耳。願言之懷。何日赴之。聞尊公先生有則語四卷。不知可賜教否。并藉王先生以請。

送蕭兵憲

某自束髮知有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不意今始幸見之。竹徑款扉。柳陰班席。每當雄才之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湖靚媚。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爲知言。解纜急歸。未及把別。勒詩以申向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山寓閬寂。特此相訊。讀書十六觀。請教。非敢以俗態進也。秋風初厲。萬祈爲國保壻。不宣。

答茅二岑

客歲遠辱手書。重以新詩見教。比時病劇。小兒輩揣摩省答。不解何語。至今思之惘然。門下故是儒林循吏中第一人物。某未承笑言。而遂獲以樸拙見賞。李將軍射虎。沒石飲羽。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恨。非虎門下之加遺于僕。得無以笑公空發一矢者耶。某少以筆墨從海內名公之後。晚復自悔。語尊弟孝若。吾曹胸中着意氣兩字。恐交游定不得力。着風雅兩字。恐讀書定不深心。此言微傷矯枉。而積習成弊。遂至落落諸賢之門。且門下先施而反後報。此何禮也。用是附誠子華。以布病困闊疎之狀。伏惟長者憐而三宥之。

答溧陽令徐公

客歲承惠手札。未及裁報。每起居尊翁老先生。及得張學博家書。知吾丈政聲籍籍。又加太和一等。吾丈嗜欲淡。精神真。非海內俗吏之所敢望也。自古振世豪傑。惟清慎勤三字盡之。至於清不律人。慎不失體。勤不露才。非吾丈其人乎。丘伯畏蘭谿大得志。山水亦可歌嘯。遠慰倦倦。弟仍授經包氏。竹牕之暇。頗有

著述恨不能一呈請教。張學博與弟三世通家。最爲親厚。忠信坦直。得仗吾丈以爲金湯。其幸何如。并爲之九頓以謝。

與沈淮棧

仁兄以後。士大夫感仰。如出一口。乃知管寧陽城。去人非遠。所恨拙筆。未能摹寫去思碑於萬一耳。長公至宮保幕。卽刻解維。僅具惡草而別。至今歉然。十三日弔馮具老舟泊武塘。詢知仁兄方欲宴縣尊。不敢投謁以謝。今未知何日發長安之駕。聖德日新。事事快人喉臆。間仁兄此行。自當與昌明運會。君子道長。此其時矣。吳君得博洽好修。極感垂盼。加骨起肉。何宗元已得補。獨此兄尙望吹管之律耳。范象先刻文正公書。前承許熊父母柬。便間幸一致之。此兄雋才。肯留心先代文章。不愧范氏子孫矣。弟二月可抵秀州館。極晤在卽。先此附訊。不宣。

復俞瞻白

前以尺書附王晉江相聞。度不作洪喬浮沉也。甘棠舊澤。方在輿頌。口碑間。而不肖儒。尤深國士之感。恨未能矢報萬一。乃辱手牋遠及。至比於布衣昆弟。交開緘。捧幣卽交游。皆爲驚詫。則不肖捫心刺骨。可知矣。縣中積逋。旣成膏肓。虛報亦是故套。當事者一時發絃上之矢。非忍下井中之石也。所喜兩臺極爲調停。有揭至部。始雖蛇足。後亦終作蛇尾耳。若以善後屬之郡公。此喫緊一着。不審明公謂何。至於旁敲暗擊。不肖不敢不竭誠圖之。苟昧寸心。有如皦日。

上郡司理毛公

小人儒。仰承明公賜顧。賜薦。皆出夢想外。未知何日報恩作奇男子耳。近聞台臺救旱。停荒區之徵。清三縣之獄。萬民懽呼頂禮。號爲小赦書。仁人之陰功普矣哉。文正集。謹托門生范必溶。以手訂藏本送覽。而

勘校之役。洪王二博士可任也。文正生於吳。宦於嚴。臺下生於嚴。宦於吳。功業文章。兩無愧色。此集行復。真有奇緣矣。望之望之。拙作無當。巨覽謹以新作聊博一笑。不勝主臣之至。

復郡司理毛公

陳烈婦既辱台臺禮之衡門。又復申之當道。立祠表揚。感動存亡。甚盛。甚盛。第真靜菴僻枕浦上。無關見聞。其樓房尙餘二十餘間。付僧道則烈婦之神不安。授匪人恐詭奪之端漸起。不若姑聽之。當作別用。擇有小菴已卸者。移料墓傍。刻日立就。臺下更之。賜額立碑。近可照耀萬目。遠可激揚千秋。謹布下愚。以復明問。伏惟台臺裁之。

與馮文所

舍姪文弱。往返萬六千里。非仁人推分護視如骨肉。便當墮落於天涯之天涯矣。今年歸故廬。不知省幾斗淚。幾番夢卜也。長者陰行善。如此事甚多。恨無野史臚記之耳。頃者大水彌天。合郡成沼。田農如坐水。穿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不無隱憂。今掠者且四起矣。乞臺下轉問當路。以防微杜漸之中。寓安靜彈壓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揖更難。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至於盡數請蠲。恐大司農非大笑。則大哭。雖然。仁人動色一言。未必不勝流民圖也。江右諸賢。陸沉遼左。建夷陸梁。乾坤莽莽。祇有飲歎。轉旋隻手。非明公又誰望哉。前承遠分冰俸。卽附報書。度郵者啓行。臺下朝天之履。已先發矣。感知之懷。未及申覽。茲舍姪父子詣門踵謝。特布區區。新集麗天。不識肯賜政否。當盥手焚香。與金粟玉晨書並讀也。

上朱侍御

李巡檢極蒙青盼。遂受陳郡侯推分優禮。使小吏圖報無地。乃知正人一顰一笑。是有無限化工在耳。匹

夫匹婦咸知有包龍圖范文正公。不意於陳公今日見之。其救荒十款。必有別錄。乞附入野史。使他日遇災。不致杜撰行事。雖然。又安得如陳公者。神而明之。以此益加嘆息。議論孔多。羣賢久伏。但議論動極必靜。羣賢靜極必動。以理探之。度亦非遠。所憂時事艱虞。雖有經世人。究竟哭世而止。門下高臥蓮花莊。熱腸冷眼中。又不知增幾番傀儡也。詩扇一把。侑緘。玄宰已許補圖。非久當踐約矣。附聞。

上朱諭德文甯

客歲辱門下溫綿美綉。惠深挾纊。會附札于包。心弦奉謝。兼有松雪翁題像一軸。并信風圖一軸。未審曾到否。世事如棋。此是常語。但滿盤輓轡。劫何時事了。移噴轉怒。致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歎。乃知孫登笑而不語。使叔夜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於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處焉。第空山無事。松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無別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富范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言戰於廟堂也。不腆少將鄙忱。托李巡檢轉致。深秋月白。或擎舟於蘆花煙水間。先生其許我否。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愧色者。獨有小人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於此。此於明公分毫無玷。所惜者。臺省既無耳目。敝郡士大夫。又全無心肝。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牀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嚙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一渡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繫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尙未能也。年來爲先嚴下葬。經營一塊土。辛苦頭白。回視昔年煙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手種松杉。風雨掬面。無足爲明公道者。第

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遇。青天皦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情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不宣。外具不腆。聊致野人一毛之敬。幸麾置之。

與顧山谷

不肖仰止顧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辱勤手札。真有飢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冰。不覺爲感。知熱中矣。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秋間營葬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看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是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慕頗堅。入林未密。卽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尙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驩。領至人一夕話耳。

答趙無聲

古有遙聞聲而相慕者。以爲虛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於通人。而委之儒。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笋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略略否。是在門下更調而俎之。幸甚。

與陳戶部

往門下令敝邑。敝邑父兄交口而歌來慕。然門下非特彬彬稱循良也。其機神明理。高致雅韻。有俗吏所不能望萬一者。私擬門下當簪筆承明。爲天子侍從臣。而主爵者。乃煩以錢穀握算。又置之南哉。嗟乎。嗟乎。舉世眯目。妍醜難別。猶爲筌而麟爲龜。自古然矣。在門下達觀。卽浮沉寂寂。豈置於靈臺。但敝邑父老。皆睽睽爲明公抱憾耳。秣陵秋色。此地江山。林壑之美。甲於東南。而六朝諸名賢。又以勝情芳翰。丹青粉飾之。卽燕雲白二。豈能勝其佳麗。遙想門下策馬秦淮間。青袍白面。與碧柳丹楓相映。豈不稱吏隱仙耶。

與董玄宰

今年館於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眠漸高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事汰洗悔尤。知兄聞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畫借觀。幾重復不能了了。往往犢鼻濡墨。」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見寄顧三孺畫冊。斷然必傳傳必價壓勝國之上。無論文沈都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峯泖之濱。大兒已聘孟直夫女。則弟淡於人間可知矣。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跡。望以休沐之暇。爲擘練染繭。一寄野人。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此意并望與文度一及之。張清臣貧徹骨。再游燕山人情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於墨皇。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答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正與韻士相隔。柳花如霰。鴛鴦倦飛。小閣擎帷。殘爐尙燼。此時恨不與我丈共之。二詩正如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山。少能饑垢耳。懿卜印章。直是漢手。吾丈不令作泰山無字碑。至荷。

與申玄渚

某寒士。春間既蒙老先生枉重舟中。近又步訪委巷。生平特達之知。無以加矣。故特奏姓名。踵門一謝。未敢亟見。以瀆尊嚴。外陸伯達以情見委。謹致之仁丈。宮保百歲名臣。三朝大老。九月開禁之後。兩臺許會。疏請卹矣。伯達奉遺言。不敢走使禮曹。欲乞相公一書。達之宗伯九吾李公。蓋祭葬贈官。賜諡。此三者朝廷所以章有德。風有位。非一人所得而辭也。子孫以遵命爲孝。相公以錫類爲仁。特懇仁丈轉言。卽賜鼎札。以便先聞。不惟可徵全典。且得速上部覆。泉壤光榮。鄉邦踴躍。敢忘相公之所自哉。葬期已卜吉季冬矣。適有北郵之便。惟仁丈亟圖之。專令小介待命叩頌。伯達自當稽首以謝也。

上方二府

草堂命駕。鈴閣留談。此無論王公布衣之交。尙在天壤。老夷門得此。亦已過矣。又蒙手書。賦牒。專遣山中。明公一腔傲骨。而禮及幽人。亦時草疏。而遺之肉食。此不肖所爲捫心而真感者也。細讀尊撰行狀。則上擬班氏。下不失柳河東。壺關節義諸篇。六經韓管。靡所不有。英雄之心必深。真人之息以踵。百尺進步。千仞振衣。代興文苑。非明公而誰。心問累日月而積之。可以經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心口筆舌。自相爾女。自相師友。豈必南面臯比。塵尾送難哉。願言請教。以雋餘永。新詩深沉。陸離當細加。研檢。以復明問。臺下廉不市節。慈不市德。文不市名。蓋幽以淡矣。蠖屈龍伸。此行度有特擢。彈丸不過六月息耳。晚見早別。使人黯然。當與父老追隨百里外。紅亭碧柳。有倚岸而待者。則野人之舟也。上語羲皇。下及釣弋。明公其許之否。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聞取道京口。路遠天熱。不能握譚。悵然。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直。不雕而鏤。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夫難處。不親不疎。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代勞。地方若奢。則筐篋飲宴要辭。辭則可返奢爲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詈罵。則人服矣。至於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己之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勿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不時清洗。則不致獄底沉冤。祈水旱夜宿於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寮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以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郡尊與某知厚。幸致聲。

與韓邑侯

某山澤壘。此游爲客所跡。之山則山。之水則水。卽青林紅葉。不及與孤邛結緣。已度關矣。三思臺下折節之誠。眞所謂敬其枯木朽株者。蒲團道人。獨有報思心尙熱。謹以小扇及家織奉酬。一以見縑衣之好。一以結布衣之交。非有求於平原君也。近作三首請正。瀕行盼竚。不勝黯然。

寄李九巖

伯承兄至。知尊居有回祿之變。殊爲驚愕。念君實廉吏。而尊人一生拮据。惟此數椽。今忽遭此。天道夢夢矣。雖然。元亮五柳尙存。謝庭玉樹蔚暎。猶可娛晚景也。僕一秋高臥泖橋。未省動定。春間或得請晤。伯承云。許作先嬾庵記。此亦藝林佳語。獻歲以此先驅。何如。

送虞吏部啓

恭惟門下學洞玄宗。心通靈祕。左國文章遷固史。掇六藝之英華。鄒枚詞賦謝陶詩。漱百家之芳潤。胸吞綵筆。一時髦俊先驅。口吐天葩。千古盟壇雄視。是以翮翮其致。人稱黼黻之王。兼之翌翌厥猶。世讓經綸之手。目營海宇。輒覽轡而志澄清。氣薄虹霓。每報衣而思澣濯。才名既著。人望攸歸。司馬旂常。方壯爪牙於霜府。宰衡樞軸。旋標冠冕。於天曹。蟬佩動而左右交輝。龜組懸而縱橫吐耀。是惟華秩。允藉高流。李胤以廉平著稱。山濤以清潔擅譽。裴楷通而王戎簡。謝莊笑而顏峻嘖。蓋黜陟縉紳。須鑒空衡平之品。而抑揚寮采。必冰堅玉潤之人。匪直羽儀實爲領袖。雲龍風虎。有是君則有是臣。涇濁渭清。稱此才而居此位。如吾翁者。眞其選哉。虛懷秉公。師往詰之。有才有地。一意率職。傲前修之正己。正人。登奇於牧歌漁釣之中。搜異於牝牡驪黃之外。若某遐陬俗吏。下邑庸才。特以驥附賢書。竊幸姓名之同籍。又以星聯隣壤。復叨桑梓而同鄉。孤鳳千仞翱翔。欣喜有加於燕雀。神龍九天獨奮。吹噓自愧於鶩駘。仰吏部之門如山斗之高。敢言私請。聽天官之履在星辰之上。徒切神馳。

送饒學院啓

伏以魏闕封章。慷慨素孚於朝。寧留都啣命。甄陶遂及於儒林。繡斧出而草弁具瞻。郵軒臨而冠裳交慶。恭惟台臺。龍門毓秀。壇石呈祥。神降嶽而生萃。往古來今。上天下地。未分之氣。道先明而覺披。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難讀之書。綵筆生花。桂殿名標獨步。寶刀吐藁。璠林譽擅先驅。玉筭通班。柏臺建節。忠心體國。成百練不屈之鋼。直道致君。樹千秋無前之業。允矣殿中執法。雄哉柱後彈文。故學士望之不啻泰山喬嶽。而縉紳仰止。便如景星慶雲。時論同歸。負才望而兼德。望璽書特簡。借文星以爲使。星飛旌遙渡江頭。攬轡思澄天下。駸駸馬。霜凌鍾嶺之雲。峨峨豸冠。鳥向白門之柳。奎纏北斗。真人紫氣南來。卅挾西崑。太乙青藜東照。持衡以仰揚。庶品振鐸而鎔鑄羣英。收桃李於春風。吹噓門下三千輩。置蛟龍於雲雨。鼓動池中九萬程。豈直士沾樂育。而欣欣向榮。抑且吏切皈依。而喁喁仰德。某分符下邑。奉職通津。挹屬車之後塵。願看秣馬。瞻驛路之前導。率爾荷戈。敬陳荒揭於臺端。敢布微忱於侍左。某不勝翹企之至。

送范憲使啓

仰惟臺下廬山醞玉。錦水含珠。麗藻龍雕。翩翩文雅。雄江右。高辭鳳翥。奕奕才華。冠豫章。正氣能砥柱乎。中流壯猷。堪寄命以千里。廣陵含節。飛清霜於甘泉。天目之間。建業停車。歌白雲於曲阜。成臯之表。比官居刺史。乃宦入潤州。誠可決隄。野獻雙岐之頌。清能嚙蘖。民宣五袴之歌。雖勅石北固之巔。未易方其高操。卽溯流長江之潤。不能喻其恩波。士民翹首以向風。寮屬傾心而歸德。某也分居下吏。逢迎叨十日之知。情切通家。覆庇有二天之戴。旌旄東指。風翔齊魯。郊墟劍佩南來。星麗錢塘。江上奉朝廷之三尺。照揭覆盆。平邦國以五刑。春回陰谷。何年桑榆之地。得沾雨露之仁。惟雅念乎先君。遂隆施於不肖。豸衣甫至。卽承寵錫。以兼金。鳧鳥猶羈。未得相將於寸幣。莫道丘山之罪。難逃斧鉞之誅。敢布私悰。伏祈台鑒。

送石郡伯啓

仰惟門下。珪璋上質。霄漢高標。鍾赤壁之山靈。千尋直幹。毓黃梅之水秀。萬頃澄波。擬踵前修。輒居官而貞勵。棲心古烈。常任事而慷慨。曩按節於三吳。聿著聲於千古。飲冰嚼蘗。何止却絹懸牀。徵瑞標奇。不數雙岐五袴。禁奸則明窺。銖兩馭黠。則威振豺狸。而何殺青叢兼兩之疑。葦苴負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夷齊之心。一鶴一琴。方知清獻之德。惟天祚之我浙。故今錫之使君。揚州牛女之墟。福星移照。禹穴雷門之壤。時雨隨車。蓋邇者水旱相尋。飢寒相迫。每有流離。瑣尾之虞。而艾蘭同鑪。珠礫同焚。不無宴笑向隅之難。治正須於解網。民猶望於倒懸。霜草秋凋。何幸甘棠覆蔭。春旗雷動。忽來瑞靄。吹噓行九重寬大之條。布千里循良之政。豈直如鄧伯道之臨吳郡。自運家糧。且將如第五倫之蒞會稽。躬刈馬草。詠風蹈雅。接響於淹中。春誦夏絃。追蹤於河上。某也分同下吏。情切編氓。慶君子之得輿。恨未與竹馬壺漿之列。歌神明之在位。願遙從閭閻里巷之間。敬附尺書。兼陳葑菲。仰干台聽。并鑒毫毛。

送王太府啓

伏以福星垂曜。一方專屏翰之司。仙吏乘槎。千里繫旬宣之望。鳧鳥遙飛於閩海。星軺忽指於潤州。官屬樞衣。候人負弩。恭惟太尊台臺下。含靈漳水。毓秀龍州。矯首青冥。代擅縹緗之業。傾心玄圃。家傳鐘鼎之文。坐潘縣而栽花。政歌三異。從庾樓而嘯月。清著四知。石畫從容。談笑而弭南郡之盜。英聲颯爽。指顧而銷潢池之兵。允推轂於縉紳。遂啣思於金紫。惟茲金口。實衛秣陵。譬彼西都。則扶風憑翊。方之洛下。則河內穎川。况以連歲災傷。兼之通津衝劇。向隅之於斯積。納隍之歎猶煩。自非名世之大賢。孰寄匡時之重任。俄聞簡命。延佇神君。風流王謝之間。表儀羣吏。道德龔黃之右。師帥下民。方當駕吉祥之車。臨天塹日畿之地。行且驅緹扇之馬。入尙禮習戰之鄉。鐵甕城頭。燁燁朱旗至止。金山寺側。鏘鏘蒼蠅飛來。製錦攸

階解繩伊始。如某賦才凡下。奉職疎慵。奔走期年。未見錐刀之脫穎。躊躇旦暮。旋看鸞鳳之揚輝。駕轉江干。預卜歌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效之音。先兒童竹馬以郊迎。同父老壺漿而道伏。敬陳荒啓。仰冀台涵。

送陳相公啓

恭惟相公閣下。以帝者師。爲天下宰。權衡國是人。知議論之公。黼黻皇猷。衆仰規模之大。專槐止信。喬木承家。接常平父子之謨。謀昌堯舜君民之事業。食前借箸。西陲殲跋扈之長蛇。幄內運籌。東海款陸梁之封豕。勒勳鍾鼎。著績乾坤。禹以功。皐以謨。仗仁義爲柱石。周轉前魯。拜後續鼎。鉉爲箕裘。駿烈旣播。於清時。鴻休復陳。於世。講念先君者。幼聞庭訓。長列朝班。正席叨侍。於星卿。公論無慚。於月旦。邀榮身後。瀆疏御前。雨露九天。遂下微濡之澤。雲雷九地。端由鼓舞之功。曲賜恩波。竟垂末照。邦君揚命。蒼松翠柏。遽爾其改觀。子庶啣恩。白兔青蠅。亦增其感激。雲封馬鬣。卜沉骨之未枯。風便鴻毛。愧空看之不腆。某等無任瞻仰恩謝之至。

送李撫臺啓

恭惟閣下。炳靈丹穴。襲吉黃裳。清已徹於冰壺。學靡慚於衾枕。諫垣抗疏。挽楚相千年墜地之綱常。開轟建邪。起吳人萬姓及溝之飢溺。聲馳繡斧。名題御屏。不曰有賜懷之榮。一朝勤倚閭之感。詠柏舟而過辭。柏府慕鳥鳥而暫解烏臺。願以鼎養。易三公之尊。亦將鍾鳴。法四時之序。所謂卷舒本諸造化。忠孝格於鬼神者也。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置之處囊之中。脫之漏網之外。永焉怙恃。竟爾遄征。悵秣駒之無從。似飛鳥之依戀。敬攀行李。以代獻芹。賢者不可測。雖明公無棒檄之心。台佐難久虛將聖主上徵書之命。拜瞻北斗。情結東山。

上王相公啓

恭惟台臺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保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銜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屐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况乎白羽赤羽。烽煙雷動於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於遼海。正主上旰食霄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思綸。益堅高臥。臯華北指。遙看殿上鳴珂。綵鷁南還。忽轉天邊飛鳥。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絕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尼宣微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戈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疎曠之罪難逃。而大馬疾多。踟躕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張起。轉旋宇宙。飲頽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使蒼生望缺。頓令赤埃塵銷。某不勝翹企之至。

答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皜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皇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臺下。氣養浩然。政推卓爾。思威普著。遊刃而發新剛。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光燭神姦。周誥商盤。文團古色。著易發一點天先之秘。掃彙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已遍。公門之桃李。薄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繁。拓子遊故祠。倡學道雅會。橫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小洙泗矣。某幼學雕虫。長慚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不負笈以從。竟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言藹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送沈蛟門啓

仰惟台臺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爻。探伏羲先天之畫。織經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

瀾而娥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鰲。禁久知於視草。自天降任。鴻樞仰賴於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隨飛龍利見。棘圍執法。在當時已推百練之鋼。槐鼎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樞廷參秩。祕掖移榮。繼正席於奉常。仍綜符於綰璽。墓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雍上之露未晞。尙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敵帷弘埋馬之恩。賢相推心草屋。轉及烏之受。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焉出涕。宗子姓捧綸至止。載錫之光。謹稽首以布哀。爰焚香而裁悽。

答周撫臺啓

恭維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文襄撫巡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勝事。特奉嚴命。草勒數行。自慚鼠技而靡窮。何意虫雕而見賞。錫以飲冰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衰之期。終有握衣之日。謹恭謝以聞疏。

辭越中古侗周先生

不佞讀越書。始知有周先生。蓋芙蓉亦精。發型於歐冶者耶。思襄三月糧。渡錢塘。涉雪溪。得賢豪如周先生者。相與把臂促膝。爲卮微之言。遠辱損書見投。風旨茂美。欲挈不佞搏羊角而上之。不知其爲遼東豕也。家大人髮短矣。常喜兒曹居七箸間。而主人亦數四錮留。不佞故非剛腸。且難強顏辭耳。某以吳下儉父。先生謬信於數百里之外。箋箋束帛。有加平生。豈值一小鮑叔哉。不佞五內已纏綿感激之矣。使者督報甚力。草布短楮。希宥不恭。

辭周先生乃郎聘幣

不佞固居平原里。然彈丸峯。柳大雅希闕。欲挾雙屐。登山訪天下士。如吳季子耳。會家大人霜毛。兄曹誼不忍遠游。惟閉閣作五色蟲魚。以了殘日。適迎紀綱之僕。展函踴誦。足下居然北面繼儒也。夫士惟此心爾。足下與不佞。非雅有傾蓋。徒以畫龍謬相推轂。足下固兜率位中人。欲受記於聲聞。辟支祇爲野狐所啖。不佞雖不能從。足下游已心啣雅誼。如恆沙也。不佞有曠友彭欽之。汝讓者。治詩有聞。蓋開之衆甫輩。一社眉目。素以城闈氛垢。欲讀書山中。雖不敢望門牆之辱。足下忘其年而交之。不減絳幃之彭宣矣。幣貺安敢拜命。謹附使者旋上。伏冀統管不宣。

與唐抑所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於鬣頸。今年田壤圻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飢。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息躬荒園。隱居教授。自是小河汾。第以此身宅於貞人烈女之地。未免按轡徐行。不能恣縱耳。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徵足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季所甘舍肉而養。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笑吾黨之隱操。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乎。足下歌朱雁。僕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僕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挂四時蠹衲乎。足下高車。僕不高枕乎。足下千鐘五鼎。春秋饋享。僕不有雞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毋繫卓噴鉢笑我爲不知漢大也。海孺君乃足下之故師。伯子以三寸舌爲弟子師。凜凜有志節。今來矣。仰視足下爲古人。幸勿令此君炊玉餐桂。因鬼見帝。

上王相公

歲暮捧讀手翰。纍纍百言。計先生方在病冗中。何以得此。又辱訂以來歲之盟。若寬其罪過而不忍絕之。

門牆之外者。思之感。感。以某之不肖。叨侍盛德之傍。兩年以來。教之誨之。飲之食之。亦已至矣。茲者倦倦相勉。又將使之左右朝夕焉。令郎名教中人也。高明直亮。竊嘗藉之以爲旃檀。而令郎亦集不肖爲竹頭木屑之用。心相磨。神相合也。辭之一字。亦何忍出口。顧不肖敢於方命者。亦自有說。念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偶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糊口計。倘舉業之暇。若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恆心恆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用此力辭。令郎長兄并謝閣下之命。伏惟台慈。炤原。不勝惶恐。

上王弇洲先生

先生文章德行。名滿天下。不肖非有沐浴齋戒之誠。而叨侍左右者兩年。目習耳薰。受益無量。慶幸之懷。不特夢寐見之。亦交遊之所嘆羨也。自別以求。日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每憶祇園曇觀。草綠鳥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此佳貺。又落夢境矣。不知先生邇來動定。亦復何如。紫花細布一端。取其素適。春衣道服。多亦相宜。特附長孺敬上。不敢遣小奴者。愧其鄭重也。仰惟笑領。幸甚。

上王鳳洲代作

國朝二百年以來。文章之權。先生擅之。神僊之統。先生倡之。此無論兒童廝養。皆知有王先生。卽百世而下。得稱王先生門下士者。其爲後人景慕歎羨。亦何可勝言。某生也。晚豈不欲執鞭於大人君子之門牆。以託不朽。而逡巡至今。如羞澀而不敢見者。何也。蓋登龍附驥之徒。日集玷楹之下。有如不肖之戚施。而亦以靦然面目。強溷將命。則不知者以爲攀緣。知者以爲唐突。是且懼且慚。徘徊中止。而不意先生先施於不肖者。已無量矣。雖先生平生仁恕。不惜齒牙手指。以推獎後進之人。然借譽於無良。施恩於不報。非天性長者。未肯至再至三。若此之勤勤懇懇也。某自承乏以來。罪狀日積。等於丘山。所恃者一腔心。三

尺法耳。而蒙昧短淺。不妍於俗。悠悠之苦。亦復何言。舉世風波。觸途荆棘。乃先生謬爲之知愛如此。此豈尋常鮑叔而已哉。白日可匿。此誼不磨也。久抱血誠。未嘗略布萬一於左右。用此特將其感激之私。以謝知己。并薦不腆之儀。仰祈台慈。垂鑒不宣。

與王罔伯

別後。不意雙屐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旱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鬻髮。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臥不干人。只得仰餐明霞。苦食翠柏。若弟侏儒。不能素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涸轍上來。啣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娑。宛爾兜率。何時得笑歌傾我家釀。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須眉落地時。便以此心同長史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蒯緱。不向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築屋墅中。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臥遊。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而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煙巒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螻。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韻。恨不能縮地從山。與足下焚柏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爛美。且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浣也。敬謝承別論。謹刺心腑。當爲足下圖之。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廣和來美。愧與汗俱。

又

接八行纍纍。何爛於詞也。讀之舌爲燥。而懼其盡也。足下落筆。如束三峽之流。而入之徑寸之管。無論浙人士爲空。大江以南。其誰不望兄如騎龍鞭螭者乎。乃兀兀短缺。天乎。尙謂有天。眼天耳乎。英雄頓挫。唾壺欲缺。要之大呂黃鍾。不與瓦缶共爲雷鳴。足下誠靜而俟。必有持巨槌以相叩者。不然。足下猶赤精然。且離匣而走矣。三詩大有致。白香山之音也。青蓮赤水書。若紙在家笥中。客檢出尊札。乃漢語耳。珍重珍重。

上王相公書代

某自峴陽拜送千旄。已及七月。自惟下吏。不敢以尋常寒暄語。溷將命者。止於分也。然一念感激之私。自霄寐以迄達旦。實無已時。以某之不肖。老師不以鞭箠使之。而吏事之外。輒以古人見勩。若以爲可教。而欲使之澤於仁義道德之訓。此豈以簿書相期。富貴相賞者乎。言念至此。即使雕木繪土。亦當動心。蓋感恩知己。世難兩全。而今乃盡出於老師。則其所願。皈依於大人君子者。豈在御李識荆之後哉。某受職以來。日奉教言。兢兢救過。但刑獄一事。上有鬼神。下有輿論。惟明惟允。古人所難。不知老師何以提命督教之。往讀峪山特疏。定國是之紛紜。挽人心之浮競。真所謂中流砥柱。迷霧指南。而天下方拭目以望太平。而老師連疏乞歸。詞旨懇切。想仲公變後。憂心所傷。有萬萬不得已者。顧聖明知遇愈厚。太夫人春秋已高。伏望抑情。蠲哀。以終竹素之業。大忠大孝。夫欲名世兩全之。則神明攸相不言。而四時行。自然之理也。北望雲霄。本不宜冒瀆威嚴。以干褻越之罪。第老師方在靜養。而又當仲公之喪。不得不謹勒草狀。以將勸慰。微誠仰祈台慈。有以鑒而宥之。不勝惶懼。

東潘星海

足下龍也。今乃化落葉暫居秋壑中。且暮有禹步吹烝而向公者。九天九地。騎風雨而鞭霆電。直在彈指間。昔東方以歲星隱金馬門。足下吏隱苜蓿花叢中。至人咄位。非牧豎所知。弟且以搏風望之矣。不然。寶鏗在匣。精光陸離。且鳴鳴悲鳴。欲脫劍室以去。豈足下乃爲博士弟子匏瓜耶。沈玘華以印色售諸四方。以兄急誼。特懇爲貧人作一津梁。故鄉三泖。僅如甕口田禾活者。鬢髮如頭陀短髮。幾不能聊生。則沈生之流。澀而求諸大人君子之門。良苦也。弟且卽日泛棹婁水。或得一叩廣文之席。使兄懸河罄辦。以教我。何樂如之。

柬包彥平

往從諸社中。得足下大雅比傾蓋。具見足下之心矣。鴻飛蟬嘯。白屋而無朱門之慕。匏尊瓦枕。足供坦臥。恨不得造君草堂。一沸茗椀耳。大篇見投。詞旨豐嫻。此一段相憶之致。何減道安舟呂安駕也。俟少定。當勉和以酬金石。秋潭上人。吾師也。弟且欲與諸社中。爲翦一塊茆居之。未知肯杯渡否。

報友人

甫歸。百務如落葉滿除。然知客星照門矣。今爲如菜峯拉至南郭。明日候兄。并訂苕容之集也。弟兄不與秋潭俱爲恨。

復包襲明

前擬與兄爲累夕卮微之談。以玄宰同舟不便。且爲酒杯歌板所困。不得與兄消受蒲團清味。乃車錢馬粟捐囊多矣。曩從交游中。熟包氏有彥平。舊矣。忽然傾蓋。又得底裏。信哉。兄家白眉也。歲時迫仄。未得少效區區。旣切慚負。而行裝如秋霜黃葉。又甚快然。因把袂紅亭。草草爲復。并謝負託之罪。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鴛拜太夫人前。愧登堂之晚。後慚命駕之遲。乃四顧蕭然。苔花繡壁。落葉滿門。人爲酸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加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居士。俱寂寂如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煙霞冷落。一至於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既似在縑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杯茗。破之亦了。不可得。况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上王相公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知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於旱。而今歲之水。有甚於嘉靖四十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旱尙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管。可以易米而食。薤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簑帶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於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尙緩。風俗尙儉。民戶尙實。水勢尙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擊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谷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拔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於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於此。潰於彼矣。成於尺。敗於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苕雲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脛。則尙安有毫髮之

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於桑麻杼柚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書厚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尙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尙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繞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待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臥不牀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聖明。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不得上疏。如待聖誕開廟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於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亟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幸甚。

與徐長孺

昨爲士端少君轉拜。鼓吹沸耳。東家娶婦。西鄰妻女兒。子空結七尺。無所聊賴。母氏悲慈。低迷噪泣。老父剛腸。亦復隕涕相對。夜分竟至罷飲。足下謂僕能堪乎。僕丈夫哉。而烏所戀。戀家室足樂也。顧嫡母粗健。生母不脫床第者五年餘矣。而大公復六十有一。頽然阿翁。兒子日不進膳。歲不上壽。足下又謂僕能堪乎。僕中夜自計。竊欲從澤夫移貸三十金。歲償十金而益以子錢。蓋三年淹也。足下謂不可。僕卽不佞。寧敢負心第澤夫愛我。愧非深交。先生道尊。難以張口。所恃足下相知。與先生商。其可否爲僕一再言之。春風漸融。桃夭始華。而婦翁多病。有相趨之意。天緣或在此也。稱貸錢帛。古人所醜。然僕齒過弱冠。而尙未歌車牽之章。聞雞鳴之警。窘歎可知。鮑子惠我。當不以我爲貪也。唯足下留意焉。

答恩公

昨擬枯藤怪石間。消受一餉。爲吳門故人相滯。比歸老母病。且周旋藥裹。不能遂鼓山中之屐。得手教曠。若會面。卽奉法旨。并致東溟公意於宗伯先生。谷響錄是崑山中。竟然音也。不特碎金斷珪。亦復佛法長城。勉奏數言。糠粃前導。上人如龍象。而拔俗之韻。復似政黃牛。端獅子。擺脫絡索。獨透本懷。可謂教外法王。僧中逸民矣。弟懶散之性。亦復同調。二十外當以扁舟載香烟夕照。同泛於新荻高柳之傍。吹一笛無孔曲耳。白羽扇奉寄穆如清風。用障塵暑。

敘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續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余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擺。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評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嶽。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躩。金題幾埒祕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捲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俛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

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倪元鎮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范忠宣公全集序代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其言格而未行。而行而復格者。凡十四五世。莫不咨嗟歎惜。甚則委天之不克。盡究其用。及讀忠宣集。而後知文正生平未了之事。蓋忠宣補之也。文正集傳者寥寥。而忠宣則有皓首經生。不及一見者。松司理毛君合梓之。遂成完書。余卒業反覆歎曰。文正忠宣皆名臣。第所遭有難易耳。慶歷中四賢一不肖。而元佑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慶歷勇於進善。而元佑勇於去惡。慶歷無法可更。元佑更而議法。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一忤夷簡。再忤夏竦。然較之蔡確蔡卞章惇邢恕。何如哉。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御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太后垂簾廢立之事。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初。而忠宣再召。當徽宗建中之始。治亂首尾。實啻天淵。則文正易而忠宣難。嗚呼。忠宣所遭之難如此。及讀其箋表。與夫竄謫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氣平。有詩人溫柔敦厚之氣。而無俳人怨士。俏岸懟獨不得志之意。此真古之有道君子也。忠宣初孕時。其母夢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之。明日得公。既就學。夜坐帳中。帳頂如墨。其後賦汝水篇。讀者已卜公爲公輔器矣。公生而受文正之訓。長復與孫秦山石徂徠友善。既入朝。司馬君實蘇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相與倡和。及議論古今成敗得失。公卽不執政。當儼然爲一

代儒家。况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詞章彪炳。不愧文正之將相者乎。宋時幹蠱者。張魏公有敬夫。文正有忠宣。然魏公不可無敬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爲文正易。爲忠宣又難也。余撫吳中。謁義澤書院。恨文正忠宣集。不廣行海內。今幸毛君克成全書。故序之簡端。且以望世之爲人子者。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曰。一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倉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敎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朦瞽等耳。是故圖鐘簫而燭神。姦圖旗章而昭軌。物圖鹵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煙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一畫之有益如是。一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瑛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章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藝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克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中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祕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灰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書。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諱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繼古博古。尙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衷至萬餘。南渡而

後象尊牛鼎龍甌雁鐙。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此曹好文。甯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計內外篇。當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以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祕文逸典。次第出而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穿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卽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相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遊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旣成。輕舟五百里。問序于余。余惟海內藏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恆及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筒祕。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繡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廚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

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肩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詔以十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灶下婦。截翦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於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浹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他盡在乎。是他日吳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籍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

余讀青峨居士詩。既已序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女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襲錦中爲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先生始。先生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項子瞻。戚希仲。吳少君。六七人。此一時詩壇之老耆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援警鶴。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躡躡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蕭寺旁。與破瓢短杖相語而已。少君每謂余。秀水有姚叔信者。真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語。退而按先生之詩。清真恬和。溫雋安雅。其唐人之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合之閒居二十首。鵠之絳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也。先生詩獨詣深解。可以肩隨古人。旁睨時哲。

乃掩仰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爲先生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賢子若孫如此。吳少君無子而鬢髮尙在。故錢懋穀趙汝師尙能梓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并入筆冢。便作泰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爾肅之能不忘其祖也。爲序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川上集序

敬陽先生旣成進士。特爲海忠介公疏劾言者。出爲南陽教授。久之擢禮部郎。則又極諫皇上闕失。又以東事彈論當路三大僚。直聲震天下。請告退居十餘年。間作制科文字。日課羣兒及遠近門生輩。無他嗜也。夫經生末第時。得失燒中商徵換聽。仰寄鼻息於主司。俯循步趨於時彥。卽高才宿學。往往轉喉觸噤。百不吐胸中之一。惟林居士大夫。不忘本業。又能不諱臨文。則雖含毫戲游。而實有與古聖賢意旨相發明者。若敬陽先生是已。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故其文光華洞達。而絕纖翳之累。遇事敢發。如黃河無返勢。雷霆無還聲。故其文剛大而有餘氣。清虛絕俗。如無瑕之璧。辟塵之犀。故其文純雅高潔。使人不敢以褻視。好別是非。君子小人不遺力。如鏡在空。如劍斷髮。故其文議論濯濯。條理精明。而不亂。憐才獎士。急難解紛。遑遑惟恐失之。如春生等於秋殺。故其文宛轉綿麗。嬌花嫩草。無所不有。蓋嘗論之。讀先生之文。卽使白首應甲乙科。又應童子科。度所向無前。若進而與之談。及考其行事。則古所謂魁梧大人君子者。當不肯屑屑爲此經生語。而予獨於神情間求之。其人與文。真一一皆相肖。夫至於人文相肖。而後知先生非苟爲言者也。豈惟言哉。盛德大言在其中矣。慕先生者。請卽於是編求之。

鄒公履稿序

吾松峯九僕得其四縛茅種樹。弦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遊。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

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屣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鷄犬亦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玄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傍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秦稅紀序

御史持國余公。在台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攝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新索小黃門者。是常案某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發其奸。嘔惡血。蠅蠱如菽者百餘。數昏瞽。欲死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遊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髡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龍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死。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詠。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三十時從。

京師短衣單綰。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中。津史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秦稅紀再序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敍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執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合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忿。忿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

聞雁齋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爲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惚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遊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修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筆記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野史獨甜。惟楊用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爲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吾友張元長氏聞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恆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臥遊清福編序

愈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蘇。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鑱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蒿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迹。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心。空青純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獠岩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休鷗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尙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壺。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煙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誣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

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艸乎。太叔不賦。襄裳乎。子柳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籜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庭。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也。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與七八兩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培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僞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也。况陰陽禮樂艸木魚禽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一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

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簸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余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序。

栖真志序

余性好山水。既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如戴逵陶宏景郗氏辦百萬資。梁武起第。月給茯苓白蜜。但于九峯間披剔岩窟。發除榛莽。結艸堂藥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真志而已。栖真志者。孝廉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潔。又酷類臨川新語。讀之使人心魂洗刷。眉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於罡風灑氣之上矣。先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願久謝春官。不上閉戶著述。儻然抗域外之思。俯仰吟嘯。神仙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耶。吾不得而思焉。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問盟猿鶴。青山無恙。丹簡尙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再深。其霸王經世之略甚具。能悉斂生平之豪氣。雄心。栖洛陽華山。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煙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栖真志序。正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鷄犬桃花而已。居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武則天刪僞經自序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於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相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滅。蘭艸混於束薪。鳳鳥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墨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

塵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至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敕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而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合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資梵經自西域。還敕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台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樊大師抵闕。賓大林。以至麴閣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疏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於儀鸞殿。敕入弘福寺。譯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立等慈寺於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於洛州。並官給供度。敕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瓢接錫於法官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間。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憾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今古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尙能言之。而武氏攝於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於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

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遘。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藜。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吾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建文朝野彙編序代

自古天下之最重者。莫如綱常。此必君與臣相與主持而羽翼之。而後世道人心咸有賴焉。叔方少從先人之訓。每覽往記忠臣義士。輒正襟相對。感愴歎歎。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少長幸以柱下。忝侍聖朝。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諡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成者。請一體赦宥。蒙皇上俯採末議。特賜允行。蓋萬歷甲申之十二年也。近者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請。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於洪武之末。噓枯吹生。繼志述事。一舉而帝王之仁孝備矣。叔方陰伏田野。無所報稱。因隲槩建文君臣遺事。以竟初志。凡朝政日繫。月月繫歲。令次第可考。曰遜國編年。臣義絕者削不書。死與去者則書之。而官閫亦附焉。曰報國列傳。聞見相沿。而是非真訛。復相半者。曰建文傳疑。列聖之詔旨。與諸臣之章疏。業已鑿鑿見諸施行。而事始大著白矣。曰建文定論。以上雖出鄙臆。而不敢增損一字。進減一辭。總名之曰建文朝野彙編。昔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福壽戰沒。敕以崇祀。諡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卿。聖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由彙也。緬惟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卽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祕

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卽御史給舍。縋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奇弔古。訪求其故聞而搜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崖經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尙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混蹟緇黃。埋名傭販。賣卜絕域。痛哭深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將勸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已。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哀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猿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沉。英風黯澹。此豈獎頑而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諡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之編。成籍者未及盡除。幸惟聖明。實始終之。并以俟後之君子。

建文朝野彙編序

余少讀史。至革除之際。不數行。輒涕洟不禁。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余。余爲參互校訂之。嘆曰。一侍御何志之悲。而慮之深也。一蓋自由治世之史。直治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

亂而亂之史亦諱。革除之時之泯泯也。後世諸君子之撫拾也。與夫侍御之檢括而參合也。治耶。亂耶。可以觀世焉。吾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羣力羣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諂心。抹煞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曾幾何時。刀鋸尙暖。箕裘宴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充捩踰。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尙忍言哉。故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我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爲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大哉。文皇帝之詔也。革除謁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者尤有憾曰。「建文之不備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闕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綱。帝寧以區區廢置爲定。闕吾第患其久闕而乍完。水奔弦激。其所傷尤有大於備史復號者也。則聖子神孫。豫爲之計。以殺人心之不平。而關後世之橫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皇明世說新語序

昔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唐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倣之。爲唐世說。吾明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自唐宋以後。博采及於宋元爲語林。而皇明闕如也。吾友李節之性好異書。自國史郡史家史。以至山鑄冢刻。及稗官言。無不綜覽。因授臨川義例。排纂皇明世說。旣成。乞序陳子。陳子讀而異之。曰。「是書也。節之有數難焉。晉以清言爲宗。宋儒譴之以爲江左難端。吾朝懲咽已久。士大夫無可着塵尾處。卽有之。支許王謝安在。則甚難。郡國官師名姓位號。無一雅馴者。則甚難。二百年中。凡可笑可涕。可駭可愕。可思可記者。

代不數人。人不數事。則甚難。臨川雅好文翰。名士湊集。所著有典。叙有集。有徐州先賢傳。非止世說而已。今節之。撰自獨創。能召陸展。何長瑜。鮑昭。諸幕客爲助乎。則甚難。劉孝標之注世說。分引輿籍。皆出正史。外。其見於高嗣孫。緯略者。凡一百八十八種。則臨川所藏。又可知矣。節之藏書。幾何。則甚難。臨川宗室之表。以平西將軍都督荊州。知開府儀同三司。最爲文帝所愛重。授簡傳餐。物力饒裕。而節之才且貧。尙兀兀困諸生間。則甚難。雖然。假若畏其難。懷不敢出。則吾朝之風流文采。將遂化爲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大抵著書如交友。其始也難。合則其後也必久全。吾許節之必傳者。以此。節之嘆曰。甚矣眉公之知我也。吾雖不能上擬臨川氏。然以視唐世。說則加雋。以視語林。有宋元而無皇明。則加廣。劉何二公而在。度必點首。以鼎足許我。余曰。然。請序而著君之所難。以告峻。求於君者。

唐道徵文序

唐道徵性。地孤。直而目嚴。冷。自讀書。掩戶海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爲棋。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棋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棋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於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棋爲塔。相與兒戲焉。以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棋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序我文。以代紳

語」

王節婦完節編序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詠靡他之詩。或剋面引鏡。或勞耳用力。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茝不改其勞。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啾嚶涕泣。豈惟行洛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闈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袁氏者。司徒俞廷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齟齬柔嘉。弱笄婉孌。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韉施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綦履。尪坐膝登之側。減餐總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梟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令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嫠婦。任咸這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攬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摘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慚色。敢鑄琰琬。以俟丹青。

趙無聲全集序

唐婉兒從帳殿樓上品羣臣應制詩。紙落如飛。沈宋退而心服其鑒。郭汾陽子曖。集名士賞詠。昇平公主幃而觀之。李端探有佳句。內酬以異錦駿馬。余嘗笑爾時詩有定價。知此後世以經義取士。士嘔心枯髯。畢意於公車業。往往有技成而勿奏者。豈衡文家反出兒女子下哉。曰不然。文患不真耳。苟真矣。譬如書法名畫。好古者望而見之。氣奪心念。又如照膽之鏡。吹毛之劍。神姦避罔兩伏。則精彩相逼之極也。而何

况於文。趙無聲者。當湖之奇士也。余雅知其品落落。與古人爲曹耦。而未識其人。至是從燕邸以文見示。且屬其子千里外。乞序于予。予讀無聲文。所謂迷言質言。易言者。深乎秋蟲之蟄也。悠乎春絲之揚也。淡乎黃鐘之律也。迅乎馬駒之禪也。激乎孫真人之嘯也。秩秩乎王良之御。周官之禮樂也。文至於此。習者不覺而讀者覺之。卽讀者不覺。而文之精彩迫而覺之。古之馬仰秣。魚出聽。鷄解僧爽之經。石點生公之法。皆是物也。由此而推。律呂不足以格人鬼。則聲氣未通也。陶冶不足以範金土。則火力未透也。技不足以動主司。取高第。則文章之精采未真也。吾不知文。吾知以趙君爲證而已。或曰。子之持論固也。是不有命歟。余笑曰。黃葉止小兒啼。知其爲黃葉。則更啼矣。李廣見虎不見石。知其爲石。則射不復飲羽矣。目中無文。文中無命。而後文可以造命也。嘻。此卽趙無聲之所爲迷言也。有大迷者。乃有大悟。迷則質則易矣。主司無以難趙君矣。假令易地而入唐之名士席中。吾未知沈宋悉敵何似。卽李端異錦駿馬。其不落趙解元者幾希。

王辰玉全集序

昔人云。一文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今辰玉是也。予猶謂未足定辰玉。辰玉十六。和淵明歸去來辭。名聞京洛。二十。渺然人外。借予讀書支型山。因相與訂異日楊許碧落之遊。丙戌。予入山中。辰玉以春秋擢領解額。士子傳寫其文。如錄譜牒。摧頽十年。一切愛憎口舌。都復不較。戊戌。匍匐母喪。鮮華丈夫。枯墨如割久之。收召魂魄。粗復鬚眉。然性至孝。往往帖身束脰。檢護相國藥石。殆無遺。晷間以膳寢之餘。給賓客酬觴。詠弄翰墨。不知何緣。省治文書。撰述盈卷。精微光明。札札浮動。又皆附麗經典。半發性靈。度其才識。頗近於不可思議者。辰玉文成。恆韜在笥之祕。嚙臂灼骨。不以示人。曰。吾不欲以區區小技。投窺人。少年如驥子爭逐。鷄雛索鬪。博山中冷眼人笑耶。意蓋嘆指予也。予惟辰玉清。

遠簡潔。道義重而名心輕。卽古人辛苦立言。非其所急。矧經生言哉。然言至此。自不得以經生了之。凡人
之戰。一鼓作氣。再則衰。三則竭。辰玉十年不戰。何竭之有。是役也。辰玉無所見奇。但使海內知名之士。猶
得伏前茅而賈後勇。則辰玉故是左證。然辰玉左證既爾。何應兩度勒。次第二人乎。文有定價。毋乃欺我。

題禁鬱序

婁江袁在心。貧而才。所居僅護軍席門。長卿四壁耳。然深沉讀書。汰選公車文。甘苦偏嘗。不妄甲乙。至是
得諸名家所爲文。若干篇。文不甚夥。而雋永豐腴。心口競爽。是其禁鬱乎。余嘗讀古之食經。馬琬撰者三
卷。崔氏撰者四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者一卷。鄭虎臣撰者二卷。淮南王撰者百六十五卷。蓋人間之豪
幾盡矣。而以四時御食志及梁大官食法按之。則十不得一焉。天廚所供。豈藿肉家思議所能到哉。在心
禁鬱名是文。意蓋出此。雖然。以神仙沈澀視之。卽天子禁鬱。將無腐儒之餐乎。在心笑曰。吾曹經生也。
方墮功名鼎鑊中。未能如神仙不火食。第染指天禁一鬱。勝人間酸餽乎。請姑題數言。以俟世之舌頭有
骨者。」

紀游稿序

昔遊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遊也。客之舌遊也。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於
風。騷而陰實其裝於稠。橐施於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於季札。彼豈得其已哉。稅國之難。而巽迹以
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臥。季子之影。老於太湖之濱矣。今遊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于長氏
以爲遊祖。馬蹄車轂。凌競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耽長安中如深帷臥榻。青蓮有云。但識金
馬門。誰知蓬萊山。遊道之賤也。甯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界五嶽。欲以
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班於遊紀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繡。筆爲綵矣。立長

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於煙霏林霽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噪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嗜遊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遊。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遊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於雲梢鳥背上矣。候天下他日。遊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決莽之鳥。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下之食。桑下之宿。而托棲齋宮。遊人脫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遊倦矣。今且解車休馬。手王子記遊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題顧仲方詞序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遊於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閨情。各抒才韻。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蓋出其餘膏。剩馥。便能鼓吹詞場。遞傳千古。譜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幃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筆花樓詞序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齋廊。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績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况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吾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壇。未知鹿死誰手。

董玄宰制義序

昔人有云。一。手揮五絃。易目送飛鴻。難。其豔且嘆於兼技於此。此言不可以論玄宰。玄宰於學無不窺。涉二氏之津梁。究百家之宗旨。至帖括語出而一人驚動。余謂茲道求其皮毛。舞象之童亦能操牘成聲。索其神髓。白骨龍鍾。寢息魚蠹草芸。茫然故我何限。往往號稱英雄。不克兼躋堂廡之間。天地之外。有遺憾矣。玄宰文具在皮毛中。神髓乎。毋論其他不朽。卽帖括亦竟無能朽玄宰也。者若以一第故重玄宰。此又舞象其貌。龍鍾其袖之談也。不佞與玄宰同爲諸生。互執牛耳。不佞入爲史官。玄宰以中祕起家。不佞仗命南還。攜玄宰文實囊中。意將訂其贗者。於是嵩洛三吳之間。時有白雲紫氣。隱隱躍躍。則疑玄宰爲之。

評註表選序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李藏匿羞澀。不能解於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夫公車之業。雖本於六經諸史。然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望影而愁瞿者。况肯以其殘膏剩晷。從事於聲偶四六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翦裁。非才美不足以繡績。非韻習不足以節諧。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今舉子剽而讀之。人人稱良矣。然能抽黃擷白。如運風乎。舉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之而不能答。能低眉掩面。退而遊於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者否否。第曰。一。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一。於是空手枵腹。博戰於亡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豈六合以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會無有蒐羅鉤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一。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也。一。是表爲沈太史蛟門。蘇督學紫溪。所評選。其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離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二子有古書淫傳癖。每以學業餘暇。漁畋於四遊千古之間。於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之。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

於河。取火於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僑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寶讀是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題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閭。則此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雖雝肅肅。安重而寬廣。如蘧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皆欲盡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爲南宮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於百尺之竿。三寸之鈞。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瓶。出籙中數束。文燻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攜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台。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序董玄宰制義

予與玄宰。並遊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祖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矜。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遊於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於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於玄。詣於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牛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煙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於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熏鍊陶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牆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疏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

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溼。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鷄肋。而投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臥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父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若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鈔

爲公車業者曰。文不必程古。期於利俗。如寄花瓶中。暫時適用。無慮不密成名。速得志焉。乃大雅君子。謂未盡然。直欲兼六籍。并百家。而挾其精髓。以潤色鴻裁。匠心獨造。爲往哲傳神。此卽時藝垂不朽者也。施功厚而取效博。豈特振刷浮靡。先資成信。稱一時公車之業云乎哉。蓋修從事師門。飫聞緒論。諸所服膺于先生者。久而僅窺其一斑矣。先生天授絕人。自髫年遊鬢序。夙具龍章鳳質。識者不問而稱神奇。故所當縉紳倒屣。有司物色。壓國士者無虛歲。然雅性冲恬。逃虛避俗。不以一毫世利。望諸胸中。獨好古忘倦。日夕編摩於書。歷覽成誦。凡五獄二酉之祕。靡不沉酣。至其餘力。發爲古文詩詞。直與漢唐名家馳騁上下。旁逮臨池繪素。亦皆理解。解神遊入晉元人室。蓋左援飛獠。右格猛虎。世有兼材。何施不可。則先生所自得殊也。行文以古鑄。今以我鑄。古極其才情神識之所如。而曲盡文人之變化。始焉閱深偉麗。逸宕汪洋。信手自成絕調。而不可拘以繩約。已乃日就洗鍊。玄悟上乘。寥廓數言。收攝無盡。恢之彌廣。今則天動機流。融象會出。有而入無。殆由神工鬼斧。而運造化於筆端者用是。魁兩榜。對大廷。自館閣名公。莫不推轂先生。片語一出。爭光世界。人爲式而紙爲貴。其與異日金石諸篇。共垂不朽無疑矣。至論先生遭際逢年。則雖厚養徐發。猶然三十登壇時未晚也。會賈人請文屬梓。屬命校訂。爰付剞劂。以傳大都欣賞。具

在。又安知程古者之不利俗也夫。

周志齋制義序

萬歷戊子。上眷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之臣。往蒞茲土。側聞志齋周公。入領其任。某聞喜而加額曰。『是公某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前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南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消瘠存。雨師旱魃。又相與循環。而更噬其肉。此非可以區區條會文致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誓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徭。省弗經之費。於是三月而邑郡之聲樂減。不數日而江輔之戎寇清。何其易若烹鮮。而恢若遊刃耶。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一聞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平生。有如金石。公始出舉業一冊。予從容卒業。皆今之殿元焦君所謂丹鉛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改玉。則公之出其吐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勳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絺繪以爲文。簿書期會以爲例。此其通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郟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本於六經。嫡視關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走於筆端。彙而爲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窮。亭乎其若豐。颯颯乎其大國之音也。夫文者通於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相赴。宮商之相生者乎。分成進士於世廟之朝。於運爲午。昌厚博大之氣。公一稟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屐泰岱之峯。濯纓泗水之上。目饜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磅礴而不散。孕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吏。未有合傳。予故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合而爲一人。有如公者。豈特垂式海內之多士而已哉。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羅公令青溪六年。北上計還邑。太宰按牒奏公最於朝。旋奉璽書。敦趨召公。父老子弟。相與遮留郊關。車

不得脂。馬不得鳴。公爲停轍。舉帷慰勞之。涕淫淫下。自青溪有令以來。邑父老子弟。未有攀留彌道。若斯之亟者也。蓋青溪非他邑比。松爲里千四百有奇。而屬邑惟二。議者以西北一丸地。礪民瘠。捍罔嚙稅者。往往望爲逋逃藪。若窟兔而穴鼠然。於是更創一邑。雖靜伏方偶。以比於華上。如孤臣客卿。乃兩邑委其艱難。而貽之清溪。則令君實肩之。公甫下車。曰。『茲邑草昧。其民嬰而未孩。其氣驕稚。譬諸兼管之灰。旋生一陽於黃宮。未有以煩燥而急促之也。吏貴廣平不苛。我豈矯矯擊鼓而暴其名者爲哉。』公所任。催科懸敲。朴不用。鄉賦長及期而賦。堂阜之前。先後趾錯矣。未嘗緣畝而履。邑里之肥瘠虛實。若數齒指掌矣。羣胥抱牘而立。公恥爲鈛箠。第兩睫所燭。如明神天帝。胥且心語。不敢爲奸矣。逢掖受教者。非人人具几案前。然載色載笑。風行而雨潤矣。往歲凶。他郡邑不逞。折枝而起。幾欲遁從潢池中。博一生。公亨鼓不鳴。百姓閉戶。州守無譁矣。直指部使而下。公未嘗飾廚傳過。爲罄折以乞言笑。乃薦牘旁午。上天官民。必手屈公矣。公雖才。何以每事遊刃。卽遊刃而治。何以垂六葢而略無幾微之倦於勤。公江右之偉人也。江右自陶九淵兄弟。首倡大道。匡廬白鹿之間。士大夫相與講明金谿之學者。迄今懸如日星。公茹其華。發爲高魁。而又出其精實者爲吏。以立脫青溪之穎。有以也。且今之批龍鱗而廣鳳鳴者。非半公之鄉者耶。公豈素負名節。而忍自後於鄉之先達。試觀天下漕粟十萬。無歲不仰給東南。而東南亦歲歲困水旱。甫出馮夷之腹。而投之焦釜。朝廷喉領且岌岌殆也。舍親見公。日夜露禱。無暇休沐。且飯。狀則今日進。而所懷諫書。奏臚甯復有亟於此者乎。予友朱某。子姪某。爲公棘闈所舉。士以公師弟間。屬子爲文。請逡巡從。與一挽使君之轍。予謂爾無以情故強公。公目擊東南疾苦。恨不能縮地見上。而父老請蠲請賑。亦欲亟得公之一言爲快耳。且爲使君駕車秣馬可也。於是兩生聞予言。不得已釋公去。從諸父老後。稽首再拜。而送之河干。

題素位編序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株贈人。卽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予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於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藉凡盡。惜哉。棄爾濃豔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遊。二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我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予之文其從而下乎。

題李茂承詩草序

詩者。千秋之物。今山人遊客。往往借爲筐篋。以通於朝士之籍。久之營二窟以居。利與名兩收之。此詩道之辱也。而吳猶甚。吳先輩如文太史。祝京兆。王徵君。及吾卿何元朗兄弟。其人與詩皆成一品。所謂白鶴雲中。朱霞天半者也。今吾輩風流委頓盡矣。余恥不復譚詩。而惟與李茂承焚香論茗時。少旁及之。茂承胸中灑灑。志欲爲古人。其畫師黃公望。字師王右軍。而詩則非開元大曆。不着口吻。蓋自會公中條先生。婦翁亭林先生。皆以法書名畫。冠冕一時。而茂承身處魯衛季孟之間。遂能兼善二家。直窺三昧。文祝而後。寥寥目前。大雅未墜。僅見此人。茂承志士也。未嘗以熠耀之光。而爭蜉蝣之譽。乃詩名已大噪矣。越間攜李許君非熊。且欲梓之以傳。只今侯巴已在。何必後世楊子雲哉。

題李茂承詩草序代

昔人論畫。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宋畫院待詔諸君。以粉墨賈寵。雖間有名家。然於米顛倪迂頽頽而稱伯仲。則難雁行。蓋兩公以清虛寥廓之意。不能有所寄。而稍稍露于筆楮之間。非俗子所得而望其藩。

籬者也。夫詩亦然。李茂承居恆夢寐古人。非唐響不出口。言必開元大曆間。性不喜氛垢。時復杜門焚香。如枯禪老衲。是真得大雅之滋味者。搜奇覓句。情境所合。戲作山水一縑。以代臥遊。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茂承益兼之。余嘗謂茂承高逸。故自有種。君家大小將軍。及成而下。繪品絕代。而青蓮老人之詩。挾風雨浴日月。空千古無兩焉。迄不綫之傳。合而爲茂承。可謂隴西子孫。不潰家聲者矣。余故三嘆而題之。

雕蟲草序

昔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托之好譚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巳。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於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巳者也。吾友范長白。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藝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匯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魄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始。其于弼嘒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白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鐔也。東南寶氣。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聞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上。罔兩翁張。其尙能進而從事於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叔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譚鬼神之神者。幾希。」

紀遊稿引

余之遊於方內也。潛若篆龍。俛若拱鼠矣。至於徜徉山水。微露本真。拾松毛。鑿泉脈。甚則跳擲巖澗。飛行樹杪。遊侶嘲爲老猿孤鶴。予不能解。每欲勸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屢瓢螺鉢。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

拭湘娥之修竹。庶幾謝觸道機。開豁醉夢。求之吾黨。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狀亦修偉。所謂魁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而交。謹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恆嘆曰。男子挾弧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閨闈。作鬚眉婦人也。吾視五嶽。直螺贏之實耳。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象於筆端者也。昔昌黎遊華岳之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王玄仲登蓮華諸峯。至約寺僧。以煙舉爲信。古人之艱於遊如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履。千巖萬壑。縮地於掌。號之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臥遊者日益廣。昌黎諸公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王辰玉四書義序

辰玉自十五居京師。有才名。落筆千言。風旋電走。其爲文奇矣。然其居恆讀書。深心湛思。冰凝蟲蝨。以候陰陽之變。又負志節。其意直欲追配太上之品。非特耦於古人而已也。乃其爲人。則斤斤檢押。一寓於庸行。而不敢爲弔詭。以驚時俗。常曰。雉卯之伏於地也。雷彌震。入地彌深。迨數千年而後。化爲蛟龍。聳鱗動甲。衝山破石。如度纖塵。人之鼓屐而登峨眉泰山也。其山在雪中雲半。非不可以縱心送目。然蠶桑耕稼。惟甫田平隴之間。使人習而安焉。故辰玉之文。悉汰世之所爲。蜉蝣熠燿。以翕聚而後發散爲奇。是以海內淺知王生者。異其文。深知王生者。異其人。夫生磊磊落落。天下奇男子也。豈不能冢筆焚硯。掉臂而踏白雲。而乃戀戀一蟻蠟功名哉。彼蓋有所樹立。思一見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昔范少伯破吳霸越。狎五湖。乃悉裝輕寶。身自力作。三致千金而散之。非好高賈譽。借賈豎之行以遊戲。而呈技倆。英雄之不能挫心埋志。大都如此耳。嗟乎王生。今天下而有盡知范少伯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前北溟草客。僞爲生

文。又僞蒙以不佞序言。茲稿辰玉從長安郵書屬余序之。故題以授之墨卿。

題陳敬夫懷椿堂稿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絕無今人士紉衣之好。披短裘。沉沉土牆中。僅以三寸舌爲弟子師。歲易殘糈。以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夏金石。往往出草萊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屬者歲奏賢書。屈四指而問若何。口氏則敬夫儼然改玉矣。今讀其文。筆花墨霧。言言五色也。人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成。子雲未爲執戟。僅以草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敬夫者也。敬夫自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母氏。以至今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戶。虛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敬夫拔俗之韻。雖恥與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必有慟於母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之價。揚四海而報九泉。蓋其素盟哉。昔人以親迎而廢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之用心也。兩山魏君業嘗館穀敬夫。相懂如椒蘭。因述其所以魁多士者繇此。故特乞言於予。因題其文曰「懷椿堂稿」。

擊筑草序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絕矣。卽鑄劍之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採古鐵。久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德合。然後翦生人之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皮以毒之。劍成矣。相諸名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劍乃可出。蓋烹以猛火。拭以流泉。取諸既濟。是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通於劍術。若范少伯。聶隱娘。張仲堅。及乘厓諸人。恐海內當自不乏。特以天子有道。不敢一露其伎倆。故耳。元裕咏歌先生。逢衣而游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生。有才名。志節意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幾以蜉蝣而撼虎豹之牙。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荆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憤憤者。托之詩歌。故其聲壯而中商悲而

飲羽酒酣耳熱。元裕一奏予前。此何減燕市擊筑之音哉。予聞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元裕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亡是公從。吾拍雲璈。炙玉笙乎。今元裕蓋以鑄劍之法。以鑄其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夫容之色遠。而望之若虹。元裕雖隱隱名山中。神人道士。且拍鶴而下視之矣。元裕其善寶諸。

國策臚序代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治世。任策則治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於聰。國人從之而愚於兵。卽其所自號客卿者流。三寸之舌。沸於波濤。七尺之軀。閃於轆轤。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今自窶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筭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讎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之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於鼓琴鳴鶴之暇。芟剝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右經而詘策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枋。始於七雄。迄於四豪。皆以狙詐相象。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爲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峯。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於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呈伎倆。於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輓轡舌。顛撲半生。譬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真人符籙。則千奇萬怪。跳梁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文而窮於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母與子由弟。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游關中。宋三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

題南遊稿序

今諸生譚詩。百姓畏而逃之。如魍魎魍魎之影也。然滄浪之歌。茅苴之篇。出自童孺女紅。世不以怪。而以責諸生。諸生何負於詩哉。吾友欽之家。故貧。迺其父太守公多藏書。欽之受而讀之。春秋無輟也。而好詩特甚。秋冬之交。與徐長孺爲白下遊。才閱月而囊中之詩草五色矣。探奇弔古。故其言感慨而傷懷。往復投贈。多騷壇酒罈。故其言嫺雅而佳麗。好談飛仙老禪之玄寂。故其言間澹而清真。欽之篇篇奏之余。卒讀也而笑曰。「夫子也。逢衣爲諸生乎。而詩若是。越樽俎而代之庖哉。雖然。庸何傷。詩性情之理。嘔肝枯髯。以傷天餼。轉更伐也。今興與象。方在離合之境。來遊來歌。矢而出之。譬笙琴琴瑟。激自天籟者也。」夫詩以天籟鳴。其亦有山川之助也。夫吳立夫有云。「胸中無十萬卷書。目中無天下奇山水。必不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靜嘯齋集序

予得董遐周集。讀而樂之。蓋詩人滿天下。而性情之音希矣。遐周出江東名家。氣韻清拔。不屑羣碎。伯兄

儀曹慨然愧嘆。以爲不如十五吐句。震鬻坐客。時甫帖括未暇。橫心爲之。已復善病。遂逃於詩。遊聞之後。幽怨孤憤。篇咏間作。舅氏茅水部以溺詩爲戒。不能止也。詩者性情之律。呂當其情境相觸。如風與濤。并氣與竅發。雖欲不詩。而不可得者。卽作者亦不得而知也。如謂詩而可已。則必不飲。不食。不言。而後可。夫不飲不食者。蟬而曳爲鳴。不言者。蘇門之孫公和而激爲嘯。蓋至人能化情爲性。而不能并化性情中之聲氣。盡歸於烏有。故文士之歌咏。與匹夫匹婦之笑啼。其不能過均也。遐周性既寥廓。動復德矩。出其兼才之餘。自能掇拾高第。克荷門業。豈以帖括廢詩。大要遐周得性情則言。不得則止。故其言清真幽澹。高邁孤迥。不洗汰而潔。不摹擬而肖。詩賦四卷。而三楚六朝四唐之變化盡在。是此詩之丹也。每嘆近者詞家之論。謂諸體不備。集不大。通人姓字不臚。載集不行。篇什彌多。去大雅彌遠。總皆爲情性失真之故。若本之性情以求詩。英雄之心必深。吉人之辭必寡。笑啼必切。光景必新。如西方聖人。第收其耳輪目廓之位。而六根互用。神通百出。雖巧幻師望而却走矣。吾何以知其然。得之遐周氏云。

居廬集序

吾師芝園集業已懸國門之金。貴洛陽之紙矣。及是以外艱廬於鳳凰山下。攀松而悲。聲達林莽。聞者曰。此真何氏白楊巷耶。四方弔唁者。非磨鏡自齋。則束帛自問。三年之中。門無虛轍。而又。有乞言於吾師者。踵相屬於其廬。吾師一一撤淚以應之。檻成鐵。筆成塚也。某嘗縱讀其居廬集。其悽惋者。如丁鶴唳。空霄濤。泣月。其痛快者。如三軍縞素。文氣飛揚。其位置嚴整。如項梁以兵法部署。口口其聲韻斷續。如冰山麝旅之悲。孤舟嫠女之泣。蓋異音而同悲。異調而同絕。非吾師出之以至性。達之以兼才。觸之以實境。寄之以諸體。其誰能描寫摹繪。一至斯乎。口口之文。喪禮居半。而其詞最工。典則辨麗。易水之歌。變而口口。使人涕泣沾襟。去不復顧。故曰。噓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吾師居廬集是也。昔王哀授經。

門人。蓼莪之詩。輟而不講。吾師情寄乎言。使某弟子輩。得因諷誦之餘。以求作者孝思之遺意。較之王氏門人。不得多矣。故退而爲之序。

詠物詩序

詠物如寫照。不在形而在神。亦復如臨帖。不在點畫而在波瀾。然寫照之與真像。臨帖之與真蹟。則又遠矣。夫古今詠物律詩。惟杜少陵不遠不近。若離若合。使事精敏。聲格沉往。無論中晚唐。卽六朝諸公。未有與之摩壘而問鼎者。信乎詠物之難也。吾師富于才情。博於綜探。其名山之藏。枕中之祕。某不能窺其萬一。而時一感興。達情賦物。遂得古詩二百首。能使萬狀莫逃。六鑿翕變。色空映帶。氣韻相生。蓋言言故實也。亦言言秀可餐。翠可滴矣。東坡之爲詩。須飽參然後臭味乃同。何止梅花詩。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今不肖爲吾師下一註脚。正口非拜參往時者。敢不能比於孤山處士。要之吾師之詠物。真不愧何口。口部可外哉。

鳳凰山房稿後序

古人有云。一文不容僞。以氣完爲主。韓柳之不敵。勝在氣耳。某束髮從師。旁坦席受書。蓋吾師之文。經緯相組。宮商相疊。縱橫出沒。莫可端倪。而大要以氣輔理。以筆端之甘苦。輔先輩之矩矱而行。吾師名日籍。交道日益廣。出則公卿侯門。賢者詣席。居則問字贄文者。踵相齧於門。流水之轍。如山之牘。他人分應不給。而吾師談笑整暇。以副之。暇則閉門下撓。手一編。竟丙夜不輟。或負笈裹糧。以舫艇至鳳凰山寮。焚香端居。落筆如風雨驟至。烟雲爭色。今所刻諸草。特名山之副云耳。夫天下大川。莫如江河。江自岷山積石巴蜀。以及吳楚。黃河則自蠻夷荒忽之地。由崑崙星宿。伏流萬三千里。而後入中國。蓋渾淪滂礮之勢。直與元氣相爲始終。蓋非獨其氣昌。亦其源深也。吾師坦衷直腸。遇事無巨小。皆光明磊落行之。舉當世

莫有摧其氣者。以拔俗不屑之韻。排衆敢言之風。翕張變化。發爲文章。經生墨士。自不得不望涯而返。卽繇此主張之爲理學。藻飾之爲詞賦。發揮之爲制誥奏議。江河擘脈。分於四瀆百川。雖善沒者誰能測師之津涘哉。斯文也。兆足以行矣。故拂末簡而爲之序。

雙魚編序

吾家護軍席門。多長者游。而其後太丘潁川之里。時聚德星。古今交籍之盛。未有過陳氏者也。而仲舉縣榻。孟公投轄。其書往往爲人藏去。稱驚座公。故竿牘家亦未有過陳氏者也。余少而從海內先生大人遊。晚始悔之水一瓢。易一編。支離偃仰。與老農病道士。嗒然班荆據梧之間而已。而客之迫而迹者愈甚。乃自隱於鴛鴦湖。以教誦爲樂。因得交於明甫項君。君名家子。所交多天下豪雋。其援豪而報如山之牘。蓋小可爲晉人致語。而多可至穆之數百函。夫明月照夜足矣。何必金谷纍纍六斛珠也。然明甫之片楮。出則人人挾以爲寶。雖欲檻不鐵。筆不冢。明甫能乎哉。昔索靖東七紙。晉王平南虞日不去手。永嘉之變。乃四疊綴衣中。度江。趙文敏以鮮於困學。名奪其上。每以已書十道易一帖。得輒焚之。然則余與明甫。將何從也。明甫才太高。名太噪。其竿牘將日益衆。異日如余畏客。思逃而之於寂寞空山之中。而是編在。客有沿流而問津者。雙魚編又爲武陵桃花矣。

玉鴛閣詩集序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廓烟銷。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祕枕異書。結綺名士。陽春賡和。鸞鳳鏘鏘。子夜千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窗紗。蚤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豔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祕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而奮飛。柏子爐寒。茶萸珮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於烏絲。幸綠字尙縈於蛛網。是用收遺文於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於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文苑豹斑序

予於崑山有讀書臺。干將山有讀書邨。秀林山居。則在季孟之間。近買艇做玄真子天隨生故事。釣竿詩卷。往來三山中。而於干將尤數。蓋貧與沈裕父周旋耳。裕父結茅巖曲水竹花藥稱之。而喜讀異書。每當織林月出。羣峯雪霽。與余杖履相偶。坐蘚石臥花茵。或間出家釀及園果以佐譚。譚則裕父罪罪如屑。其言皆有根抵。貫串古今。經緯方內外之事。由學博而識老故也。久之出文苑豹斑見示。索予序。予迺知裕父帳中之祕。蓋在是。夫處十不讀書。與老農牧豎何異。有如裕父沉湎文苑。真能組繡煙霞。繪畫泉石。干將山以裕父重。非以山重裕父者也。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元次山以雲陽有譚子。曰。吾則往而家矣。予且老。著書已倦。但願冠籜衣。紙白牛。驂乘童子。挾文苑一編自隨。有疑義者。則質之裕父。未知天壤樂。何以勝之。淵明次山有靈。將無妬我。

谷響錄序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做人天之觀。因走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襪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縑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不惜狼藉。乃以前後宰官居士。

及和尙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之。題曰「谷響」。留鎮山門。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儘意拋撒。如泐口煙波。峯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濂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黜聽。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叉手躬身。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詩經類考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其多能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少嘗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至困也。古尙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筵下。諸儒執詩辯難。鋒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出等。察舉署吏。其惇師老德。入屏不趨。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若武帝之於申公。光武之於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甚。山澤誦詩之士。非負笈諮請。則閉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自名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門別學。前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矣。然屬詞連類。繁稱醜引。自不得舍三百篇而別爲之祖。我朝重經。與前代同。第詩取帖括。得雋而後旋。卽吐之。孝廉沈仲容獨否。嘗撫然嘆曰。詩者思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春秋卿大夫交聘。隣國以微言相感。醕酬之次。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有子太叔。是已。其次韋孟王式。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爲辯難射名干祿設也者。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然後砣砣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於經猶有市心。宋廬陵臨川與眉山兄弟。退閒無事。但以意解詩。而鄭夾漈以爲實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草木魚蟲。疏而稱廣之。其意以仲尼多識能言爲宗。吾論詩亦

然吾於三百篇。飲食夢寐。不忘於懷。能解解之。不能解。則假道於小序。問津於箋疏。訓詁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迭搜博采。聚而爲竹頭木屑之用。久則屏幙帟帙。牆壁甕牖。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趙長君詩細品。成公詩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又不自名其多識。第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深矣。

孝經序

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涑水氏專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詞義深奧。讀者輟焉。此吾鄉沈翼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門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烏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令佛老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下頒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於威烈。而迄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

功於網鑑之過去者也。陳經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於網鑑之未來者也。吾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諸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惛惛思睡矣。一恨也。王莽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賈似道之流。書爵書官。於義安取。使讀者眼裂髮指。蟠結憤懣於胸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強半出於雜家之小辯。宋人之腐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古出。學問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力以挑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可謂詳矣。要矣。大矣。而無憾矣。不甯惟是。性情薑桂。滋味鹽梅。少則染指於片鱗。多則快心於五鼎。吾且得史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我莒而口。呿。屏人而足。嚼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垞椒蘭。人羸帝羝。臭同鮑肆。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蹀而走。不出戶庭。而穆王八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睫端掌上。而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則天古命我矣。天古爲督學洪洲先生孫。濬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著述。而天古以孝廉繩其後。慚謁有司。恥交非類。部署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於蔡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於劉貢父。屬三國六朝於劉道原。屬唐於范淳夫。會萃拮据。非朝伊夕。而天古獨賈一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精華。上呈黻辰。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之者哉。聖主留心中。學蒿目邊防。若置公於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甯渠出賈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全史。不覺爲天古三嘆。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

家以理學攬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揜撫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用於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遊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於聖賢之仁義也。其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插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術師相破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文。劉之高宗武后實錄。平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於子長。自昭至平。全資於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猪一龍。非虛語已。班之病病在襲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密。史記之妙妙在疏。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表若書。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據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脊七八種書中。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會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義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胆力筆力精力。空古今天地無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瑜瑕。苛責不少貸。太史公非大叫負屈。則鼓掌大笑於地下而已。甯屑樹三尺喙置辯哉。今學士大夫腹笥筆吻。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於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詼諧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古。太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之例。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於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既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斬蒯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紀。皆博士

褚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釋太繁。評騭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蒼其上。少年讀之欲眩。老輩見之欲嘔。予友黃長吉以監本式。合吳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遠神。正如張僧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鄴侯之振鎖子骨。珊珊有聲。善本至此。豈獨藝林之金篋寶笈。抑亦龍門氏之功臣也哉。故樂而爲之序。

洪武正韻賡補序

聲爲律。身爲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爲一分。虞模麻遮爲二。惟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賡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笑。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予未悉沈約故耳。昔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爲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鐘山應教詩。非靈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於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賡註之。采壁孔之遺文。汲冢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稗官者。流賡釋無少憾。辨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於七十六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於若干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賡爲目。借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祕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械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曾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諦讀之。如蔡

中郎以豐爲豐。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凍水漳水之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其賤補之謂矣。若使楊先生此書成於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於身後。楊去奢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賤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挾洪武而行。乃正韻實仗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羽翼聖朝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楊去奢著正賤韻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荐乎。卽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容也。少游無咎。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歿。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爲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瓣香。敬上會南豐。長公亦未之強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驛。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柩歸窆華山下。及其躁於求薦。則贈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愼靜。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蓋長公非獨憐才。又酷知人情之死生痛癢。非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於道而不

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飯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櫻健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礪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齊名並轡於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常之願爲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授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兄簡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孫萃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畏友也。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廖明略。詞賦友也。陳伯修。患難友也。其他如曇秀。妙總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誘掖而獎借之。驂駿坂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或以遇兵燹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其購訪海內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牧齋太史氏。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叙。

文娛序

往丁卯前。璫網告密。余謂董思公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龔地啞。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興。雷轟霆鞠。後生輩重趺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韉。而擘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癖柱下之五千言。毗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劫。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祥之援琴乎哉。余曰。寧唯是。開元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畫鬼神於東都天宮壁。以資冥

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縷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鑿。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於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於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駒駒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壻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於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歿。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於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卽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鑿。其間有奇節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互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而得列於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汝汝。晦之象也。若本有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於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不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往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藝。誦法毗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脈。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笑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撰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盤矣。范爾孚助之貲斧。游北雍。大司成潁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貽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毗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皆黃茆。白葦。獨思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祕哉。季苑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覲親輦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熱貴人相交關。策蹇南還。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印而已乎。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泖上甚數。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詘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即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向玄宰商略金題玉躔之事。

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於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斑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流離瑣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尙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撰也。大宗伯典三禮。敕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尙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豔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盟藝壇。李本甯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己丑讀中祕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鶻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袁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旄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贖。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鷄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贖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卽弇州會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卽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於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家孫庭克意料。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爲己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卽推去。曰。就中無甚祕密藏。不必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

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手。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於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於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卽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尙留十一於千百者。非公柱桂之力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當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於府中。東夷弄兵於輦下。士大夫震讙雷霆之威。局脊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尙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甯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干卷。曾經宣付史館。尙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庭梓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鬻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歎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攀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缺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弔衰。候蟲之音耳。君綺歲爛公車。言冀綜古今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草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遊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

子遺跡。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唏噓。寒幃停騎。播之詠歌。與山川相嘆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遞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於三教。總持矣。吾愧君。君簡練淘汰。彌采彌練。穴必虎子。珠必龍含。吾愧君。君交遊遍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養仍。張幼子。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孝友忠信。好爲德於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疏。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日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檻鍔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棘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干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煙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髯營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矯於病而謝舉子。以放於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縹。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暎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菖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

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挲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恆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餽冷箴中。而桐鳴爨下。卽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恣諸王公。而微與其權於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遁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古今粹語序

余遁峯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祕典。僅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陳君。論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鈎棘僻澁。標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強而不快。喉嗑鬱而不舒。卽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爲。於是掊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於文字中。蓋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獐之嫚罵。非狹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者。如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曷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蟲鳥之篆。峒嶼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脈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耳。張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精鑿。故此選獨嚴。所謂寧爲賞鑒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檝柸火。擁曲綠床。煨芋斫朮。迥然人表。久之抽裏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甌餘漫錄覆視之。遞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否。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噉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蹴跋詞場。於少年無兩。居恆閉關縱讀天下書。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劒冢刻。牛蛇鬼豕蟲魚之奇。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綱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豔有餘。而深遠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軒斗媵觚。卽最號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於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頽首而就千秋。卽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閱辨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卽裴僕射談名理。張司空談史事。不能以塵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侯。而康侯固徵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日爲百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做蘇門子。噤然長嘯。數問不對。康侯其奈我何。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瓊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於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於古者。發肱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僂。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於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絨局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僞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贖。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六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天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罌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槍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腹如瓠。丹砂綉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挑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澀。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恆時。憩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筍饋予。予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鹹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藝錄序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夭壽。毫髮無遁逃。降而至於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端有眼。眼中有瞳。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否。甲乙豈品藻出兒女子下哉。長興長孺丁先生。文章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拳弛口。縱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間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真。張懷瓘。而裁覈過之。昔山谷居涪上。好批駁文字。自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假令先生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沉山澤間。僅僅於故紙堆中作考功令。尋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此僅勝於神仙爛柯英雄。結帳以自消暑影而已。讀其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詼笑嘲譽。起慢世

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藝林之裘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質之先生。

劉無競程墨選序

往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聞其仲子無競。文采氣誼。與無侶頡頏。詞苑中嘗委心陳子。而恨不得寘之塵尾間。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佔俸。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鏃。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石史。如從法駕。前鸞後衡。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真精神所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王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適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九峯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獨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噉齧。鹽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子不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潔。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雪髯猿也。怪則散花菴平天硯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菌菌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靜深。則黃海也。九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卽文亦吳趨也。吳不能當天下十之一。可奈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興亡。與晏嬰蘧瑗公子荆言。則見微而使免於難。非吳之閱覽博物君子與。陸達夫詔作催妝詩。援筆立就。辭甚美。宮人宋若蘭姊妹。以其吳音才捷。作詩嘲之。達夫報章。六宮大昭。別賜宮錦。楞伽餅。睡盃各一。一時海內才子。不得望也。而吳趨顧可忽乎哉。

代嘯序

蘇門山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士窟。夏編草。冬被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嵇阮輩。爲鹿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大意在於保耀全年。故一概托之乎默然神農。虞夏之感。歷落胸懷。眉目。覩夫曹篡馬奪。諸名士駢肩而爲隸。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逸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延友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洩。細不沉。則肖嘯之似也。葑蕀柔撓。澎湃奔壯。橫鬱滔洄。繚眺清昶。則條其嘯矣。皐蘭猗靡。修竹嬋娟。吟咏發散。絡繹韻連。滌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歌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有光而能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漆善。畫自。寫孫阮對嘯圖於行障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谷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於鸞游鳳噉時。試一傾耳何如。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逋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甯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剪茆椒。築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孝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鷺嶺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有數點。臺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偉籐。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隣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於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迫往視狀。如孝子言。而其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

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於靈運。杜審言之於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於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會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探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孫楚。惟探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嫺古文學。詩歌大喚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實。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惟嘗省覲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絞衣。控匹馬往來。關吏侯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於人。其居恆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於文。正如珠藏於淵。而欲緹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鬪。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天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處。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甯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泛泖吟序

梅墟先生嗜奇好古。有道之士也。家鴛鴦湖濱。饒蒹葭。鳧鷖。水月澹蕩之觀。客嘯漁歌。風帆煙艇。虛無出沒。半落儿上。予以爲若欲呼野衲而泛斜陽。無過此矣。乃先生獨於甲午秋。翩然航一葦來雲間。湘籀錦

囊所襲金石古文奇字不可勝紀。予肅入寶顏堂。雄談滿座。佐以詩歌。往往有峯頭笙鶴。霄賓霞侶之奏。曰。鴛鴦湖不堪濯纓。三泖者故秦由拳縣也。吾欲於此中擷蓴膾鱸。一識孫漢陽袁相國及陳布衣。霜白酒香。簪菊枝而別。吾無所復汎矣。于是吾輩皆舉觴觴先生。先生矢口長吟。言言五色。昔張志和樵青。釣董唱杏花歌。陸龜蒙浮家汎宅。日逍遙於短笛殘鐘之傍。皆有題詠。顧未曾一至泖泖。今有周先生詩在。豈非山川之大奇哉。予自是手一編。枕沙上鳥。聽其歌而休焉。樂哉。所謂永矢勿諉者也。

善惡報應圖說序

予得善惡報應圖。以授夢蓮兒。兒從先生解歸。而挑燈向祖母榻傍讀之。余復稍爲指以禍福之說。曰。小子志之。夫禍福之報。至于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古人不云乎。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心既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多餘殃。此善惡報應自然之事。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爲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人而爲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此善惡報應之卽事。卽理者也。曰。善且不爲。而况于惡乎。此其說空矣。而實導不肖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其說精矣。而實塞賢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真識見也。曰。勿以善少而不爲。勿以惡少而爲之。此真入頭也。曰。他人僞惡。吾獨僞善。何爲不可。此真担当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真覆載也。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真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逆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真報應也。曰。聖賢禽獸。曰。禎祥妖孽。曰。囹圄福堂。此真圖像也。噫。此吾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者也。小子識之。

『于是不肖轉而請諸士大夫刻之以示同志。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而皇甫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人各一傳傳各數行而止矣予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祕悉取二十一史之長篇旁獵孝義文學方技之具隱德者哀爲陳氏逸民史既成四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而人蓋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有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老如杜瑛遺執政書張特立居官之政非苟爲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於表見其所長是故負巖穴寶之寶編草茹芝之叟若滅若沒收采闕如至於感憤用壯忠義顏獨或仕宋而隱於元或仕元而隱於明此與殷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往略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禕所作也二公奉詔總修凡天下有闕史事者下郡國長史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以致龐雜淆亂其他多人動至千數皆溢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一二取徵則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明之首其間弓旌輪轍之迹寂然而鼓鼙劍戟攘攘宇宙一切哲人遯士指冥鴻以高騫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塗耽圖史其耿耿者甚則吹笛痛哭於空山之顛脫蕤湛溺於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之而亦不復自名其何如人嘻可悲矣幸而不泯者賴有郡牒墓版與稗官諸家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悉爲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之勳勒犧尊而繪麟閣走象譯而播鷄林卽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或輦金輿壁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山稿澤癯舍史而外誰與賁松蘿之色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噉名者而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痕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子輯隱逸補爲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迹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逝流音尙微觀者或有取於斯焉』

范忠宣公集序代

驚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校忠宣公集附之。而爲之序曰。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
 丞相韋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
 年。上自天子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峻里婦。武夫悍卒。四夷皆知其名。公盛德大業。自不必待集而傳。
 第公生平銓別人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排。以至請祠竄嶺。感
 愴萬狀。公一一寓之集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予又於語言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暗與文
 正合者。初文正薨。家貧。公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文正之蠶鹽蕭寺中。以待御史排濮議。斥大臣。納
 告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爲諫官。自爲布衣至執政。所得俸賜。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
 知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輳而至。大類文正之捨宅建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歿之日。幼
 子五孫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略慶陝。賑饑民。哀枯骼。勸朝廷無生邊事。大類文正之爲將。入
 典平章。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類文正之爲相。其
 他或慷慨廷論。或委蛇奏牋。引誼據經。率然而作。必歸於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潤。凱切和雅。卽置之文
 正集中。不能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宣之謂乎。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輒能正席
 講說。剖析如流。旣登皇祐進士試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名世公輔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目之。而公
 益通顯。以作者自命。凡禁林典敕。及當代名公巨卿。金石碑版之文。悉出公手。其聲價真可懸千金。而照
 四裔。自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卽韓公子忠彥。歐公子棐。富公子紹庭。紹景等。雅有才行。且不能
 與公抗衡。而稱鼎足。况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識。子弟偶博青紫。詫爲成材。而晚生後進。粗紹箕裘。亦
 不復有臥百尺。翔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爲宰相。集中自警自砭。皇皇如不及。卽涉羊腸。脫魚腹。嶮巖

欲死。上不懟君。下不怨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慰。若忠宣者。是古今真父子也。或謂父有文正。忠宣故應爾。魯直不云乎。「文王割烹。武王飪鼎。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忠宣賢於人遠矣。據公狀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十五卷。今合之。總名忠宣公集。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范氏一家言。此實藉當事者之寵靈。與共事者協贊。而成全書。驚特爲之。董其成云爾。」

倪雲林集序

昔秦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於延陵。雲林倪先生者。稱倪迂。又自稱癩癩。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秦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於傭。而屈指倪先生矣。先生高枕臥清。祕閣。洗拭梧竹。摩挲彝鼎。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於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世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然。詩如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先見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竇。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之勁。卽置先生於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予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步帖瞻松圖序

江右負匡廬彭蠡江山之秀。不以名郡。而故獨以材勝。號豫章。其鄉有隱君子。又不以豫章名。而顧獨號松峯居士。松峯者。孟修周君之尊公也。孟修以鄉進士。教授樵李時。欲迎公邸署中。公謝曰。「吾雖慕葉

尉而性好泉石。盤桓萬峯之上。採松花。拾松實。清風謾謾乎其掠予而來也。宛若置我於笙鏞韶濩間矣。翁樂甚。無以我爲念。乃孟修終不自得。讀書隱几之暇。其夢未嘗不與公俱也。中庭有梧。據而幽吟。未嘗一日不搔首西望也。於是復繪爲「陟岵瞻松圖」。紳裾以下。咸矢歌而和之。將緘以獻公焉。余惟陟岵者。魏孝子行役之作也。其夙夜廩廩。愁苦惟悴。大較與苞栩詩人同。若孟修優游清朝。何所不適。而顧自比於陟岵爲。今雖匏繫藤土。籍不及歸。此不過鷓一枝。鵲一巢耳。若其進而簪筆承明之廬。濯纓清華之選。譬之於松。承沆瀣。夏日月。黃鵠嗽其巔。兔絲緣其下。卽徂徠泰岱。且不得狎而近之。而况豫章之木乎。斯時也。使海內屈指名世者。推本於孟修之所自出。則公方巍然若魯靈光。蒼髯勁骨。飽霜拒雪。亭亭獨立於煙霄雲嶠之表。他日天下之具瞻公。又將寧止如孟修披圖而凝睇者乎。公布衣糲食。日不輟吟咏。居恆務依鄒魯家法。其訓孟修兄弟。必先定品。夫品孰有過於公之歲寒不雕者也。故不佞爲寫老松一幹贈之。且以釋孟修悠悠陟岵之思焉。

四書證義序

予嘗謂著述之病。無以佛語著儒書。無以小慧揆大事。無以凡情參聖解。無以時制膠古局。無以奇怪駭後生。無以貶剝加前輩。大要率取己意而條達之。以不詭於作者之旨而已。吾鄉肇陽錢公。以明經登制科。文章深沉大雅。非法不言。日下幃縱讀。天下書無所不吐納。而於四書。不勝其嗜棗噉蔗之癖。間嘗抽釋一章。冥思枯坐。務至於點胸會心而後止。卽深夜呼二子。然燭書之。燕歸月餘。積有成帙。予讀之。洗發性靈。激揚宗旨。如春行羣卉中。葉葉皆春。又如黃河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耳。經生得之。能使語言文字。化爲醍醐。老者舊得之一言。可以振聾聵。半部可以致太平。豈徒議論不詭於作者而已乎。士大夫場屋較藝。如小兒鬪草。皆從暗中猜摸。誰假誰真。至於身榮之後。弁髦經傳。亦如遺香殘

綠。狼藉滿地。去不復省。若肇陽公孜孜汲汲。以羽翼經傳爲己任。有幾人哉。予欲著述一家言。思表見於世。然未五十。已蒜髮蛀齒。自顧生平。從微細夾帶滲漏處不少。又舉筆往往犯前所謂六病。爲之愧。思而止。不若肇陽公言言皆孔氏廊廡間俎豆語也。予休矣。請置公一編於床頭。仰而讀。俯而思。以爲公墨守何如。

盛明小題選序

陳子未老。向九峯白石山。營一壽藏。三子負鍤隨其後。武塘佐之王君。寄盛明小題入山來。命三子且鉏且讀。曰。此所謂人天眼也。夫文章如地脈。大勢飛躍。沙交水織。然其融結之極。妙在到頭一竅。譬如腹背雖大。而神明所尸。不敵心。目。心。與。目。僅。寸。許。耳。此。文。之。喻。也。故。庖。之。刀。僚。之。丸。聶。隱。娘。徐。夫。人。之。匕。首。張。僧。繇。點。龍。以。睛。顧。長。康。增。頰。以。毛。皆。在。微。細。毫。芒。間。耳。極。之。須。彌。納。於。一。芥。虛。空。生。於。一。漚。龍。藏。指。甲。蝸。立。國。土。微。火。可。以。焚。鄧。林。寸。膚。可。以。雨。天。下。窮。極。變。化。非。至。細。之。倪。哉。知。此。道。者。惟。吾。友。佐。之。佐。之。於。奇。書。無。所。不。讀。才。僞。而。識。高。采。博。而。鑒。細。此。集。雖。小。題。皆。透。入。神。竅。譬。之。古。明。師。其。張。子。微。吳。景。鸞。其。人。乎。若。以。擬。唐。人。詩。家。卽。嚴。滄。浪。所。謂。法。眼。道。眼。天。眼。孰。能。加。吾。佐。之。也。因。題。數。語。而。爲。之。序。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

予與長抑交十五年餘矣。長抑才情雋發。下筆數千言。詩歌淋漓。詞場老將。望而走卻。其他經生公車言。直解衣帶結耳。自永仁爲司理。長抑杜門謝一切不急之交。善刀韞弓而藏之。其庭可羅雀。其人望之如木雞矣。已得其文讀之。震撼聳恟。則章邯謝玄軍乎。綦組相生。則鬼工天孫乎。變幻無端。出入飛度。則崑崙奴聶隱娘之劍術乎。縱橫無礙。則黃蘗禪張長史草聖乎。噫。進乎道矣。文非小技。惟靜而深。心者能得之。故至人之藏也。密。真。人。之。息。也。踵。霜。降。水。落。迺。見。天。根。致。虛。靜。極。可。以。觀。復。吾。長。抑。之。文。非。得。之。驟。而。

得之養也。如是高第何足以難君。吾且以韋平事業卜之矣。

朗閣草序

吾友吳伯霖居西湖。人不能名伯霖。所以伯霖讀書好古。鉤深致遠。類儒。性喜遁甲九劍。及一切異人異書。類誕。慷慨急難。類俠。三教之徒。順流而進。類廣。或默處一室。或雄談四座。載歌載泣。載色載笑。類狂。屏輩血遺。簪履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類隱。執經問難。弟子祖席而朝者。以百數。不言而教。不肅而行。成名之士。蓋纍纍矣。類古。有道者。陳子心奇之。不敢以質君。既讀其文而笑之。曰。伯霖奇男子也。而乃降心爲經生乎。伯霖曰。天下正患無真經生耳。天無經星。則躔度愆。地無經界。則封域亂。人無經絡。則營衛爭。是故有六經之文章。而後有三代之人物。吾以文之變。當從經始。以斯文爲已任者。當從經生言始。而子笑我降心爲之乎。予曰。吾今而後知伯霖之所以伯霖。非經生也。而思以經生之言易天下。夫有易天下之心。雖不屑屑於適資逢年。而光明浮動於語言文字間者。玉潤珠輝。自不可掩。主司羅而得之首以風海內士曰。此東越伯霖吳君也。伯霖恐不能長有西湖矣。伯霖出所居朗閣。我將踞其上。遣梅花薦酌老鶴衛關。弟子三百餘。我代君授書。暇則援陶都水故事。敕令種藥藝花。焚香檢籙。俟伯霖青組朱綬。酬經生事畢。予然後置邯鄲道士枕於朗閣以待之。

代徐澤夫自序吹篳稿

不佞。普少而不慧。長則無文。齋叨出於冠裳。志雅羞乎紈袴。藏書在室。僅留蠹口之殘。枯管生塵。未禿兔頭之穎。於焉染指。或可嘗鬻。乃材拙屢擯於大方之家。而命奇巧弄於小兒之手。垂髫靡恃。弱冠分飛。舉舌視妻。恨牛衣之獨泣。登堂謝母。調熊胆以何人。觸目多愁。仰天長嘆。家文貞以理學龍象。而苛責末技之雕蟲。余孺子以舉業驚駘。而妄希中原之逐鹿。一牘而輒命數竄。片語而幾及千槌。侍側批評。日晷度

簾幃而竟去。支頤頰蹙。燈花與更漏以俱闌。夏則股寒。冬猶心熱。豈傳癖之敢擬。倘書債之可償。南北馳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坤窄小。誰收駿骨之千金。對僕御以無顏。望鄉關而短氣。英雄久困。魂夢皆疑。兒女無知。笑言如故。險哉岐路。信矣窮途。自甘下里之音。匪曰「調高而和寡」。已抱齊門之瑟。疇云「我貴而知希」。帚敝宜拋。河清難俟。曾奉金粟先生之戒。兼禮玉宸老子之門。綺語等之餘津。公車復爲何物。時彈短鋏。一讀離騷。戊子以來。浮沉久矣。今病親稍稍健。飢而嚴訓凜凜。在紳撫髀未消。捫心良苦。手開故篋。憐蛛網之久縈耳。聽新聲。揣蠅鳴之可續。姑游戲於三昧。聊呈露於一班。何異國都之門。高懸腐鼠。抑亦海濱之曲。競誇畫龍者耶。嗟乎。社中兄弟。海內交知。或濯纓清朝之上。而振鷺於飛。或脫屣名山。之巔。而冥鴻不下。普進不能彈冠相慶。退不能漱石自娛。徒處季孟之間。終慚曹荅之國。所幸奉常伯氏。請告東還。骨肉團圓。酒杯懽藉。笑而顧我。技止此乎。牛耳奚堪。雞肋斯在。無雙遜於國士。第五不減家兄。擲地雖乏金石之音。奏樂且擬壘篋之和。無須焚硯。請供覆瓿。於是拜焉。付之梓者。半生俠骨。幾欲凌千。百丈之虹。一束卮言。何日化五雲之色。謹序。

耦耕草序

武水莊虞卿錢抑生。習尙書家言。其文昌於時矣。虞卿深沉著書。恂恂有道君子也。抑生年少而心綺。才高而氣下。兩君不出。出必度有所見。而乃私命其文曰「耦耕」。噫。可怪也。南華之言曰「鹵莽而耕之。則亦鹵莽而得之。滅裂而耕之。則亦滅裂而收之」。斯二者固而家莊先生文章法也。而予議楚茨大田諸詩。其田野之民。迓田租而三祝之者。不過曰「去其蝥螟蟻賊而止矣」。尙書非三代之文哉。而經生家吹二氏之燼。旁綴而離飾之。至欲與典謨訓誥之辭。相輔而行。其否者咻咻焉。覆以爲異。此兩君不敢強同於天下。而以耦耕自託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實出於王氏。而王氏之患。在於

好使人同已。荒瘠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王氏之同也。嗟乎。若今日則蝥域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葦乎哉。虞卿抑生力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爲型。心相語。調相諧也。力田逢年。其在茲乎。予山冠草衣。久作松間渴睡漢。一片石中書。幾成虞芮閒田。兩君不揣而問以序。無亦謂較晴量雨老農。尙有微長歟。予則豈敢。他日負耒而鉏。以觀兩君之裘馬休休。過而式予隴上可也。

尙書口珠序

猶龍王君得吳越諸名家尙書文。哀而刻之。題曰「尙書口珠」。以謁序於陳子。陳子曰。「語有之。嬉笑怒罵之爲文章也。糟粕煨燼之爲至教也。」智者得其精而遺其粗。噴煙飛沫。吹雲遡風。肝腸猶繡之矣。豈必言言五色。乃稱口而珠哉。雖然。予非習尙書言。故嘗習徵珠事。士必博物強記。而後能文。則有張說之記事珠。心精靈慧。百神不能隱。則有燕昭王之洞光珠。望之其文澄澈。能照心目。則有軒轅先生之清水珠。文機聯綴。形如玉環。則有唐昭陵之琅玕珠。圓轉不停。則有閩風雀間之走珠。可以燭乘。可以盛琉璃之筐。則有太初甘泉之照月珠。文之秀可餐。翠可滴也。則有朱逵之滴翠珠。甚矣。文之善類珠也。王子曰。「亦甚矣。先生之善喻文也。」於是題其草而命之曰尙書口珠。

論膾小序

予童子十三時。讀東漢書。見范蔚宗論贊。手錄一通。丹鉛其旁。至無所容筆槩處。已稍稍與曹耦學爲史論。以呈先生。先生輒津津喜爲摩頂久之。稍長。旁及他史。則侈口論說古昔。雖非性能。而意實好之。近者大宗伯馮公。首崇論學。主司間試一題。士從倥忽間。半以空拳博戰。異日立天子殿中。與諸公卿借箸畫笏。辨論天下事。未知安所置對。門人輩就予絃誦之暇。每讀至經史。有古人曾經論述者。時一拈示之。第篇章浩繁。不能刻其國朝諸名論。雖選有成帙。然不過義鼎之一瓣而已。童翁曰。「此亦可膾炙人口。請

梓之名曰論贈

菁陽集選序

予於就李掌故。雖未及盡論其世。然大要後先之作者。無能加菁山先生上。先生之詩文。深往獨至。最合古法。而其集乃最晚出。蓋前輩之深於藏名如此。先生少孤且貧。讀書東海之上。凡十舉始登籍。初宰蒲陽。與豪貴人梗。請教授。尋轉博士。出爲大理郡丞。落落宦轍。逡巡於荆楚燕薊及蒼山黑水之間。登樓感物。牽帷采謠。奇游麗藻。有足與江山相映發者。竟一日投檄以去。家居三十年。杖策里社。第與門生故人拂拭酒壘。時時觴咏不輟。如太白之殿衆星。朱霞之媚落日。可謂老而不衰。窮益且工者矣。先生之詩。自漢魏以逮開元。故莊雅嚴重。無少年踔厲飛揚之態。其文以經術輔諸史。故上能刻畫龍門。而下亦不失河東家法。假令以一矢加潰海內。其誰不北面壇坫以從。乃過自強匿。慨然有身隱焉文。知審我貴之意。當是時。何李雖謝。徐迪功皇甫兄弟。項背吳越。絕不與詩筒往來。迺知武宗肅皇帝朝。士大夫識定而心澹。才高而慕輕。猶能以藝文爲小事。借交爲可恥。如先生豈非前輩一代典型乎。雖然。先生軒髯域中。瞠目霄外。卽詩若文。意不肯下諸君子。又何有豪貴人。宜其出入遭迴。落落卒窮以老也。今再傳而至光父。始克搜緝遺牘。言乃大昌。不然。蛛絲蠹腹。將不與是集爭長者幾希。予以是歎先生之深於藏名如此。昔王龜齡之集。藏家塾者四十年。其子聞詩以序屬劉共父。父共謝不敏。乃徵之晦翁。以傳。今不佞亦何敢當。請以俟當世晦翁其人者。若光父聞詩之義。不可泯也。因書而爲之序。

茅孝若詩序

蓋予入山如病道士。不復與燕趙客吹簫擊筑。歌徵變商。卽筆研結習。悉向化人前。以綺語懺之。然海內以才品詩格著者。予未嘗不知。知之而輒能相其醜好真僞。與夫目前身後傳否之故。夫漢武帝截海赭

山以求長生。而西王母恨其胎濁。李白奏對沉香。酒氣淋漓。傍無天子及六官貴人。而玄宗笑曰。此酸子也。一兩人道骨豪氣。少不真。而具眼立見矣。予見書生言詩者甚多。然皆標影響。以虛名相高。此不過使鶴戰與美人陣而已。如吾友茅孝若。真才子也。孝若十五。即能奏晉魏初唐之音。今甫弱冠。其詩韶秀清華。深往沉摯。片語無寸瑕。萬言無累句。置之古人中。莫辨也。年雖少。予定其必傳。乃孝若猶言學不博。交不廣。游不遠。此三者未能與吾詩相映發。俟他日與公恣討名山。以至猿獠神鬼絕攀之境。及天祿石渠。蕊珠貝葉。幽厓巉冢埋藏之文。而吾詩始成。嗟乎。孝若之才如此。而又能深心湛思。與天上與淵沒。蓬乎其六月息。而萬里行也。然則何可量哉。大抵才子自有真。而文人可以僞作。故有若據坐終類典。型日殫破貂。猶都卿相。至於嫚罵而龍準氣奪。不襲不裘。而虬髯心死。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文人才子亦若此矣。孝若之才真。予以是斷其必傳。如否否者。君所嚴事吳允兆其人。深古具道眼。請以吾言質之。

北游草序

朱孟元先生自束髮有才名。視一第如米襄陽袖中石耳。上公車者八九。竟爲造物所蹶。然孟元片言出。人人以爲吉光裘也。今歲謁選燕邸。予病瘡不及向河干歌渭以別。既而清秋從北歸。示予諸草。其聲格視前彌雋。彌古。而感慨牢落之意。時見於毫楮間。憂然蒯緱。彈而唾壺擊也。雖然。東方陸沉。碩人萬舞。古之高才奇節。往往託傲吏以隱。今孟元亦且以雞肋視功名。海鷗鳥視人世。州縣簿書。世與青山白雲等耳。黃魯直云。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况孟元所吏地。有爛柯諸名勝。與詩篇麗藻相映發。舉帷憑眺。拂袖品題。又將有進於燕趙聲者。孟元饒文章經術。是草特其一斑。若世有大入先生物色之。以授之百里巖邑。則穆如之咏。其武城之絃歌乎。先生輒然笑曰。嘻。是也。我且以北游草爲嚆矢。一

酒顛小序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敬。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茶董小序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云。芎用鹽去。橘用薑轉。於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蚡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敍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勳。呵嘗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脅。何如隱囊紗帽。翛然林潤之間。摘露芽。指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闕豪士升堂。酒肉僮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蕉葉抄引

沈裕夫棲天馬山。沉沉如孤臣客卿。春時遊漿。簇簇門外。酒香歌聲。唐突十步之內。乃裕父日扃戶。洗竹

刪花不接俗客。客至從花竹間退避。如避虎子。客去但拾蕉葉。撥古人遺事。續門析品。成若干卷。以佐高枕耳。昔人謂擁左右書。勝南面專城。今裕父身作五色蟲魚。浮沉墳典堆中。使讀之者若撥明珠翠羽。零星可珍。如此書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延珪鹿角險麋。司空圖松杖筆。暇則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一書則勝於神仙赤文綠字多矣。雖然。山中近有大拙長老。掛塔無影樹下。方不立文字。裕父得無慧業未盡掃除否。顧黃面瞿曇。洗空一切。尙不能了龍藏五千四十八卷。則謂裕父蕉葉抄。便是拈花微笑。未爲不可。

快雪堂歲寒盟引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邦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攝心魂。居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款予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酌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則死生蹇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旣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笑曰。昔人論詩如玉盒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盍託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序

昔者王烈陳實。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土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於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己有恥。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薦剡牘。以數十計。

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絜平亭。而予獨雅重公。萃萃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士不帥教者。以告於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恥。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刑不足措歟。輒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嚙於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與母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者。輒搖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不相親。而予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寬者。湔之。篋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脩上當路教誡之。又捐俸及贖賤。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於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送郡候詹濬源入覲序

萬歷辛卯。詹公敕從戒馭。上續書於天官氏。縉紳父老。亟請諸兩臺。留公爲保障。兩臺旣已首列露章。薦聞於朝。謂公者。固天子屏御間名守也。上方虛三輔九卿。以待公隼旗熊軾。烏可無往。於是公屬邑華亭項侯。上海楊侯。青浦鄧侯。相與清道續食。載公後車。入覲於廷。因屬言不佞。以頌公之休美。予惟天官氏按牒功最。罔良於吳。吳而以治平推第一者。孰能超詹侯之乘。而雁行之也。且兩臺之薦剡辨矣。予則烏

能言。項侯。楊侯。鄧侯。進而告予曰。天官氏知公以耳。兩臺知公以目。其逸於耳目之外。而人有所不盡識者。則惟吾儕得公爲最深。公以龔渤海治盜。黃潁川興化。蜀文翁飭學。鄭青州賑饑。公之爲公。東海士女。往往能言之。惟其整率僚屬。冷如嚴師。而溫如慈母。使吾儕得以肅官箴。而恪吏議者。公竊有膏沐焉。夫天子之政。分於守。守之政。分於令。如使守挾其尊。以踞下。下爲伎。以忤上。上下相猜。燥濕敵。而水火爭。則三年之間。令斤斤救過不給。而郡大夫亦安所藉守。以報上。今三君子襟裾相通。篋墳相和也。奏宓子之琴。灌河陽之花。從容談笑。臥理有餘。而公亦憑几受成。如化工陶鑄而已。公先世受經於孫忠烈。公伯仲世其業。聯翩鳩署。出爲良二千石。其家學皆有所本。公得其實。以治身。出其土苴。以飭吏治。故羣屬化之。而咸有羔羊鸞鳳之風。譬之於易。公以離照。而三侯以巽受。其惟鼎乎。公才名經術。冠天下。乃游刃調絃。搜括研訪。必盡三君子之奇。而後已。虛中受禪。於鼎爲腹。三君子誠絲以焚。御轡以佚。承睫盼嚮。惟公德意之是聽。無徧無黨。於鼎爲足。若此者。天下之完鼎也。天子以明年坐明堂。開闔闔。貢者以萬國。而公與三君子。以是鼎進。黃金耳鉉。厥爲世瑞。上且享九賓而見之矣。然則貴何可言哉。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

癸巳二月。不佞以桐圭竣命。甫有燕山之役。而社友何士抑諸君。屬予爲文。以贈裕齋張父母。夫脂車在門。無暇理鉛槧事。而張公則曩者葉亭卓魯也。父老子弟。方邑邑有去後思。而又重以士抑之請。其何忍例謝墨卿。乃命使者停歌伏軾而奏之。夫公其爲華亭令也。時郡國水旱頻疊。萬姓嗷嗷。若坐釜鬲之上。一炊而一灼之。柔者至爲溝瘠。而不逞折枝之徒。羣咻而起。公露禱請之神。洒泣移牒。以蠲賑請之。兩臺其諱者。以單騎片言。散之鄉落。故下車而民相與恨得公晚也。公去而民相與恨釋公早也。未幾三載服闋。天子復擢公爲丹徒令。公治狀如華亭。而又爲省羨耗。禁勾攝。立保甲。申鹺禁。清陂塘。收骸骼。蓋期月。

而上下之間。宓宓如也。無何。公又有常熟之命。丹徒則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歸。而復更生我。」乃惇史氏聞之。笑曰。「甚矣。兩邑之私公也。而亦知黃河伏脈。靡不潤乎。而亦知夫容赤精之鏗。靡不利乎。東吳海門之勢。潤州爲首。而常熟與江陰爲尾。近者賊奴唐突。覲鬣漸張。公既用其精於丹徒。而又囊其不盡之穎。將復試於熟邑。首尾鎖鑰。數百里金湯之援。卽華亭亦有仗焉。且公兩邑令。遠不過披齊梁之夕秀。近不過發平原二陸之朝華。而常熟則子游氏之產也。公得南方之學。又將採而布之。以善其鄉。則琴川卽公絃歌武城矣。他日天子召爲股肱耳目。臣公其以治狀教我。予爲續之。太史禮樂書。章以東吳循吏之盛。」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

今銓曹臺鎖之選。半出於縣令司理。令宰一邑。而司理間以使者檄。旁視他郡。上以下有所考。案得失。俾如洞坦。則耳目寄之下。以上有所宣。序疾苦。俾若痲癩。則翼齒借之。夫耳目寄之。則上恆倚爲察淵。爲隼擊。而調劑難。翼齒借之。則下恆揣爲貝錦。爲伏戎。而誠缶難。若此者。其難皆在摘隱。應卒之外。非世之博大長者。未易稱也。而淄川白陽畢公。實其人焉。公年少而識老。高才而心下。蓋自爲理於松者三年。不獨薦書旁午。首推轂。公卽父老子弟。以及於逢掖諸文學。皆一以爲神君。一以爲慈父。其勵操則淵魚也。其剗紛則脫穎也。其察奸則燭照也。其矜弱則乳哺也。其肩事則游刃也。其作人則鼓鑄也。蓋委蛇於上下之門。而均節於寬嚴之際。能使以仁見威。而以威見德。俾懷公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於公者。心無所置。其疑此豈獨以敏練明潔。以才守著稱而已哉。予猶憶嘉魚李康惠公。武林胡端敏公。以司理起爲名臣。而其初皆以大受之器。聞於天下。若白陽公者。其類之矣。公既歷三載。上績。司封氏既以顯庸。其所自出。而不久需次。公爲銓曹臺鎖。則兩公竹素之業。予猶庶幾拭目以俟焉。學博某等。屬在宇下。受公知愛深。

請得一言爲賀。夫詩推魯公之視學也。曰「在泮獻馘」而漢人引經折獄者咸稱良吏。嘻。此學博之所不能忘頌於吾公也。是爲序。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冊序代

淄川畢公爲郡司理三年。主爵氏課績奏最。天子爲賜誥以褒榮其兩尊人。於是紳裾以下。矢詩歌以彰盛美。琅琅乎鐘球鳴而金石奏矣。孝廉陸君第褒而襲錦獻之。屬不佞弁一語爲之序。夫古者三載考績。凡郡國計書。先上之太史氏。而後以其副上丞相史官。觀民風探聲詩。則納而授諸工。暨畢公之計績書第一矣。而不佞又忝詩史之後。請倣古鳴玉而贈言者。爲賡歌頌公可乎。公之司理也。宅心恕。持法平。詩有之。「邦之司直」是也。請爲公歌豹飾之章。下車以來。皎如冰壺。而清如蘭雪。詩有之。「素絲五紵」是也。請爲公歌羔羊之章。端冕堂皇之口。豪奸巨猾。以爲神明天帝。然不煩摘發鈎鉅而片言立剖矣。詩有之。「遇睨雪消」是也。請爲公歌昊天之章。公嘗一再攝邑篆。更其秋霜之烈。而煦爲冬日之溫。詩有之。「挹彼注茲」是也。請爲公歌沔酌之章。逢衣弟子。有控於公者。若控諸父母。有干請於公者。若徘徊躑躅於師保之訓。而不敢前也。詩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請爲公歌思齊之章。夙夜凜凜。恪共厥職。以徼令聞。鴈行布武。捧冠帔進堂下。大哉皇言。皇皇如矣。詩有之。「無忝爾所生」是也。請爲公歌小宛之章。三年而政成。薦牘旁午。上天子將需次爲銓衡。爲臺諫。詩有之。「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也。請爲公歌嵩高之章。歌闕乃退。藉筆志之。以授典樂。彼託管且虛。循吏傳之。左使海內。知有萬歷間稱東吳治平第一者。爲我白陽司理公。而尙書所載畢公保釐篇。公實世世嗣續之矣。是爲序。

賀徐寅陽大卿冢孫嗣大金吾序

蓋肅皇帝中興。於連爲午。維時有恪共不二之臣。起自南服。爲國重臣。以佐億萬年無疆之庥命。則惟文

貞徐公實應之。穆宗嗣寶。著有勳猷。於是以九載考績。特旨加公伯爵。俸。蔭一子爲金吾將軍。公對颺稽首。稱萬壽者三。而因手疏遜謝。以示不敢寵利居成之意。天子俞公旨。停止伯爵。而還金吾將軍如故。蓋異數也。公拜命以授。其四世孫次第爲大帥。而今遞襲。且至於五世矣。嗣君方脫襁褓。天子卽已詔給五品俸。優禮之。俟束髮起爲侍從。大司馬檄郡國守相。爲具羊酒。踵太常之廬。嗣君明慧韶穎。伏地虎拜。如成人。祀內外觀者。靡不嘆異。豔爲極榮。夫金吾古之司隸也。其所掌不特鹵簿儀仗。禁詰戎兵爲天子爪牙。甚則直廬宿衛。侍列經筵。有衣金紫至。蟒玉稱官保者。其真古之親臣世臣乎哉。前太常旣以令子起家。後太常復以進士拜今官。父子並九列。得賜與朝請。其一時光寵莫及。而今嗣君復繩繩繼美。食祿於大官。則將安所報稱。以矢之異日。昔者天子延世之典。其累疏而不能辭者。非天語所謂繼國壽命。功在社稷者乎。如是者。宗老國人皆能深言之。而其帷幄之微謀。不獨異戴先帝。且能擁衛今上。以定萬世太平之基。玉冊金縢。炳若日月。祖宗有靈。且將世世胙其子孫。爲吾國家股肱心膂。以綏後祿於無窮。而豈止今日之肇有令祉已也。嗣君神駒名鸞。奕奕有奇表。他日必能以忠孝箕裘先閥。而太常君又以壯年積養。不久超拜。以盡其韋平忠宣之學。嗣君彈冠攝衣而從之。琳瑯滿朝。永爲國寶。庶幾徐氏之報。其在茲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食物輯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巧矣。目耳鼻共六竅。皆耦類坤卦之象。口以降共三竅。皆奇類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通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而三才之理備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庸又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氣。病情。病腑。病臟。有脉可按。有證可揣。若飲食之病。或以驪而不覺。或以雜

而不辨。或以日用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買買矣。婁東名醫雲谷穆君。著食物輯要。最爲簡明。又與諸名家訂正。然後行之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衛生。卽不肖老饕。且將捫舌而思。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身心俱泰。雖謂食物輯要。卽頤卦節卦泰卦之注脚可也。讀此書而雲谷之精於醫道。并可知矣。是故眉道人序而傳之。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窳也。吾松歷禩綿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兪彥直曲引旁搜。首拈沿革爲第一義。沿革分明。則綜敘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略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攙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天官家。儒者罕習之。然分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逸雅云。鄉者向也。衆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豔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僞增。宇文括羨。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逋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鎮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暨乎。古曰聚。唐始曰鎮。朝前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騎師駟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爲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焉。

山

東南龍脈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爲柔中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未肯相牽相連。強爲詭隨附麗。其骨力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肖哉。若禪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併綴其名於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王。相距數百里。滌洄澎湃。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爲湖爲泖。而導引委水之去者。爲浦爲江。此一郡大脈絡也。若夫涇渠港瀆。連貫而分洩。其不駛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湮塞。巨者已失。

故道。况細流乎。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桑經庾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自昔稱之。然平疇無高山奧區。羽毛天喬。率皆凡材也。亦何足載名山。經鏤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於古今人之載記者。卽私以爲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荆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於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卽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爲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爲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卽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涕敲朴。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已哉。余爲是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八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於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於會計

外詳著賦額於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於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攬轡臨清淵。若江浦湖溲。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碁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棲苕葦之末。而飄搖無所定薄。地盡力亦盡矣。况可橫加以無名之征。不減之賦乎。亦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因集先輩憂時至論著於篇。以俟仁人君子。如周文襄其人者。採而行焉。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併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催徵五年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憂。獻芻蕘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蓋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妥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於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於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於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煮海富齊之法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於塞下。而取償於鹽引。則富而兼之以強矣。自葉淇倡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丁。皆貧。億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輕之額。而庶乎稍救于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尙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下。不有杼柚其空。婦嘆於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窶士。裹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寒可知也。今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加編漸可望減。聖明儉德。普矣哉。

水利

萬歷戊子大水。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爲法。以孔孟爲衡。江導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水利也。許公用違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倦倦以修圩爲第一義。其溝洫之遺意乎。故先列敕諭。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者。城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牆止及肩。水不沒髀。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舂鍤之。隣震膚剝。庶幾有扞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府庫告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堞如飛雉。濠類貫虹。而後徐及於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廩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卽修倉。爲儲粟計也。儲粟卽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

事待有事爲守城計也。衣芻菘桑。故卽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與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舖卽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鷺夕不留行矣。厥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尙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祀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祈禳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屋而廟。豈叢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曾不識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爲何人。而葦航筭輿以迎導之。鼓樂繪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卽神也。昔石慶爲齊相。則有石相祠。欒布守燕郡。則有欒公社。今得無類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諸葛井竈。謝玄履屐。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妙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况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閉閣之思。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牖以桑土。嚴屋漏於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也。不敢傳舍官署者。還從不傳舍其官始。

學政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字。漢歷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而州郡學未建也。我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縮銅虎符。得自興發。討擊名爲守。實郡將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守與郡司馬。共持籌而經略之。訓練世冑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儲糗糧。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諳。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釁蹈瑕。以撼我。張虛駕僞以嫚我乎。况帶江襟湖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鯁鯁過計哉。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既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昂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蓋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績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黃公輅守松二十餘年乎。宣德間趙公豫守松十五年乎。賜敕馳驛詣任。賜銅瓜。得專擊殺。賜宴午門。尙書陪席。賚衣鈔。皆有差。近皇上出臺省爲郡守。蓋規模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太伯端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夢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鏗平王騰。俶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於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轍。碑去思。士風近於厚矣。及問先朝循吏。捍大患。卹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至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

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於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於經。然攷之魯論。臯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續舉椽。較去弓旌遠甚。及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華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躡跡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卽天意亦若偏私。偏重於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於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衰竟相望也。夫明主齋沐焚香。求之於禁中。又錄其名姓。扁藏於天府。焚告於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嘻。是不獨爲松告也。

封贈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於所自出。煌煌綸綍。榮畫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於是。至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斯言也。吾嘗聞於田野有道丈人云。

錄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子。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於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

辭者。既不敢濫叨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違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攷

江東閔閱。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綬槩戟。半出於松。吾明僅衛宣城一人耳。朝廷恐賞浮於功。故弄印。不忍畀臣子。恐禍生於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續顧文僖人物。自正德己已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有待焉。俟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諸科。其列名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王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達。寧爲春秋調人。無爲公穀輸墨。正直忠厚。劑而衷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蘧瑗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於夜浴。世尙夸毗。如枯株槁籜。無有心幹。善乎柳玘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獨孝友乎哉。不言躬行中多嚴慎。如莊叟所云。爲善無近名者。斯亦慥慥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尙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鬱龍虎之章。熠鳳鸞之羽。抽毫拂簡。智思入淵。郡不乏才。彬彬郁郁。於斯爲盛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身任者衆。要以聖人之文爲宗。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刈楚求村。掇置徧野。空谷幾無人焉。則上有堯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穎。而姓

氏可攷。率皆恬己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爲瑋璋。一抵鵠。卽瓦礫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弈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醫決死生。卜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松有醫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賢媛

烏有鷄。失偶則不栖。魚有鰈。去一則不游。物尙如此。而况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於古者。哭市崩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尊璋。扶門祚。辛勤數十年。手挈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平。郭汾陽也。雖然。彤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采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而政姊以俠。陵母以智。皆得書。則史法可知矣。

游寓

彈丸峯。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體於是。粥於是。聚國族於是。長子孫於是。其否否者。往來熟漸。兒童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尙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逗入輒不能出。波波劫劫。甯知蕊宮蔥嶺。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多靈跡。若神與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世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肩輿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爲蔓草寒烟者。華顛隣叟。慨焉傷懷。而後人廣求方幅。遑遑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譬之簾。

前燕泥雪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誠。乃知巢公巢。壺公壺。未爲無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志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畫家揣摩。圖爲粉本。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撫實。吾不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已。志古蹟。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諫。瞽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實廩廩焉。天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纍纍。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考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後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錄郡人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例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圉。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

緩而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爲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綢繆善後。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惜祕藏于笥。而漏落于誰何手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詠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卽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暮索薦牘。適以澆蠶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畫苑書譜法。

志餘

采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

詞庶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詭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龐雜至此也。語云。食稊者不肥。况非稊乎。抑亦稗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城。名舍婆提。真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偈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曇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日與張宿甫。博探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複。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辨解運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即使與經獅律虎。揮麈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噬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枷桎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閻羅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颺之。其種種福德。即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况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直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脈。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之。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頫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緇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廡畢具。有雙松。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毫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雪溪片石來獻。刻古毫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卽題曰古毫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會扞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藩王贈也。有呂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錚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游納。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况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乎。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閩江浙。辟孟頫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便孟頫吳江尹。孟頫稱疾不就。遠遁雲間。後聞文相徇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趙孟頫。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和尚。余故屬超然。特刻中峯月公松雪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由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頫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卽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尙負慚色。今月

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大徹大悟。籀錘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聞道。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著湖山汗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淘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辭官歸。閉門高臥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公名詩。若文跪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寺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君家言太侈。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于伯畏者乎。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歲戊甲。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駢堵溢巷。詣臺使鄧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恆簡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謠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轡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

曰。是公嘗以吾曹爲孝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嘗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塔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識都御史。要識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遺公之軍政。悞公之軍政者。遺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遺公之立朝。敢言誦說公之敢言者。遺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首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白鐵鉉許達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然哉。旣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踊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曉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旣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以待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睫旋動而颺舉。檄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之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卞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猶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熱審不已。寒審隨之。而園扉爲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權征。間與之爭。是非易。而使陰就我。調御則甚難。倭聲屢聞。安之如巢燕幕雀。而迫之且魚駭獸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殿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蠲。請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餓飽必分。則甚難。旣哺饑民。又立斃亂民。則甚難。催科之牒。公緩下有司。而有司又不敢以災爲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糶。煮糜諸巨費。則甚難。麥秋多兩岐。而祝歲心怵怵焉。不遑甯寢也。則甚難。公之難如此。恨不卽時釋肩歸。而總河之命下。吳人驚且嘆曰。某等無歲死。歲稔而奪公。某亦死。泣走關下。不得請。又泣走鄧公。而或者乃以公不忍遽去。吳直未覩物情。皇皇與公艱難萬狀耳。當公初下車。神明清燭。內敷而外腴。久之面且槁。兩頤垂垂削矣。頭顱瘦不勝。

冠矣。晚得兒。不暇抱。卽抱。投袂起矣。朝而焚香祝天。暮而篝燈視草。不知掬幾斗淚。澗幾腔心血。而白盡幾莖鬚髮也。公頓身勞苦之中。而獲脫身于譽誹繪弋之外。卽頂踵尺寸。皆幸餘生一中丞故節。何有哉。公五載以節儉率下。但飲吳水。不曳吳縑。有胡威之清。而不願以介名。爭東封。爭建儲。有長沙之通達。而不願以痛哭名。奏牘文移。有陸宣公之筆。而不願以麗藻名。便宜發粟。有汲長孺之敢。而不願以懸名。劇賊銷兵。墨債解綬。有張乖崖之威稜。而不願以搏擊名。辟孝秀禮逸民。有范希文之風。而不願以吐握名。名心淡。故交道交。孤道孤。故表暴少。凡公前所爲艱難萬狀者。百姓知其五。將吏知其三。遠方士大夫知其一。而餘則悠悠之口。與蒼蒼之天。遞分其明。若昧而已。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難者。甯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甯見信于正人君子。而不急求信于當路顯人。甯鳳翔千仞。鴻冥九霄。而不區區爭懸門腐鼠之得失。此公之所以堅意必去。而去不復辯也。公行矣。送公者自錢塘而返。胥江之濤。有怒而山立者。其爲吳人士攀留感憤之意也。夫。

賀司理毛公內召序 代張君

郡侯張公以計典入覲。不佞迎勞燕邸中。握手而嘆曰。等松耳。往者彌望一沼也。不意遂化爲樂國。穀積不垣矣。器遺不收矣。曩公所散錢而哺糜者。今且式歌且舞。飽嬉里門矣。卽忘歲甯。忍忘公。請酌酒以賀。張侯謝曰。否否。翳惟吾司理毛公之力。初余奉命出守松。松東壯郡。余一人惴惴不克荷。是懼詢之吳士大夫。皆曰。有毛公在。必能坦中以贊公。旣由家渡錢塘。適聞郡大水。粟價翔踊。富者閉庾。饑者掠于市。余念之。寢食不得怡。詢之從吏。則又曰。有毛公在。荒政悉辦。第絜而行之。無難公者。余下車次第。卽所以具如士大夫及從吏言。而毛公亦得余甚。懼恨相見晚。自是傾心同事。余始無大戾。以干邦議。余嘗官西曹。頗留心讞牒。公寬慈。多與余意合。每相對嘆曰。刑者劓也。新發之劍。所傷必多。又曰。刑者型也。型一成而

不可變矣。慎之哉。公數以郡讞奏余。于得情審。于刑判核。于參律合。于定案確。而于留生路甚寬。熱審之外。復請中丞行寒審法。他十郡皆稱是。民賴以活者甚衆。吳人告凶。公請且蠲且賑。且停且留。而又謀之三邑。令曰。田有上。上有下。下。盍劑又衷之。寧核熟中之荒。無核荒中之熟。寧移飽補饑。無移肥例瘠。于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屏跡矣。計所活不下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眞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鍰。悉錄爲公家費。一再理醮。策到旋掣。不以四季爲斷。有進恆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眞廉吏也。臺使者密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轂惟恐後。否則覆露湔洗。事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眞篤行長者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諷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託。名位可忘。甘苦可共。脫一旦以治行高等徵。不急左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衷。又難凡爲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翼齒借之。稍有褊心。蠶氣見之。盱衡顧盼。間無論吏若民。不敢平面。卽同事者。且以爲伏鉞。爲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之與。有甚者。以此訾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名俱完。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卽指南臺省可矣。方今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故輕之。緩之也。爭殿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猜色也歟哉。公坦衷直腸。旣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練。膽日小。以長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兢。有不言言必破的。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召。子爲我屬詞。與徵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是草一通。授急足郵而致之。且趣燕市酒。候司理于金馬門云。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學官。至而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言其鄉李丈人。則濟上于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

野掌故。意甚合。而清標孤映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顧公晚。公忽念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嚀曰。吾不祝公官。祝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繫之軍民。其他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走相告曰。是嘗爲松博士。孝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槁葉。去若飄風者。非顧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世之貢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羹布被。而外無復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動。國家以艱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劓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霰之蕭颯。碩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而實非。大抵清者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顧公。公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屑不潔。至于慷慨任事。和氣嘆人。胸中浩浩。隱若東風。至而萬物怒生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三月舉一子。果如祝者言。爲我謝多士。并謝松諸父老。雖然。吾曩時挂冠歸。兩親嘗以子爲念。今抱兒。恨不令見之。且許棠邑握別時。亦豈知有子眉目如畫。宛轉啼笑膝上耶。盍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授簡于隨子。以賀之。因灑酒而送之。江浒。

紀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

忠賢之穀。滌腐餘之腥。計延炎鼎。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雜出于山厓水澗之間。刑羊豕。鬯酒漿。土籥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庀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弔古。而有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涑水氏謂其獠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壻。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尙書塗面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瓊成瑅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不徒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機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陰陽反覆。殺機者天也。猶且懼之。而况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機。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荐。后爲羣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語曰。大直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王翼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劫誅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主配享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

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峯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濬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歿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三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塑公像。僅尺許。置之笥輿中。牧笛漁鼓。裂繒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禍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廬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撒像倚壁間。塵土掬面。幾不及叢冢野廟。真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諸生饋奠。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區荐蘋酌水。未能爲海公重輕。第獲人毀之。而獲人修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墨相故死。海忠介諫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某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

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憩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游。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記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歿于萬歷己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恆。祠公于母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孤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挫舍儒。而賈裏囊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決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貲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櫛秉家政。整而有法。閭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病歿。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爲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階下。左右諸峯。錯列如繡。以厝靈輻。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奠。則有正堂三楹。以讀書。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洒掃庖廬。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儲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擘甘荐新風日清妍。則鈎籠啓牖。拂暑焚香。春秋上食。芟除堦草。顧盼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卽跬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孤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多侈宮室而略于祠。其

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千金輦石。縋城破垣而入之。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童如也。祠宇數弓。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縉紳之忘本廢禮如是。而吳爲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頽泚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鉅典有四。建祠以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爲兩孤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汝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穉束錦內壁。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髯舉。而顏甚醜。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也。往者九峯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諧昆弟間。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譙讓鬪聲。莊事伯兄。無衡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膏潤。輒遠避。惟恐垢。蓋廩廩萬石之風。百忍之訓。卽近世故家甲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經而走千里。不睫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恂恂左讓。甚則歲餼。不絕。遇少年子弟。輯顏好語。相勸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聞。卽聞返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堂也。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驪。竹肉嘈嘈。相與爲游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捍文罔。其氣盱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長舉公以聞。則大獎賞。曰。一鄉善人。延賓飲。却不御。至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宴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在德耳。有如養心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穉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他百里誦義。千里誦聲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真

隱德之君子哉。昔陳太丘請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叔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公德星也。余異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皆成名。公亦龐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勅應門下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尙甫。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每念烏戍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繚以短垣。蔭以高梧。修竹。紙窗。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然臥。遽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靈。即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間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尙甫曰。請以寶夢顏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尙甫之謂也。願以夢驗子。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愚之同盡。譽誹菀枯之更相羨。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爲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人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真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熊。仲尼周公始而夢。既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尙甫能進於是乎。適與尙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詫謂尙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濠御史中丞家。漢口遂爲休寧甲閭。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於紫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若衛。鳳林亭界於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迴。合流檻下。是曰汶川。卽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藤。修竹怪石。雲霞之所渲染。日月之所虧蔽。攢奇織秀。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畫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廡。聯絡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且與羣從觴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且莫趣竟之。追壽公六十于堂中。次弟饋奠如上觴禮。陳子聞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蠹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蟲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况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搆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溼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尙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請師端明公。秘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捐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卽使不墉不茨。不斲不剪。君子入其門。如聞韶濩之樂。登其堂。如游鄒魯之鄉。而况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初君試倚櫺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攜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之睫。則園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適。在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韋馱之日遶。四部洲而行不止。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

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籃輿造之。日偕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瑀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婆偃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葉蔓草。而惟二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畸墅記

園居當山中。巉厓複洞于地。較奇。然篝燈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輦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僮田鬻。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溷。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峯左右乎。去郡北二十五里。爲廬山。與鍾賈山並峙。長川貫之。石梁附山趾。據其上。遵石梁而東。溪澗磬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柳中。渡橋叩扉。曰畸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爲廬山草堂。小廊西折。曲室繇兒。僕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口。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繽紛。正負廬山草堂之後。一亭竇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天桃如數百紅綃。排筵當隊。與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幃。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尙帶酸餽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豔。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爲闢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環列紅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賞。如白衣。

宰相坐絳霞丹幃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塵土氣。由逋亭渡板橋。小屋不潔。栽竹限之。通片玉居。其前以太湖石撐柱爲壁。壁竇硤砒。昏黑陰森。疑雨疑暮。行二十武。疏冥竅暗。豁然躡讀書台。台畔循級而上。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達空諸室。其徑多名種古梅。梅點蒔花藥。幽草弄妍。和風轉梵。蓋清韻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豔香亭。層臺牡丹。擦出垣上。亭西橘柚。鱗庖廬。局而客履不得跡矣。吾郡九峯。曩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爲精舍。余山寮凡四千。將白石幸與畸墅隣近。昔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吾兩人庶幾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之暇。每念次君羽低徊泫然。乃結一室于池右。題曰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嘆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秣田不能供釀。杖頭錢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橐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豢鳥法。而珍禽來巢。生穀無算。無郗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書閣酒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溷。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斯睡花底足矣。

逸圃記

荆溪玉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剔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遊客麋狖共之。終非籬落間物。于是削滄嶼於溧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臥。有史修之者。俠而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莊。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翳荆奧。波穢驅礫。徵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剉劬。以種蔬菹。而逸圃遂成。其俛仰向背。聚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圃。有石界道。有竹款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啓雙扉。花屏菊田。綰繡錯綺。徑盡得擷芳亭。枕古槐老櫟之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鬢鬢。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

以布席。亭后輦石壘岡。延袤詰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崖崿。樹偃花欹。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鬚甲飛動。攬于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逗靜深堂。濠梁魚孤山鶴。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橋。宴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桂叢繽紛。黃雪冉冉。墮芙蓉裘上。覺淮南八公鷄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膠木鬱盤。多碧荔青蘿。上縈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纓寶網。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舴艋。顏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尋緣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天矯。蝕霜拒雪。構竈以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宿梵臺供養。肅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嶺東隅。誅茆縛亭曰最勝幢。卷嵐潑黛。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紉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陂陀。石憩而投竿。藻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幢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芴芴。橫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卽谷口。窮岡轉徑。芊眠葱蒨。卓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灑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巖岸卽是圃門。分門直入。卽居竹堂堂後。卽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佚老齋。庭戶靚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創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睫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螭蚪書。拂狻猊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墮甌。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復洞祕穴。非揭水跣行。欹仄偃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閩閩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疎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腰絙攀葛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溷。昔李太白孔巢父輩。高隱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氛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槊聲。夏

夏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遼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章。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堯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圖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匯。決而爲渠。于是綠渠鑿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竹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窗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籍。錦鱗數千頭。噴波鼓鬣。與荇絲花枝。離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翱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畝生。又不能辨山裝十萬之具。則幸堯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綠野堂前。庶不爲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爲最。商山之勝。醒堤爲最。堤介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

會而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湍旋渦敵。旋築旋圯。行者愕。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腹。有狐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坎而險。度貲費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計。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壞土。甃長堤。堤延亘里者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者。有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里中節行曰烈節。祀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亭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止。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池曰天鏡。有山曰靈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後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凭閣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躍。爭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遠望香雪亭。梅如皜雪。冠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芟蘋帖岸。或桃李成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名藍芳沼。朝烟夕霏。無一而非堤上容矣。是堤也。一舉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鋤。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簣。因高爲堤。山不讓壤。因深爲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晴無礪礪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費。獨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卽名曰吳公堤可也。雖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銅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一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北斗。究竟與撮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尙未開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獨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靈山之頂。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敬字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資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氓庶商賈。無不額手爲公道慶。而傾城送公。攀轍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某等涓義塑繪公像。特廟穹碑。門敞而墀滌。祭恣而禮莊。猗歟盛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旣治行高等。擢北臺。出入侃侃。稱真御史。堅臥數載。始由寺卿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領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鬣張。綠飾威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祕不使之聞。而且騰剡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效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江海吾藩籬也。裁債帥。汰糜軍。繕樓船。訓組練。士卒無虛伍。糧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一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踊。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強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禱于神。疏于朝。祈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飢。立條鞭以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浹遠爾矣。其周恤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鄰也。恐其傷於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于風波。而收帆駐楫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便輳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收浮尸。掩道殮。去苛額。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當公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潦稽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言路水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卽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卽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卽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酬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旣而悅。旣而感。且泣下。無問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竹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

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己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爲民把搔痛癢。調劑甘苦者。皆閱閱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寢不甘也。此真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卽置公孔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祠爲重輕。某所以特爲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愛人之意。而引申。可不待頃而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代

萬歷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爲司寇。郎松人不忍公去。爲攀車繫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及與臺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募畫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構祠塑像以祀之。余老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睹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清慎勤爲主者。誰則又應曰。惟畢公。余曰。公何以則又縷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篋篋。鄉無追呼。出納無耗。贈謝無贖。鏹可不謂清乎。稽覈必綜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顰笑。非特不輕假於胥隸。卽士大夫罕得而親疎公也。可不謂慎乎。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冤繫。而公忍飢忘櫛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清慎勤。父老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則惟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牒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總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臚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顛顛以威稜峻刻。博刑官名者。恂恂然恭慎如書生。檢柙如處子。綜覈如老吏。而博大凝重。則綽然如名世大臣。余嘗操文送公。以

本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謳歌思慕。相與捧土築祠。以尸祝公於永。永則又非二公所敢望矣。祠在某方之某隅。有門翌然。有堂顛然。有碑穹然。有像肅然。凡父老子弟入公像祠下者。某以爲瘠。某以爲肥。某以爲惟肖。其擁肩而觀。搏頰而退。欲行反顧而拭淚以出者。無異於送公去郡時也。嘻。異哉。公勞心都埋。僅擢司寇郎。一時公論屈於主爵者。而終伸於郡人。六年飲冰茹蘗。不索民間片櫛。不噉攝署時一粒一果。藿食於六年。而血食於百世。蓋其理不可誣。其精神亦有不得而強者。此真足以證去思矣。是役也。郡邑縉紳士民踊躍捐助。而光祿顧君諸生陶君實克襄之。以觀厥成。公名自嚴。號白陽。壬辰進士。山東淄川人。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代

是爲萬曆間。松江名守師弦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後先郡守。遞有賢聲。若蒞官淺而得民深者。則惟師弦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楮以送之。龐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濘中。率萬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囊如槁葉。二三童僕短衣繭帽。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爲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奉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數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違道干譽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爲公死者。乃皆公平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嘻。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請祠不敢。其氣鬱勃於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穹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公之父弦所先生。爲長樂縣令。有却金亭。故公所至動有家法。由吏部忤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石

而清貧如故。則公之蒞官淺而得民深。固有本也。余嘗歎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觀。而史載。振轅臥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觀吾松之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弦李公者。雖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泚筆許人。公名守也。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弦甲戌進士。福建莆田人。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瀕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燃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卽風雨載途。靡有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待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生祠。祠公束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學憲章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卽以文誓神。祠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讎者。而大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天下之善。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柢歟。如許公者。真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巖邑。兵獄錢穀之事。千里輻輳。質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笑。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屢臆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榷稅。公選舉其他一切水旱興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先之矣。是曰廉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頰首而聽。無所忤。馭吏甚嚴。顧未嘗以啗喝罵詈拑束之。左右皆懷懷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剪鋤惡少。晝不聞博籥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羣飲遊狎之跡。是曰廉法。舖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縵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口無惰容。無滯令。眞所謂履屐得任。鬻笑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

杯茗荒率。相與咨討吏事。商確騷雅。而語不及私。即間欲私請。亦往往噤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却餽遺。謝贖錢。蔑蔑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牴牾。則吏事或不免於柄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臺長仗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父閭師三老。蓋既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魯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衡。後尤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并書之石以告來者。公名維新。號繩齋。己丑進士。山東棠邑人。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筦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高皇帝特遣信國築海塘以固扁鑰。又環列兵衛以控鎖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爲喉領。而將吏則倚海防郡丞以爲腹心。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縉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稍詘焉。燕公甫下車。卽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而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兩臺。取一切更始之。任者兵餉不繼。至枵腹而怒日矣。公議收附海之糧。悉輸軍儲。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無敢後。往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爲縛刁橫陰鷲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往者參游而上。或得以承其嬉笑喜怒之節。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湔洗之。輒見輒嘔肝胆。而人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汰占役。修墩堡。以嚴斥埃。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士著二千。水營則益脩艦五十餘艘。以遙援於馬蹟。陳錢諸島嶼之間。而東南隱然一金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擗於無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號洒涕爲兩臺請命。而天子遂以姑蘇鎖鑰授之。方今島夷稽首款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卽議撤朝鮮之師。而識者

猶以鋒藁狼尾爲憂。今公在。可以遙折海內之謀。卽萬一鼓鬣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殲之於談笑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褰裳而以餘波及我。詩不云乎。方叔顯允。蠻荆來威。公之謂也。又曰。魴魚頰尾。父母孔邇。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諸君郵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公投醪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缺。直道謂何。於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於謀野。則獲非司馬意。與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海防。卽台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囂訟囂。游民白徒。闕於晝。不逞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立起。稍用械。則巧瞞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策。視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恆例。給饜必及額。而饜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贖鏹必牒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之。必不欲以一眚錮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之盡。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懼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妮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甯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甯晝無夜。凡罪甯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甯淡無甘。凡與上官處。甯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甯廉於實。無廉於名。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

防志。志草祕不示人。客歲郡大潦。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啣臚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釀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士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巖然坐郡朝。不遂爲於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膺理脈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台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旨。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已。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於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而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傲之爪牙。與游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閭里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羸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來無敢以私濶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慕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方氏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妮

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於三邑無旁擾。節索俸錢。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餼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恆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橐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后可以割劇。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后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揭竿。嘯林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濬吳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人才。充物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后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疏。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以此思公。公意可知矣。卽他日出處。係安危。嘖笑司衰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下執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舳艫相啣。它舟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築祠郡東隅。繚垣堊宇。貌公生像以志去思。而謁余文爲記。余惟司理秋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刷旁郡。以月計。還視本郡。以日計。故士民親不勝疎。愛不勝畏。而譽不勝誹。若矯焉自旌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吏胥之爪牙。擊斷健武。察見秋毫。非不驟立威名。而元氣則稿然矣。毛公理郡日久。而於事又最練習。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此士大夫皆能言之。獨公含蓄其神明。抑持其威鷲。下以其身爲乳。爲保。爲吏師。而不欲皦皦然刻深爲名府。其苦心隱行。非特出於先后部章之

外。卽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擊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之。旣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設鉅匭。不膠成案。不峻爲詞色。加於孤嫠。使得循膝攀案。嘔所言而止。終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寒審法行之。十郡公不市恩也。公御左右嚴。肩鑿憤。舉笑吏無所窺矚。而訟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直如山之牘。與流水之轍。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潦。郡邑踟躕。方削牘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凡賜蠲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煮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公條議中。亂民不譁。荒民不孥。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卽寸長尺能。皆采擇以聞。否則湔洗之。覆露之。故僚屬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它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兌。及無名之供。虛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錢。付之公費。鹽有恆例。歸之諸賈。瀕行不能治裝。僅稿囊耳。而公不市廉也。公兩入棘闈。所拔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藝。而外皆以忠孝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議。爲張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吏必凌其長。上爲人上。必操下急。如東濕。太史公蓋嘗嘆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敢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而桃李無言。藜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畏友。久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苦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於治獄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記。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厚行。聰明正直。間爰書如此。諫書可知。

吾曹皆有指南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悼史氏。公名一驚。號孺初。嚴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且募需次爲諫議。士紳父老欲維繫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某又走相告曰。公嘗一攝理鹺筴。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巽隅。繚垣築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高亢。上與臺察之耳目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遠。若鹽政特傳舍耳。使公有傳舍。齷賈之心。彼亦且如事逆旅貴人。足趨踰而唇稽。隔面咫尺。卽釋然忘之。詎肯捐一鑽半菽。禮瓣香於去後之祠哉。蓋鹽賈之言曰。兩浙年額鹽引四十四萬有奇。而松居其一。蓋九大鎮儲胥在焉。邊賈輸糧料於邊。而支庫價於浙。邊引之疏通。藉於內賈。而內引之疏通。又藉於當事之掣法。何如耳。往歲松郡鹽額屬分司。其後兼屬之司理。第司理出刷他郡務。動淹旬月。一季既爾。後季復然。諸賈人欲守不能。欲去不可。欲訴則垂隔不通。引日壅利日削。惟有驚視鵠立。相對飲泣耳。毛公既受事。不復以四季爲斷。隨投隨報。隨報隨掣。商無耽延守候之勞。而引有導滯決淤之利。卽使文牒堆案。車轍踵門。臺察檄召。公迫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賈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膩者。嘗曰。大丈夫曲木不息。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蓋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恆例溷公。而從吏之供億指索。亦因此剗剔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賈人惴惴。或屏息逆嚟。而不得言。或重足捩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墨而市利。與刻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賈無幾耳。故賈有麗於三尺者。如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祓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苦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刷豪禁奸。且不遺餘力。曰。今御史

奉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儲無窘。非獨爲邊臣地。而又實爲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祕不示人。卽鹽策一事。諸賈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尙十之九。譬如俎豆祀公者。能肖公之貌。豈能肖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稍能爲公暢言者。則又有頌有歌有謠。有合郡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聶侯以治行高等召。瀕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爲執香魚貫而送之。遠者及常鎮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室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永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沼。富者閉庾。飢者掠於市。公請賑請蠲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煮糜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饑而死與飽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畀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爲監督。公親嘗旨。至麥熟始罷。公賑凡兩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痿弱寒書生。必次第面唱給。務使人活實饑。饑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朞年。而穀價不翔。踴菜色不溝壑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調縉紳。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爲主。往年役田僅十萬餘。公清花詭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則舊役後。蓋於法最平。於巨室亦最便。而於酌劑亦最苦。公勞且病。幾蹙蹙有歸志。賴臺使者交挽之。荐牘旁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辨甘苦。則聶公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聶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九考。而又恩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含蓄摘發。不鋌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真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大災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

自今以往。飢者公所哺。富者公所留。是皆聶父之子若孫也。尸祝而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忤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井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攀轅臥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懷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調。其口多誹而少譽。進有唯諾而退不無後言。喜附和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獨於公心口俱服。既擢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拜別於兩涯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再宿而視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贊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守輕。守輕則文章筐篋錯進。而士品雜。請首謝贊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藝。因以陰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死喪不給。捐學廩賑之。又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囊繼之矣。居恆相戒。無得入公庭。走要路。暴長吏短長。有之面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徵。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書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祕也。公爲樂安令。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謝官歸。歸數年而始拜郡博士。度且望宮牆猶傳舍耳。乃謁長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嚴扃鑰。檢簿書。愛頰笑。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靜樸重爲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司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顧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待講入太學。其徒益衆。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相類。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細論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器局通敏。酷類湖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名公卿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

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敏。敢忘大教。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去思。并爲異日報公左券。

澹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此係改本與晚香堂刻不同

陳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權澹墅有廉名。礪石而志之固宜。東吳三校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曰。昔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權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澹墅。時方仲夏。霖雨徹旬。月米粟翔踊。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局廩以規數倍息。饑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越腹也。澹墅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諸於是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蠲料一尺。以招徠之士。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之。去無譏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酒涕以勸兩臺。請賑請蠲。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宦游度關者。連下湘楚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白金以賑飢民。又捐三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截關稅。共濟時艱。而籲天無從。唯有仰屋歎耳。至於征商免量料。免耗羨。免回空之檢詰。免牙僧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冒苛索。不攝訟。不抑市價。不縱大駟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者。則加密。視穰歲。則加寬。關政荒政。遞相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責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舍禁去譏。遂居其二。今日擊非常之重災。而忍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蘄苗櫛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筐篚餽牽。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餓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雨霑霑復不休。菜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母顧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如哉。公少年高策。脂膏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萬姓於人鬼。關關吏如此。事事皆可楷模。雖司權實司命。雖司命實導師。余故許

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以告繼公而來者。

大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內艱聞。士大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於茲土。今且跌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臥轍留也。無已。則請摩挲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太學楊君謁余。屬爲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縉紳雅自好。不敢操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治。或猾吏市獍。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潰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慎許可。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有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爲後事師。蓋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恆見。及今順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懲惡旌善。不五年。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采。則更過之。州邊儲最急。向爲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二俊。則并其比鄰父兄。法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鬥。所至不逞。公捕治其首惡。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捍罔破義。三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械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徙出之境外。乃曰。狼莠去。嘉禾生。大慙去。良民活。於是與縫掖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闌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逮。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篋牘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絜於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粟。悉及於期。而鮮有誤兌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讎。百姓弱者安。強者輯。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子遺。公調停新舊。逋最爲苦心。而不以告人。太原王相公之喪。遠近弔唁者輻輳。至賓客委積。費百倍恆時。公毫不見詞色。而護其遺孤。獨至。是皆有古人風。此豈俗情可得而窺其涯涘哉。假令公得竟其神明之政。案無留牘。類穆之市。無醉人類孔明囊。

無一錢類劉寵。惜乎其以艱奪也。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譏其事。非獨以慰父老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頌而具。而公之澤彌深。吾鄉之俗彌近於古矣。公名萬禴。號順山。北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中戊子科。其父某嘗爲州牧。有吏聲。蓋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聲馳兩都。度必且虛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之入官。猶金之入冶。稷鋤鎔。鄒惟所命。金躍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爲國器。公爲令十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韓棘轍不能奪。乃退而捧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事。而徵余爲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公治狀甚悉。公邑縮孔道。使輶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書。卽才謂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臥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廚傳。自行部始。謝筐篚。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始。掃宿蠹。自隸胥始。禳旱潦。自露禱始。敦詩書。自諸生縫掖始。蓋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旣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脫穎之治。至使人咏歌謳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像者。務期於如見公而止。藉令積期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仕則血食。大丈夫鬚眉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爲公書之。祠下爲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人。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參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輒車繫馬。冀

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爛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短儒。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類首裹足而氣不振。凶相與翱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而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闔盱郡。再闔眞州。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而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往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於私橐。或影射於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廩。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牒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子其僚屬。其過誤者。覆露之。煎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它卽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纊。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帥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忮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山谷中。民伺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矚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上檢部。使諸薦牘。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赴赴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鐫。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諸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公名可大。號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衛萬戶侯。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泖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爲尤甚。往萬歷戊子大水。庚申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踴極矣。當事下遠籩閉籩平籩之令。富人局廩以規數倍息。飢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蠢蠢思動。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閱閔以救荒爲第一義。搜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煮糜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爲其風雨計。則施以葦蓆。爲其寒慄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之腹而後已。其他齋禱於神明。上書於朝貴。請折請蠲。祕不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辭。請祠。公又辭。竟不意爲吳江所先。青人俛而嘆曰。屈指戊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享有一鍾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爲吳江父老所笑。上狀於郡侯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釀金石工。斲材陶甕。而亭不半歲告成。第官師士民。僅悉公之救荒一端耳。公筮仕句容。令廉明精密。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子。七年不謝荐舉。兩覲不飽京饑。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爲真縣令。已擢北台。張江陵修彙所。劉公之怨屬公。按遼。鍛鍊其臆事。公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人稱公爲真御史。已荐起南廷尉。陞奉常操臺。甦排門。更顧役。定妖寇。治橋道。濬河渠。疏錢法。凡爲民節省。爲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爲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擔專授公。皆歷歷有奇兆焉。公二十時晚宿書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拜禮。及宰句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偏。則明道先生神像在焉。故上元

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潞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倉扁。卽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纍纍蓬跣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疏。請詔表揚。特加公子太保。賜扁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博名。加銜建坊。義當示勸。乃懇辭。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而爲之盛心。該部知道。青人走相告曰。詔書以義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遏抑吾儕之俎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許。計莫若改爲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告汝。公辭宮保。正當魏璫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當魏璫稱功誦德之日。迨海內璫祠盡毀。而后始服公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定力。挽回士大夫廉恥名節於人間。其功不在救荒下。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蒞青溪。歲潦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駕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踵相齧。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者笑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請。乃謁予文。記公德政。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年。華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長上上者。不能當中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詘。逮讞則岐。而匿之他所。臺察郡大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耳。尙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久涸。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北。民且立沼矣。侯齋宿露禱。徒步風雨。泥淖中捐俸首倡。遠近赴義。旋卽請賑。請蠲。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威難。卽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數明。法令信。簡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田塍間。隨舟

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爨汲。嘗旨否。撤局之日。復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贖耒耜。播穀種矣。侯曰。未也。吳民所恃。耕織耳。猶賈乘。災射利。布價不登。侯潛伺其贖鑄金者。而又召諭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賜。侯又曰。未也。乃繕橋梁。繕廨宇。繕學宮。而市人有藉手以飽者。侯又曰。未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爲捕治最有聲者。榜其門。徙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惡少年。立斃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蠹雖除。大役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絕。開津貼。甦塘夫。概邑視荒熟爲重輕。而荒區又視消長爲重輕。有居間者。張其書通衢。而不數日。皆悅服。侯又曰。未也。吳最苦軍兌。而青爲甚。因與漕弁約曰。粟不良。責在令。約束不嚴。責在弁。軍無得擇民。民無得擇軍。探策派之公平而止。其旗軍橫者。請之當事。械常平前。弁唯唯無敢譁。而漕耗減過半。其他征科有法。餼士有恩。決訟無三思。無再宿。僚吏膠拳裹足。而不敢奸。侯之一顰一笑。又非部章荐牘所能盡。侯也。侯博學。精詞翰。旁游百藝。彎弓飛騎。燕趙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陣。遠可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強禦迫之。不動。懸鏡而肝膽照。迎刃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穆之要路。而能勤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下。而春無短長。又如獅狔。搏象有全威。而擒兔無偷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棄之。不忍。遺艱後人。不祥。爲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士大夫弦誦觴咏。以爲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藿食不謂苦。簡騶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經手不謂煩。余嘆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解邑之日。青復大潦。侯奏牒如前。至長洲。又以改折青賦。請之徐中丞。其夢寐精神。無一日不與青人俱。今一旦迎侯以去。兒方乳而奪之母。病方起而奪之醫。駕輕車就熟路。而奪之王良造父。青

人其忍釋然於公哉。余故代父老言以志去思。且告後之守土者。侯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北直隸人。

徐公碩菴德政碑記代

碩庵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觸奸有勁節。雖褫削東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諫。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參罰。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趼而莫敢息。屏氣於喉嚨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垂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入見公。狀爲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伐石。俎豆而尸祝之。卽今上海倉內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戌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豎旗聚衆。焚劫於含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散脅從。立消焚掠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掩其扞圍却賊之功。而橫以十九萬贓坐之。公奮不顧身。反覆辨難。決不肯殺人以媚人。甘與汪大夫同褫職。然後已。夫爲人辨。賄而得受賄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報。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籍。崇禎戊辰賜環。其台臣荐者。龔公萃肅。宋公禎漢。袁公弘勳。科臣荐者。鍾公爝。陳公獻策。部臣周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減俸。考選而公循資平進。爲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往郡理但署官評。以制漕弁之橫。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產米。民且告饑。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兌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千六百石之糧。乃大河弁李師靖。以折兌溷呈。而漕使者以公遲誤罰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參罰以後。合郡之公呈。公揭傾城涸野而出。上兩臺。上閣道當路。又爲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轄舊事。辭委之攝華篆。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兌局者。歲尾歲首。幾匝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

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輯顏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趣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於上海。甫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爲公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者。囁嚅蟠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貯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憇也。公甘棠在此。則俎豆而尸祝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荐牘。縷指不勝書。而書兌漕之始末。獨詳。蓋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卽日開俸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辰。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故感慨而爲之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至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聽。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閩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綜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顧盼慷慨。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苴緒餘。直可刃游穎脫。而不足辨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討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之虛實。酌調糧餉之後先。移權榷理。總巖巖治。舉無餘便。橐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臺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才。誠兩合。而公亦廓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擘畫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難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攝郡篆。一署華亭。再署上海。華上老稚交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兌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簡。後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馴。責

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畫一而後止。軍無噪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豪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襟黃浦。前許侯築堤護之。水嚙堤圯。公見曰。無堤是無城。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畚鍤雲集。甃石錮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也。其他汰債帥。擒博徒。鋤治游手惡少年。暴骼賜榷。疫民賜藥。羈囚賜薑茗。其冥德種種不一。而公明不市察。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不惟自處無事。而且欲使人無事。不惟不使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桃李無言。藜藿罷採。士民信爲神君。臺察諸大夫。信如左右手。亦由公長馭遠略。繫東南半壁之重。若使朝宁超格。用公授之。麾幢節鉞。卽周文襄海忠介何難。鴈行哉。輿有頌口。有碑。士大夫別有記。他日採風聽謠者。自當與伯氏文苑吏績並傳。碑而屋之以代俎豆。

戶部念劬劉公濟墅權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宰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碑。條畫便宜。皆可令當世法。擢戶曹尙書郎。司權濟墅。公難之。大司空曰。金鍛百鍊而彌堅。玉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疇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廉則胥吏膠拳。駟踰斂手。莫敢挾使者。威指名宣索。而長年賈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搖撼。蓋權政本源之地清矣。於是議釐革。若舖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蠲免。若船之丈尺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鬻蔬販豕是也。故例一日啓關者再。公一日啓關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譁。遠近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遭時不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斗。斗故吳越分野。

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司檄疏鑿。檄築壩。買客長年收帆。駐機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怖熒惑。惴惴然搖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額且大詘。若更威之如夏日歛之如秋。茶人實有心。其肯熙熙攘攘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之徒。擒薙強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泰去甚。多方以招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罰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與之時值。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滿戒塗。而公之橐若掃矣。關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水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費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濟者。公搜剔宿蠹。如拯湯火。綏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金錢。如畏垢膩。此商之所以攀帷臥轍。不忍一日釋公之行去而思思而碑。實出於感激涕零。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得也。公前宰永時。當福藩之國。力抗權璫。當靈寶之變。計散賊黨。定亂以不殺爲威。權關以不貪爲寶。有人如此。使之善算國用。則張蒼巧計軍儲。則馮勒執奏宜索。則柳約投之銅山金穴。中則伯夷也。一關使豈能盡公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請質公代言之石。公名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

姚太史風樹堂記

往乙丑秋。操一葉。弔孟長節母於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輿榷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賦詩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椽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苦塊。出入謁於斯。春秋禴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悲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繽紛。羣羽翕集。隱几絕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柵。冠蓋闔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爲孟長太史公。蚤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闕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

搆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爲介子推之母子。遯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母且病而歿於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母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遣銀瑞四出。窮捕鉤黨人。吳兒蜂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於木。嘯於梁。盼而祝曰。尙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昔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牆。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一似飲重恨。茹積哀。絕未見號號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復壁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卵不及瑕。巢不及覆。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褫鞶於乙丑。賜環於戊辰。雖之離母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鐵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甫下車。檄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煩役重。吳爲最。吳中民苦田。士苦無田。坐是日益貧。惟四郡爲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若清役田。欲贍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詭。奉旨永著爲令。勒石成書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許墅羨金六千一百有奇。牒聞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房公薛公曰。以此贍士可乎。松郡郡守張公受命銀必親發。田必躬勸。刻畫圖號。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爲腴。佃田者不敢隱多爲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

塾。塾有田。今高才生餼於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蛙竈不黔。螢案不膏。鶉衣不結。鰥居不伉。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濟。善一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塞奸詭。隱射之門。杜豪強兼并之竇。善二非贖。鏹非沒產。非強富人之樂輸者。取諸權羨而自足。善三以權羨聞之朝。則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借。或化爲烏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學田。創自宋泰寧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不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家。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并州。而推之徧及於旁郡邑子弟。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舉而六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責。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也。而簞瓢。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聖門且然。而况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窮見。夫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氣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頤。有云。親頤吉。觀其所養也。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爲記。并以爲松士勸焉。

修松江府學記

晉江蔡侯守松郡。安重廉明。吏畏而民懷之。政既成。則與郡博士沈君等。謀所以維新學宮者。工竣。諸生訪余。請一言記之。昔者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興一。真宗初。卽位。好飾太平。猶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許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士大夫。廟有記。建學有記。而修學之記。無聞焉。我朝廟爲主。而學輔之。其制度視宋加等。而人才猶少。遜於昔者。何哉。高孝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劉邵云。觀人者。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夫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爲浮氣。所驅使。於是內濃而外躁。寡守而多營。日盼盼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以不急相干。有司望見。引避。惟恐後。或

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橫講席。排列噉呵。疾趨以出。况肯徘徊嘆息於廊廡闕廟之間者乎。卽有好文長吏。間欲修舉。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以迂闊似之。相與刻日待遷。如郵亭敗壁。掉臂而去耳。其銳意學校者。老師宿儒。挑之以堪輿。不可知之事。叢之以更張紛擾。不可竟之功。始而懼。旣而疑。不得不姑且議罷。以俟後之人。而後之來者。又若是。學其能久支耶。蔡侯爲松守。有經術。待士寬嚴折衷。皆有恩禮。郡諸生以修學請。侯卽日移牒兩臺。陬日度材。計時。凡若干日。計貲。凡若干兩。其左右前後。河工稱是。是役也。財以俸倡。故其用。給人以悅。使故其工倍。不撤他舍。不鑿旁河。故好議者服。好動者止。此皆侯之嘿寓不爭。而教士以淡者也。昔蜀文翁爲太守。重學校。蜀人用殿旁石室。以像翁。王沂公守青。興學於齊。守鄆。興學於魯。齊魯之學者。祀之不廢。今蔡侯有文翁沂公之心。未知郡學生洒掃一席地。當置誰左。請伐石記之。以徵信於永永。沈君經行。潔修。淡然德素。雅與侯同心。紀綱學事。多得其力。法得並書。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穰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諏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儒更亟。儒遂巡避如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子。先大夫私錄志事。祕笥中。竊嘗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異聞。蒐佚籍。移舟不憚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筭授子矣。儒大喜。乃由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棗。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班可考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子姓。如郟子之能言其祖。

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地里書。顧野王有輿地志。非郡史材乎。目前了無可尋。卽楊潛徐碩張之翰孫鼎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難也。倭奴躡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鄭僉憲均田林侍御均糧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畝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濬吳淞。闕未書。嘉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祕在禁廷。監以勳戚。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窺著作尺寸之地。今圖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界重行。曠曠行露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衰遜之。而布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頃奉郡檄。人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覲。得從容設處。以觀厥成。干旌不時至矣。廩餼不時餽矣。舊志徵引書籍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累朝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拈出無遺。儲蓄多。則排纒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嚴於訂訛。或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銷歸於太和。鑪冶中矣。志何甚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諸君子尅期竣事。稿甫脫。而剖劂隨之。視顧志卷帙頗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侯彥直歸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窘於短綆。道遠躓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而小敝之似諷似諫。則區區微寓芻蕘。倘亦司牧者問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爲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龐雜。莛磲雜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

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爲固然。子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民旱則涓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厲。火則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卽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忍乎哉。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湮十八里。城北虬江達嘉定。湮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曠。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矣。汲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厲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梗矣。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有急。水泉足。輸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創議。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河曰呂公泉。一二悠悠之言。終不勝億萬姓途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邇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鬢序。修城櫓。以及衢路。厲壇。囹圄。亭長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關東南。一精采巖邑。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腰無媚骨。故不懼。心無嗜好。故不染。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總之。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言善。請記之。并記疏河之始末。以碑之石。

重修泖橋澄鑿寺記

澄鑿寺與洙涇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居其中。溝叻環匝於四旁。柳橋橫攔之於巽上。今橋圯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於菰蒲竹樹之間。景幽地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於唐天寶六年。爲隆禪師燬而重建者。爲宋本一淨慧禪師。入吾明至嘉靖。困倭困役。寺頽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畚土礫。薙草萊。募修四殿。而後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枝之安。自是招集法侶。爲慧燈。梵儒空外。梵儀。紹初了微。廬岳一音。經營拮据。殫厥心力。日諷誦水聲中。絕不與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鐘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嚴肅。就之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因信信宿。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想慕。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猶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與商略指點。按休咎。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榆陰透迤而入。爲山門。額曰。泐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王踞於左右。額曰。澄鑿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應尊。由殿東南竇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參洞。曰。觀音殿。由西北竇一門。曰。收綸禪。又竇一門。曰。清音堂。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後。曰。香印齋。香印齋之左。曰。竹篠東偏頭。其他靜照軒。挂笠軒。庖廡場圃之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筏登者自此始。曰。渡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畫勝。以幽淡枯寂勝。其內外榜書。以剛峯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荆石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此皆緣主僧上慈而下孝。前恭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願其地綠淨不敢吐入其室。如見草衣木食之高流。動色相敬。周旋徙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已供影堂。而諸弟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壘。如蠓宮。瓣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啣掇中來。廢刹中興。厥惟艱哉。後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諾照白之勤請而爲之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與黃蘗。宋有蘇子瞻之與了源辯才。張無垢之與兜率悅。其名位勳德。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衲之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王之宮。置於人天。摩霄戛雲。駢星麗日。末法教衰。無復大總持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狡獪者。耽耽睨於其中。巧唆橫索。甚則困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鬻長住物。應之。又不繼。相率鳥獸散。屋殘竈墮。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買臣之墓在焉。肇於蕭梁。而盛於唐宋。爲華巖五山之一。唐中宗文宗之御贊。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題咏。不勝紀。頃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學憲瑞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真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獮以僧籍溷報。坐坊廂之役者。十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陸侯令嘉禾。號稱神明。編審寺中。平直如砥。已顧寺僧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髣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額不滿二十畝。二宜免。導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漏澤會龍城隍。鬱秀有故例。五宜免。吾且以手勅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實再造漢冢梁刹。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侑食其間。世世旦晚。荐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陸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遘也。觀於東塔。而士民之謳歌思慕侯。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冥感陸侯如此。侯

名獻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菴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真實。進於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旦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於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慣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耳亦物等。乃知聲不托於物。而托於耳。耳不托於聰。而托於心。心之變化。周流六虛。恢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兩和合。觀卽是聽。則目卽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之祕藏。而大士三鉢磨之第一義也。顧公子方。爲德於鄉。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帝。釐祈穰歲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未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於此。并以記子方功德云。

華嚴墨海閣記

華嚴閣者。烏戌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戌。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瓣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然環匝市廡中。莫爲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芳。與程居士尙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杯椽后。已三周矣。願謀所以薦冥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名流。書寫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紙三部。并助往來資糧。自壬子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溜。轉經禮懺。以資貞靜先生冥福。經三部。合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十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宰顏其閣曰華嚴墨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夫華嚴豈侈言。

富貴。妙在此種無碍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此經。實又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夙淨願堅固力講此經。祖公程居士。晦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募名筆書此經。夫攝龍勝。又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輪。如鷗鵬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先生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碍。直一彈指間耳。古今翰墨家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募書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筆花。盡散而爲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霑漑程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泰州如臯縣。叛有文昌閣。直學宮之巽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旣修學廟。復念是閣圯甚。議撤而新之。博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僉謂乾當天門。奎壁二宿。纏於乾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徙巽向。乾吉。乃經始於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騰蹕踴躍。始有蓬蓬天蜚之意。是舉也。材中度甃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貲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及縉紳協贊。未嘗捐民間半菽一鑽。而此閣儼然。遂驚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於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於越雋。戰歿於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髯隆準。醜顏體肥。碩目大而露口。方而朱額。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潼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授如意於姚萇。在唐。迎玄宗於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於几下。旋就誅夷。累會親賜御讚。及玉音加秩。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蒞廢。肅皇帝又賜神像於二三閣臣。使提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蓋文昌大指。首重忠孝。視

六經約。視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如此聽命於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真可揭爲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依。信若神言。又可揭爲多士戒。法戒具備。思子必孝。思臣必忠。落筆必緯地經天。救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游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歌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支。人強能任。吾朝劉王兩文成。有如此閣矣。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關繫始末。以爲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由南昌徙虞川。自永始。其亢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儀軌。鄉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雛出贅里中。投筆客游。梁轉入楚。拓業於三泖。卜居於金閶。生平犯風濤。格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苦矣。垂老倦還。乃屬周東村寫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修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拮据之狀。於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宣遠重摹五圖。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繩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恥名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爲疢毒。美好爲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寧戚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屨。廖尋樂公亦不諱伏雌。公是時特犢犢一孤童。贅壻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貲。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於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瀾川滿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膚寸起。夫尋樂公膚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爲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弗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矍然有剝復損益之感焉。是畫豈直與王令箱魏公笏並傳。卽謂徐氏一

卷齣風圖可也。故樂而爲之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晞顏公。封爵休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諡葬楓林之野。族冢附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爲彷彿言。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薤草畚棄。未嘗不淒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勅陸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甯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卽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紅袖。哂笑錯出。始則僕妄睨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導焉。嘻。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於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蜃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爲簡肅公仲子。頎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權已卯。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簞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荐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願恭人斟酒一再行而已。里人慕其榮壽而豔傳之。比

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營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鼎彝圖史。具體而微。暇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壘。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跪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遂忘者多矣。或外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藏書付之蠹魚酒鷗。或斬丘木。捐田宅。不易世而轉輾於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雋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君子也。故樂而爲之記。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往東南三載旱潦。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於是天子顧太宰。爲敕璽書。賜公顧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至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於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龜坼。而潦不至於鳧脛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冰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囊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常詢諸青浦鄧君。君謂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艾祁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上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澹而他邑。與郡可知也。蓋公往嘗奉上帝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櫛之灸。而享之函牛之舁哉。雖

然。余則歎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上重國本。瞻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受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史者。局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羣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饑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目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必冊報兩台。以奏繳於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中。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勞。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譴。廣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卽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暴者。亦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鬱。雖有喉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雖余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占星堂記 代徐長孺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上命。秉桐圭。峻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攜子弟。婆娑關門。曰。是錦衣朱幡。廣皙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先生之子也耶。先生故長者。有子矣。間常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鵬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結盤。跚而走。獨垂一星。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睛瞳矐。朱髮葳蕤。鵬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昇。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纍纍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勅子而魁。先生其後。後者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在海岱。以東北也。魁旦建。則指

離其在西乎。果舉元徵。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于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不佞。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得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實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祕。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非苟而已也。夫校讎則太乙星見。繪象則十八星見。此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于元徵。心上之斗杓。而星翁歷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澹窩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鄙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官居鼎。肅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廈千萬間。蔭庇天下饑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予喜而爲作占星堂記。

貞靜菴碑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鬪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笑金以布地。剪纒錦以制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婆女道矣。是菴所棲。爲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于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菴。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後。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採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實體。而妄者以識

風鼓之心。慾燄吹之。勝劣頓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裏山河。遞滅遞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蕊珠之宮。兜率之院。安知非是菴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嶽之類。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鳥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菴中道人。戕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名云。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曦暎門。遊屐鑿集。卽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于曠間。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甯獨與其謀于市也。甯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澇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榴蔭翳小池。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挑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其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野衲。攤虎皮。燕猊鼎。倚樓而歌。歌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構門于廣莫之野。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席。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鼎足矣。范子樓旣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樓之爲觀。日閑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遊客所困。至折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榜。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後迄二百年。而有范子于此中。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煙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

枝以候我。

觀濠堂記

宇宙芬浮。聖賢沙聚。曾見蓬萊水淺。千年海底塵飛。虛待天漢槎來。八月河邊渡去。且尋一壑。漫說三洲。故摩詰圖畫。輞川而香山。命篇池上。坐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寄心賞于冷然。今有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溪。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鷗磯點綴。飛鳥橫于鏡中。維堞紆連。行人歌于樹杪。清月映郭。鳧鷖在門。寒雲澹而不言。芳艸碧兮如染。煙籠薜荔之墻。霜醉芙蓉之渚。垂楊粉樹。疎菱紅亭。神仙于此樓居。大夫緣之賦作。名從刻竹。源分涓畝之雲。倦以據梧。清夢鬱林之石。夕陽林際。蕉葉墜而鹿眠。點雪爐頭。茶煙飄而鶴避。高堂客散。虛戶風來。門設不關。簾鈎欲下。橫軒有狻猊之鼎。隱几皆龍馬之文。流覽霄端。寓觀濠上。謙而善下。同詰士之虛懷。寬以納瑕。負至人之雅量。談成君子。潔荐王公。進退合乎時中。平流類于無競。登斯堂者。盍往觀乎。眨眼見南華上真。彈指遇香嚴童子。豈止羨鬚眉之可鑒。樂魚鳥之親人哉。

觀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安父宋實之孟宜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蓊然。推戶闌入。見一老翁。具鷄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望花叢中。以藏鉤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具卮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

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吾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艸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餅墨相恥。忽城頭以長綆縋酒一罇。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韵士。時士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時酒瀝尙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酒澆入口中。以一枝花插入髻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痕花瓣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於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代陸宗伯

萬曆甲辰。御史馬君奉命按胝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胝棟棟。旁周門廡。咸摧圯不治。乃喟然愾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于是陶斲度材。不半葺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士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余文爲記。用副御史君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公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耄謝筆硯久。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鬻馬徒步而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搜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莊。與其人轉盼俱盡。卽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

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蟲而更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西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于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族。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脈于澗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于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尙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御史名從聘。靈壽人。郡侯名右諫。豐城人。竝已丑進士。而贊成其事者。公十七代孫乙未進士。今滇中學憲允臨。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于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夥。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尙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歷己酉。督學楊公廷筠。訪其事于司理毛公一贊。毛公訪之陳子繼。孺得實。楊

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尙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坐。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鳥。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矜譽相屬。夫甯不歎。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蠲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祭愫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孺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任。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跼天躋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吊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塚。請補賜諡。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踴躍。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闢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纏述也。廟貌旣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尙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尙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尙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替闡幽。訪求先生之後。

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子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于禁網闊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脈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領首而爲之記。

韓青浦遺愛碑記

韓侯青谿。以治狀最聞。移劇長洲。薦紳大夫。與將吏士民。合貌公之像。于學宮之西隅。與二陸先生祠相並。其祠最稱偉麗。自青谿艸昧建邑以來。所未有也。祠之像。凡有二。一祀堂之前。一祀堂之後。皆自詒以爲惟肖。其春秋酌水荐蘋。亦惟謹。太學張某等曰。一侯而二祠。則可。一祠而兩像。則不可。邑郊門之北倉。其土平沃。宜建厥宇。侯之漕政。大有惠于軍民。請分像祀侯于此。而屬不佞繼儒爲之記。侯之德政。董太史詳哉乎其言之矣。予復何能贊一詞。竊惟青浦。賦重而田瘠。其土不任耕。而下農不任爲。鄉賦長每當編審。輒惶懼徙棲他所。間有稱鄉賦長者。率皆朋小戶以支大役。幸而歲有秋。猶可稍見。水旱徵粟。不能實倉之半。漕軍且麇集河下。訾擊隨之矣。侯曰。軍之敢于噪。且訾者。此其故不在軍而在民。亦不在民而在民之狡獪者。相與因緣爲奸。倚倉儲爲鼠穴。藉運兌爲兔窟。陰陽其占。左右其祖。蓋兩操軍民之權者。非一日矣。夫欲大服豪軍之心。則先絕土著之狡獪者。始黠民既除。然後論倉粟。粟既堅好。然後定耗贈耗。贈既定。然後革恆例。恆例既革。然後禁包役。斗斛之尖聽之軍。平聽之民。民不得以賄而避強軍。軍不得以賄而擇弱民。其分派悉聽之探策。而軍民之心盡大服。侯嘗誦孔明之言曰。吾心如秤。不當稍有重輕。軍與民等王臣耳。其運兌等王事耳。平亭于軍民之間。使漕艦得過發。無守凍車運之苦。而六宮九大塞一食新。無粟貴翔躑之弊。此非獨利民實利軍。非獨利軍實利官。非獨利官實利大司農。豈僅僅一郡一邑之小補而已也。初青谿大潦。侯出舍省災。羣望而走。首請蠲。次請貸。平糶散錢。繼以饘粥。民浸有瘳。

于是造士。士與察吏。吏肅徵賦。賦清正俗。俗整始而編大役。既而建漕議。青谿之人。如脫藥石。而就梁肉。漕軍無老壯。如釋驕穉。而就嚴師保。蓋有侯而漕政有紀綱。有侯而鄉賦長有餘粟。有侯而蕭規曹隨。有後事之師。上不黷。下不諱。談笑從容。獲終譽以去。侯非青谿之福星哉。今青谿父老有急。非走控侯。則百拜稽首。禱侯祠下。曰。願侯之靈實祐我。侯有聞必告。有忠必盡。其真與青父老盼響相接。而故漕官校出入祠所。亦往往懾曩時之德威。而無敢有越厥志。昔者見侯之貌。今見侯之神矣。祭法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大災。莫如荒。大患莫如漕。侯功德具是。俎豆貞珉。並祠不朽。夫誰曰不宜。父老踴躍曰。善。因諏吉創祠。鼓吹幡幢。導迎公像。分居此中。自邑出郭。萬姓擁塞。一如送侯長洲時。夫循吏而碑者有之。碑不已而祠。祠不已而再祠者。則自青谿之韓侯始。

韓青浦惠商碑記

青浦之德韓侯也。蓋有兩祠。一祠城中。一祠郊外。士民肩擁趾躡。薦蘋酌水者。春秋不絕。醴商畢某等。伐石以志去思。輦碑而請之守祠者。謝不內。于是繕亭庀石。而屬某爲之記。昔崔先生之言曰。今令之稱賢也。善交際者爲上。敏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經營竟歲。而於民不與焉。况暇及於商乎。商之輻輳于鹺筴也。半集華上。青不濱海。其德公何也。往者青谿之鹽。乃引票兼行之地也。鹽稅重而引票少。則害多于利。商有掉臂去耳。公請加引一千二百道。其加票亦稱是。以票之利而補引之窮。又以引之增而并得增票之數。其便一票貴則鹽貴。票賤則鹽賤。此必然之勢也。華票賤。青票貴。兩邑接壤。惟賤是趨。公請有分土。亦有分鹽。凡華商越界行鹽。與私鹽埒論。其便二。朱家角最稱巨鎮。食鹽之戶。奚啻數十萬家。不官之市。而市于私。不青之市。而市于華。鹽安得而不壅也。公請本鎮之鹽。悉派之本縣。私販與私買者。其罪同。而澱山司日調察之。其便三。是三者公條上當路。當路皆報可。而又嚴弓兵考成之額。與預支叩補。

之數。于是青谿之鹽伍始核。鹽略始清。鹽徒始肅。鹽政始爲之一新矣。夫國家九大鎮之緩急。仰給于鹽。種鹽仰給于邊商。邊商之行鹽。又仰給于各縣之內商。故引之利易見。而票之利難知。私販之害易見。而官賣撓越之害難知。鹽御史之專督運司之分轄。其留心易見。而縣大夫之苦心難知。縣大夫之救荒編役。造士愛民易見。而旁及于行鹽惠商。抑又難知。嘻。此衆商之所以樂爲韓公祠也。夫小民之情。挫于利而廉于義。一錢妄取。父子變色。觴豆不均。卽耆艾與嬰兒沸然矣。矧是商也。棄親戚。離墳墓。朝夕營營焉。以競刀錐鹽鐵之利。而誰肯爲已去之使君捐一錢。施一粟者。况得其慕而思思。而碑焉者乎。則公之平日清恕近人。大略可以例推矣。此奚獨商人墮淚碑也。公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以青浦治高等。移劇長洲。今推吏部。

羣玉府記

余嗜古。喜從博雅君子遊。每見三代秦漢玉。輒印而識之。偶有家藏者。亦附焉。董玄宰曰。此可爲羣玉府矣。余曰。玉非直爲玩也。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捧玉以裸廟。沉玉以告河。瑞玉以會同。鎮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以召兵。秘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鳩玉祝老。龜玉禳災。冷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賜還。玦示絕。執不趨。操尙左。一舉一動。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禮義焉。故曰。玉非直爲玩而已。董玄宰曰。甚矣。眉公之嗜玉也。蓋其古也。佩則比德。懷則無罪。昔有褐衣先生者。眉公其人歟。余乃記之。圖左。命童子懸諸草堂。以告夫多癖而好奇者。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跌而耕。蘆刺入足。跡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跪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姍笑之久。乃懼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尙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家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賜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衰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雛視士大夫。如韝鷹。棧驤。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託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暱權門。不通輦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臧獲皆廩廩。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調以鍍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旣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飭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頷。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趣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煩公。第欲主上一見。多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宴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酌對。及見公衣冠甚偉。

龐眉皓。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髻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旦晚臥起。飲嗽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祖。跣。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陂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邃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尙未老。追隨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攜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縉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仕。爲文誓慕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

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寘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兒置座隅。援筆講易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余。願締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爲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沒。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恆又皆廩廩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嘗庵公奇愛之。爲摩頂老。曰。是兒吾家玉樹也。亢吾闕者。其在斯乎。無何。養菴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笄。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矍然止公曰。休矣。孺子雞骨不堪。與蠶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臧獲。懇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泮。澗於兩尊人。又旁

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機杼桔槔聲。出籬落間。坦腹而笑。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蛩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恆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間關拮据。以有今日。而使我忘貧。卽歲稔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紀綱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泖困疾。兒爲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島倭躡海上。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猝與倭遇。南坡翁幾剗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羣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股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旣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遜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奠。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懼公力爲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懼如初。唐氏姊嫠居無所倚。待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舍楸。悉出公手。又收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間。手爲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卽小燕集。手爲斟酒。祖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當南汀公沒。其子尙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囊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昔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簋不貳。裘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謹一旦擘畫大事。卽武健不如視世。俛仰以帖。熟取好者。蔑如也。余生晚。不及待公言笑。其子引繩蹈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鼓琴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傳。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物。非而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

氏曰。士風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閉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覈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益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轅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枰。枰生義。烏訓導。霆生五子。長日宣。曰春樓。公仲。日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頡頏。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兒。公捧手斂容。絕無少年之過。既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謫。輟鉛槧。應之。公笑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雨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跬步喘息必俱。卽慈姆。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嫻經術。甲辰成進士。令諸城。已擢北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遂巡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飲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噉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賈人賈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冤而麗法者。公代爲贖錢。某編城旦。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骸。瘞僧寮道廬。久暴之櫟。修東嶽祠。甃橫涇石梁。凡所捐施。秋毫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恆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泰去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曰。行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縣譜。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數以家報遣聞。安知一紙書。不斲三尺法乎。尋聞兩浙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門笑曰。兒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

張漸露芽甲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臺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搏擊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璫從中起。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公超然脫繒弋而去之。不以旦晚節鉞之榮。換晨昏舞綵之樂。拭目捋鬚。眉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嘖嘖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爛然。兩頰丹如童。敏步健。噉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納取予不過度。削臧否。置恩怨。輯言溫語。惟恐傷人。望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耦齒。羔鴈牛酒。賁相望。公痛念二帝賓天。謝不納。卽家庭亦不復舉觴。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于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青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卽御史兒亦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某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公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也。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頤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癸。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恆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頽頽而游。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陽曠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

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命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閭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氣射爲長虹。羞作溷濁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鵝。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章。筆之險糜。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魃。拮撫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窳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黜賣杜爲賈婦。牧之佯諾。陰使人贖爲山西賈。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勸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間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碁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復颺起紫衣裾半摺。復轉睫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老卒。龍準公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

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歟。定盟且誓。永焉勿諼。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蠹首倡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佻達。半臥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於蠹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歟。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宜遊。生駒俊鶴。抑何其似牧之也。必宜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恥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宜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鷺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姪。暱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瞧讓。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錙。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憫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黃豎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搆竹安齋。又搆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傲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疊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

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煙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尤。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墮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梅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壻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筯。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囊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蹴跋名場三戰三北。雖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瞰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岸幘絞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蛻同蝸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顛。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子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酌酒。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韻。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

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使宜山水閒。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嘖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鶯翻曰。春萸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萸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鶯翻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飲。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

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坐。執酒卮。瞪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透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

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馬。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纁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豔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閨。習吳語。遂善吳歛。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繡課。彈碁。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詠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羣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矚。掠鬢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

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入竹嶼花溪。遞作新弄。而最
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鬪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
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子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棹別渚。踈簾清簟。縈繞茶煙。翠管朱絃。
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
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蝶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
出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轡奮飛。今呢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
王宿羽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盼捷音。屈指歸信。竝爾杳然。
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徵謂余曰：吾生
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
郎死。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遺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洑瀾。嫗兇怒閉絕。魚雁消息不
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閨老。作字以達意焉。扁鐺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
自矢而已。媼卞怒竝甚。搗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
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嫗。無得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
公。遂遂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
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眞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
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
過爲情癡。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
療之。歲徧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惓惓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顰胸。不復成聲。

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延僧修懺。撤董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裯間食寢必祝。祝必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繡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畫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於此乎。古有盧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娼。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少判在鳳鸞羣。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於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鑒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詰勅。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縈纒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死。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痼疾。輒棄去。游廣陵。年弱冠。囊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羸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狙賈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跲藉。翁久之。訟稍析。貲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壟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髻以逮駘背。臥起必與偕。質斧出入必與共。迄今

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賈。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竊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過其門。貲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崦闕中。電光翕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拾遺金數乘於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第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噓。僵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楚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雪燃燈。吞花鬪草。以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陳。子。曰。吾。往。輯。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洪。園。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歛。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祔。於。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尙。其。有。徵。於。斯。文。

玉峯道人傳

錢塘有玉峯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滾滾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惜。父母篤老。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耄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巖古洞。而若有過焉。天性恢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嘆于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扁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暮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峯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接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殆舉子乎。俄舉子。咳而名之。卽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劉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饑活十餘萬人。埋俘孳。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煮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游。婁東與王汝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壞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砭老子解。及它書甚衆。踴進道人。道人笑而頷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吳伯實傳

吳繼美字伯實。休寧商山人也。少雋敏。日受書五六百言。弱冠游太學。與弟仲虛並。以氣誼豪江東。所交傾知名之士。而醇謹善下。人人益稱爲長者。父母性卞急。易爲恚。君宛轉得其懽心。居恆恂恂。絕不以所長見奇。比時疾。檢水。量藥。衣不解帶。口不嘗鹽酪者。跨積寒暑。居喪盡哀。祭葬衣輜。動遵古法。間錄家政。悉具案檢。出人意表。老監以下。洗手奉約束。仲虛每嘆曰。昔王濟謂汝南堪云。汝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伯氏殆類之矣。君遂巡好禮。與客談。呐呐不出口。及割斷大事。雅中甕苦。卽閩師。鄉三老皆愧歎。以爲不如性恭儉。出見冠劍車騎。從大人少年游者。輒障面過。至施舍市義。以緩急告君。君掃千金。無吝色。野有棄兒。收餼之。逋僕行就溺。捐金贖之。其他與衣與食與賻者。無算。仲虛莊事君。君亦柔直相。嬾無間言。渡海禮佛。築室供僧。兄弟必與偕。方有喪子之痛。忽聞仲虛得雄。卽時轉涕爲笑。人以窺君之真心。友愛如此。君善飲。得嘔血疾。七年。德聚兄弟扶掖不去手。卒不起。德聚兄弟號慟幾絕。至是徵言于名公偉人。其容益廣。而重君誼者。日益重。人以爲君孝友之報云。陳子曰。余觀元嘉之世。西陽縣董陽。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之閭。獨一門租市。蓋古者孝友若斯之重也。有如吳伯實。孝不市名。俠不市權。千里誦義。百里誦德。不幸早歿。而式閭旌里之典缺焉。非孝子德聚請之作者。以表其幽潛。竟作泰山無字碑矣。李延壽云。晉宋以來。刻身勵行。多發猷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此余有感于伯實父子。而樂爲之傳也。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焮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纓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尤同舉于鄉。嫗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威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益中衰。按察公

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口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繪綵授之。謝不納。而衣布衣。齟齬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嘆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妹。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加詈罰。每病熾。昏瞶于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祖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跣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子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會一本起。廣中公在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矚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卽置虎穴中。無死法。况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穀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肩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昭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橐。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笑。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甘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室中木榻。絺帷。卽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悵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誕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或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頰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縞入門。單率如窶婦。問之。卽劉家錢淑人也。僕御熟視。揜口笑。怪其疎質。而沈宜人慙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誕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

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哀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闔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年餘。而余與之遇。索笑軒班。坐堤上。日暮風出。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懽。而母忽嗚嗚咽者三匝。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薦。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澚。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工書算。喜讀史。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遘內外之喪。產漸訕。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笑曰。余之病而從方外游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腕。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塔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文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于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帷間密啣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翦燈市酒。益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游。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

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諡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諡。諡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諡。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諡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論

左傳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癩。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祖者也。其有彷彿周官調人諧離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詘。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

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豔。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蠶之卜筮。薰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諷。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讎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惹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鬯。繫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着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田井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

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救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祕法。悉藏焉。公何迂闊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什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旂。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戢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姦宄。歌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儆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豸。獻豸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豸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居於室。而不容不拔髮於鬪隣。或構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令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

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鋤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卽當時但稱師尙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佛論 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墨也。馬鈞陽欲駮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

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眞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廬。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闕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蠶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繆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

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揖。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能。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愛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眞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讖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鷲鷹。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讎。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

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况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讎。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讎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旣借漢以報韓讎。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讎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讎在。君讎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隸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圈書。圈公角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圖書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歷并地之法興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

鄭玄孔定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爲中爲左右。爲戴爲履。爲肩爲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聞殊方之卜乎。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雞占。或以兔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者。龜蓋著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券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爲異。不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溯其受之希夷種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洪範。以至俯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鳶飛。呈我以靈龜。龍馬。夢寐尙友。接我以大禹宓戲。卷之而促。爻象于一瞬之間。放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鑪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后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曉。曉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

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喙一。而諸子之喙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譚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卽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虛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裹甲焉。功不明論不定。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日北。日傳日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穀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廢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瑟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壁筆削不在。麟爻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蠹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卽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鎔鑛而爲金。探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讎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

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實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櫃。積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心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胆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旣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鑿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鑿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夷於公也。降其又疏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爲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都邑也。所爲厚。漢之亞也。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爲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餼冠帶。大旆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噪屯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螫。法秦而終不廢周封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聖謨。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不長。而憂在於窮地之毛。罄地之產。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于白屋之王孫。不憂遠而燕吳。近而甯煦。而憂在於百姓之罄懸。有司之卮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爲便也。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露其瘠。欲更制則以爲生亂。欲坐視又以爲養亂。欲加恩則以爲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爲離間。而不忍言。然則奈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桃。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局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衣食於技農。貴者得以玉牒之親。而隸名於金閨之籍。若周若召若蒼若向若絳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子負矢裹糧。翱翔八極。抱關不呵。津吏不問。而神明貴胄。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弓旌輪身。日下名山。搜討免置。鴻達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囊穎而不出。盼盼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閭闔尺寸之間。可嘆哉。

周禮

昔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未嘗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當也。秦舉先

王之六籍束而投之烈焰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河間獻王猶能搜諸李氏之家。藏而上之祕府。則書固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遞沿於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遡河而窮源。人未有不笑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書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倣而行者誰也。卽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尋以考工補之。其倣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冬不獮狩。而天下熙熙如矣。大抵周禮之一句一字。鳳之毛而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兔之蹄也。求筏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覆辨難。既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傳會牽合。又不足以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附之以宋儒。古之逸者官之一。而今之逸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燧人火攻以利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燧人孔子。亦何過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陬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螿蟲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訊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尙體。以綜數尙文。以考類尙象。以作事尙時。以占往尙源。以知來尙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璣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儷指而不敢進。

也。其法則土圭正影。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臯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蓍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主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明之所因而爲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杪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月日若斷壁。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爲太史。而今者顓門之裔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亟釐秦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是唐都洛下。闕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箭。隸首執籌。獨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躡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爲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高皇帝嘗徵龔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升告太廟。以重其選。嗚呼。蓋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甯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琴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湏。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大夫不撤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氤氳。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琴瑟也。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

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籥石秬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匏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劍琨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末。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爲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籥具秉翟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具矣。以爲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新書。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葦管。考箏。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雌黃。若蝸若蟾。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鶖弦不張。鼙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矯。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垂之鍾。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拔不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葛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闔之風。無煩均節。不廢比排。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爲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於文帝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水利

今天下畫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喉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人。早潦相囓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濬。則王孫勳。晚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授諸水者。悉爲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清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滁。則虞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盼。

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以分水。洩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上亦日下。秦牘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匏子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南之流。輸於震澤。震澤輸於吳淞。吳淞輸於海。特其支河之不治。若有母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脈絡。旱則鮮蓄。而田爲之龜坼。潦則鮮洩。而禾爲之鳧沒。此其故易講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荆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夾苧興塘。驅而洩之於運河也。余以爲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濬也。視田之卑者。其岸可築也。戶上者可粟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也。

鹽屯

昔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爲井田。而其后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爲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苦課重。苦守支。苦私鬻。苦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苦牛具。苦溝洫。苦課稅子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退而削牘奏利害者。日上。迺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辦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倚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爲羞。大臣以富強爲諱。於是一蔑於縣官。再奪於貂璫威。再持於鄭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祖制之未復也。往高皇帝召商實粟邊。下商爲之募衆墾土。以鹽而徂集商。以商而蟻集屯。有兵農均輸之遺意焉。自葉淇倡議。而商所輦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塞。而之鹽局矣。大江中畫。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爲非復祖制。

而令鹽與屯相爲表裏。未可以國也。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爲桑田。一利也。農不輸餉。兵不輸餉。二利也。商且受粟。夕受饑。券交於左。筐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卽淮揚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爲戰。里田戍行。敵氣自寢。五利也。生齒繁衍。彙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爲海陸。虜以田爲地網。七利也。嗚呼。七利舉而卽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北。窘言兵。江以南。窘言農。盼盼然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獵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爲鹽屯。委輸且賈者。半燕趙。走客地。如鶩。蓋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客四面方駕出矣。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啖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已。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責駒。所從秣。則責肥。甚則家破而人繼之。蠹三。今天下幸媮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敢望八駿十二閑。及數千如雲之錦。卽大將軍何以驅使監罔。僕寺何以數馬而對。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甯鸞爲政。驕且畏。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市馬。雖稍倣宋制。然特創於關蜀。未聞以九邊爲市也。以茶縑爲餌。未聞輦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旣市。當無事戰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矣。以爲虜無他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叵測矣。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財往如逝。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圖窮而匕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嘗。

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暫熊熊將士之氣。陽以托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熙甯和好之憂。嗚呼。如是而欲。督天駟。叩房星。供御飽餼。司馬巡邊。其何益于國。故大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刷三蠹。雖有龍牡。無以御之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陶朱教以畜五牾。乃適西河。大蓄牛羊。于犄氏之南。其息無算。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轉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廐之種。生且爲天子歌。在垆駟鐵以獻也。

議

賑荒議計十二條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攀擁叫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概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臺題請。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後輕輿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畝也。

勘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圖里排。開報得分明。圖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爲熟區。某區爲荒區。一區之中。某圖爲熟圖。某圖爲荒圖。一圖之中。某圩爲熟圩。某圩爲荒圩。俱用卽鈐記。訖。然后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圖則寬。又然后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見在挨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種田全荒者。卽是上貧之飢民也。種田半荒者。卽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圖不敢欺矣。得一圖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區不敢

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廷。此勘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概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爲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儘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改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菜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卽栽腐爛矣。卽間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買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旣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蓋當道之請命爲荒不爲熟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匍匐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概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冷。孟獲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夫無以此曲動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橫。正如舊錢糧未足。新錢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徹夜極寒。大雨而浹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卽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而況以好奢之世界。當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三二。若令有五母。

雞。二母。處。床。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王。仙。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捫。亂。民。之。胆。而。後。可。以。永。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菲。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服。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捫。亂。民。之。胆。只。今。大。水。彌。天。姦。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快。船。以。割。稻。爲。利。者。或。有。搶。奪。篙。櫓。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噪。以。借。米。糴。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卽。刻。往。前。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捫。亂。民。之。胆。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則。無。荒。政。矣。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未。下。此。不。可。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忍。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挨。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之。餅。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屈。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屈。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爲。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爲。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閒。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渴。糴。抑。價。之。類。是。也。

請改漕折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拘。攣。當。破。議。賑。則。倉。庫。空。虛。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

糧每石。輕齋。蓆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兌。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歷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恩外之恩。而未知可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釜楚於日後。不惟難爲百姓抑且難爲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禁遏糶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既遏糶。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云米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恕。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糶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糧食爲第一義。揀撰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糶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糶。而願積米者。卽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日。價踴原照前價平糶。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糶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遏之遏。不糶之糶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糶米。銀一割。

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剋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渴我糶。彼渴彼糶。口語鬪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八十餘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願積米乎。願糶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糶則可。行於民糶則不可。蓋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糧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嚷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插穀插粟。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聞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糶

官糶官糶。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蓋強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臧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爲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踣。或鬪爭。或聲言以減竊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體貼設行。則區處錢糧之艱難。遠販糧食之辛苦。俱付之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慎之慎之。直待鋪行十分踴貴之候。始付好義大戶。平糶饑民。但許升計。不許斗計。自城及鄉。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散賑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闊處。如在廣闊處。唱名。叫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大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

葛如晴明上城安排布置。每圖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梁。靠立饑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一圖。又是一圖。散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倉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爲次第。兵法云。用衆如用寡。分數明也。此卽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救佃戶。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卽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卽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卽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勻乎。人自爲給。無強梁擠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爲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平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旣不能遍及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依前議。旣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餓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庶不立槁矣。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且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菜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者。皆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於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相勸諭。由城而鎮。由設而鄉。由吳而越。由吳越而推之。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

一 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巳之。令老弱者轉死。強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 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 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爲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湊手。可以猝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昔井愚聶公。嘗行之而效矣。

一 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少遮攔。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竈。一便寓房。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 土竈不如磚竈

土竈醜。易敗。磚竈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卽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鉗。擔桶。淘籬。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 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糧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 糶粥不如米粥

往時糶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飢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粥決以白米爲主。

一 草柴不如木柴

官既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爨。餘炭可以煮茶。逐日劈柴。最爲煩苦。飢民待粥。空閑者即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 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攜歸。昔嘗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筯。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既得安閑。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 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即貯缸中。遇老卽發。蓋老者尪羸。不能久待。童壯尙可待也。

一 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卽發之。蓋婦人廉恥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 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攝。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

煮粥有餘。未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已午爲期。馴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強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留。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 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丐流瀕入饑民。非特不潔。亦且不甘。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 饑民日登記籍

錢糧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拋撒者上干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一 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飢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爲之。

一 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爲慚。而實以絕粒爲苦。另置竹籌。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 煮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插和無插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看親嘗。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昔郡侯張曙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粥三碗。小菜八碟。欣然冷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如此光景。歷歷尙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歷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

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果其子爲特科狀元。慶歷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

田賦八故 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昔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八畝。官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遷徙拋荒。乃復轉賣官田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總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

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江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棗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北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宜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卽於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不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尙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於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會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會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挪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韻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丈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概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况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丘山而算之甚昧於心目昏昏悶悶得無爲驪龍之睡乎龍睡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於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尺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加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七兩餘。向會搭派北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卽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爲己物。浪費不經。化爲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迴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委。舊總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價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賃房聽驗。印解布。袱油紙。包索舟車。關閘掛號。銷批到京。門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廚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卽使盡發現銀。尙多賠補。而况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卽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諳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簡較段金郭殿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况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干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則無包攬侵欺。

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復踵前弊也。頃鄭父母勑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扛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甦矣。別有刁棍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旣難托銀。又無田土。勢難簽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莊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脈。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客折。闊白粗布。濫惡稀粗。北人最所厭棄。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旣利於得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比之二線旣堅。且有餘利。可落省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徵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尙要商量。惟細布卽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強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洪過閘。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僱船僱車。不獨在帶餅帶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頓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於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專足。又卽付之水脚價。船戶水手。應時湊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鄭父母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脚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盍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不爲過。

以楚中千石。卽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腳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下流而逆遡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揆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疏。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救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糙糧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由內河六閘盤剝。然後到京。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密雲。然後到邊。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於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連軍撐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一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於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歷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卽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州府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此題淮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

耗觸怒各臺。希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蓋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攬撥。爲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昔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往年收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蓆。楞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尙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暗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踢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小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代杖。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搶不賒。且并其搶收賒串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躑。賠償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圖收本圖。行圖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搶求賒串。此亦清弊竇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西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宜歛苕雪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成故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小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扑不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浸故耳。頃今上登極。召對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衙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攢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廩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蔬。帶星出入。面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朽賺人一飯。而后事可舉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筭。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筭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旣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湧洶請牌開壩。衆鍤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誠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時崇禎二年。

建州攷

頃遼左之役。覆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髡而去矣。皇上赫然震怒。褫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經。略凡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者秣馬屬鞬。誓不與賊俱生者乎。某書生。頗習遼事。遼左建。曾曰。奴兒哈赤。卽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慎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靺鞨強盛。號渤海。渤海。遼弱。臣子遼。避遼興宗諱。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萬戶府五。以總攝之。永樂初。遣邢樞張斌宣諭。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毛憐。但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採樵葉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脊。梯級出入。或掘溷廁。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綴銅鈴。衣豕衣。犬衣。熊衣。魚皮。是其服也。噉生肉。嚼米爲酒。醉則溺而盥。面席。地歌。食以爲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生十歲卽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有刳。腸胃。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爲生。自推。豪傑爲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曳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參。獻殊角獸。兔。鶻。黃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不能來。五月青蠨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冰堅。不能住。是其出沒時候也。已後曾奴數。數盜。邊掠生口。漢人教之板竹以爲居。繒練以爲衣。火食以爲食。又掠漢女以奪胡婦之權。而睥睨上國之念。起矣。正統己巳。野人女直因也先爲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雪董山之忿。賴兵部侍郎馬。

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陳鉞汪直王越等。垂涎建功。以中官爲巡邊。以武官爲參贊。僅俘老弱。論功有不賞之賞。建夷倡號復仇。長驅四百餘里。賴御史強珍劾。越下獄。汪直敗。復召馬文昇撫邊。而遼境又安。此載累朝實錄。不能縷指數。而今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酋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遼者爲獐兔拱兔等。直廣寧者爲小女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愁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東。則額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兔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惚恍大苛。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斷遼爲兩。虜又摺入其內。據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餒。近皆耕田刈草。人馬得食。而又無重關峻嶺爲之阻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大抵馭虜之法。日合日離。離則其黨可攜。合則其焰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虞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虞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王兀堂王杲阿臺輩常分。阿臺之婿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母曰敎常。則奴酋祖也。初李寧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酋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耳。寧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灰叭諸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直西虜咽喉骨梗處乎。奴圍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奔北關。而去其梗。萬歷甲午。鎮武之戰。宰賽父曰伯官兒。箭死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忿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款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款。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兔等。控弦鳴鏑而起。此所謂西合也。東西皆

合西虜大合矣。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卵可知也。自古虜合則強。離則弱。弱則戰。強則守。而朝三暮四。于強弱戰守之間。則有款。款非媚虜也。非納歲幣也。非稱臣削地也。特取文皇帝所創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領得矣。今建氛甚惡。奴酋無款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諜以連衡。宰賽遣重兵以擁護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既梗。則建夷不得越北關。而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伐往來之陰謀。破勾連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馭建酋之定局也。先手也。而市賞則其劫子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文皇帝始。鷹有縑緜。則飢飽遠近在我。馬有銜轡。則張弛聲控在我。市賞者其鷹之縑馬之轡耶。昔野人女直勅書。爲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勅書十數道。三五道始得貢。李寧遠襲殺他失等。勅書無所屬。盡畀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羈縻約束。而說者乃曰。革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賞不如勦。撫不如戰。似矣。然以此張先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擲再擲。以危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蟄。俄而鑽。刀。說誓我。而傳箭會食。俄而零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弭帖。以緩我。俄而滅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嘗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鴉鶻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峽。峽以內。箐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地者何也。北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北以此懼奴。若宰賽與北交好。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卽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朝臣。俱與遼臣吏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勘。則追尤。邊吏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遼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論遼事目前之急者。按遼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獨口。及四方。危怯雌懦。客寄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落。刀

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遼無膽。則請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既知其姓名矣。又記其年貌。既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誰強。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可汰也。卒被創者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互寒。繫於冰簷凍柱之下。死曰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芻安在。苑馬有卿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圍長者官分牧。有牧軍牧丁。馬子母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卽不爲生息計。獨不爲考成計乎。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其足也。遼偵虜曰傳烽。曰傳炮。謀報某部來。某路入。虜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斂人畜爲主。虜將至。則堅陣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爲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斥埃。嚴瞭遠哨。扃閉固守。待鎮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援不至者。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懦將貪。將欺將橫。士卒不敢言。士卒搗于外。爲偷爲竊。堵于內。爲野爲狼。將又不敢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債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爲列之。白簡麗之。丹書律法。卽軍法。軍法卽兵法。所以練其舌也。遼土幸未甌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田。卽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盼盼然一人望。一人耕。垂秋成而虜騎薄之。捆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頃。廣寧遼陽常平倉。熊侍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尙可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遙。今日一移。明日一札。以祕密之幄算。呼吸之軍機。而欲傾吐于筆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逃。責曰。遼無脈。則請撫遼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度廣寧。繹絡巡方。不以三岔

河爲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虛實。而道鎮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脈也。遼有膽。有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脈矣。而又有水火。以既濟之。嘗考典籍。唐宋無火器。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攻虜之所短。此火政也。遼邇登萊。漢武遣樓船將軍浮海東下。以及孫權之子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於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爲輕齋。而海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以達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爲若敖之鬼。此水政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計臣協贊之。相臣主持之。而言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瘳乎。且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刦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爲遼所據。今神聖都燕。天子自爲將。何如宋。宋召金滅遼。自貽伊戚。今奴酋犯我。而我未嘗挑釁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予金。故日瘠日貧。今上征寧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澤也。何如宋。蔡京父子爲相。童貫爲將。今羣龍滿朝。度必有劉岳韓范其人者出。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入汴。由汴入淮。由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天朝。金甌無缺。戔戔建酋。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恐也。夏秋之間。奉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惴惴有戒心。托孤寄子。賣男鬻女。譬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撫道議家。廩則廩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譁也。兵先募而後選。將以統之。將且以賄脫。以贖免。將無必死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弱者。逃。豪者掠人衆。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絀。孰與召募士著土著。又收土俠之爲便。或曰。遼本孤懸一壞於朝鮮之應援。再壞于稅璫高淮之蹂躪。遼人不復知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俘不報。荒而死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如走于胡者。又有如近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繫其族屬。下詔招徠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爵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還也。若遼人之怨恨奴酋。已入骨矣。吾

聞奴破城。虜男女老稚。或磔。或斃。或春。或擣。或炮烙。或長繫。四五十人。如連雞。置繩馬鞍。鞭馬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曳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卽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士俠一倡。賈勇且百倍矣。故血戰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士。著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遼。人情洶洶。又如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如往事之鑒。可爲寒心。吾故曰。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况更有最可異者。河水血。日下黑。氛奴。曾遺謾罵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帑藏。情形窘索。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根本隱憂。不在邊鄙。而在朝廷。敢以此代杞梓之獻。時天啓三年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衛撐船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僱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無措。猶幸來文。尙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貴萬全也。夫旗甲挾衆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懶成性。驅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遂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爲民運之漸也。弊久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爲長運之慚也。其禍大。其機隱。而猶未忍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曰僱船。而且說曰捉船。惟有搖手裹足。相戒莫前。前者先爲京口常蘇截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硃票。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放。或搶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鬪。况又有朱筆假票。雜出不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突至。地方激變。咎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卽使幸而有

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顧此不免失彼。顧首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其不便于抑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有守令持平。尙且蟻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強軍。凡踢斛淋尖。簸颺翻晒。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已。而又增及于耗外之耗。以羣羊而當餓虎豺狼。屬蹙有幾。其不便于交兌者。又如此。各省修船。彙集淮上。或船到而匠役缺乏。或船多而材料未充。或米到而船不修。或船修而米不足。挪移借貸。推調耽延。本欲通而反壅。本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卽以蘇松言之。爲漕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知也。何如停寢淮兌。查回空。趕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車運守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卽後日且無民運代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辨

辨于寶

晉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于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于寶。以進。曰。乃于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于者。胡承之以爲字畫相因之訛。而取于子書爲證。按春秋有于鑿。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爲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于鑿。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笑。

辨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荳南山下。草盛荳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卽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合石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繇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辨湘妃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於湘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譽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女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又按秦記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益非矣。

辨春秋後無聖人

孔顏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乳瀆。唐徐無功。武后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十年木榻。范粲。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郎。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稱揚誇詡不去口。試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抹殺之耳。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爲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掘鑿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顏子屢空。原思狷介。石崇少時。任俠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辨風箏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箏寄意云。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鶴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不復爲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箏。又連昌宮詞云。鳥啄風箏碎珠玉。註云。風箏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高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強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黃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見于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鳶于宮中。郭忠恕爲風鳶。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一曰風鳶。一名紙鳶。一名紙鴟。此於駢詩意頗合。頃讀睡菴詩云。飽看颺去情如紙。強

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歌。但不當以風箏爲題耳。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臥七尺單。到處飽食。麪睡。更不知輪迴因果。却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輩之人。眞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又何故高僧老道。一味參禪。便答云。農夫牧豎。不會。高僧老道。却會。得不會者。尙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會者。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眞佛所謂最可憐憫者。此何以故。只今開的答的。着衣吃飯的。若作得主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痴者。亦是乎。彼又答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却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劫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冲冲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時痴。有時喜。怒哀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有時爲鬼爲神。爲禽爲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推班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爲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迴。不知爲此識神大事未明。輪迴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迴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道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自然認得生死。切認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祟。定要固然一響。進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能慧。能貪嗔癡。能仙佛聖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

路起。則生死起。輪迴起。心路滅。則生死滅。輪迴滅。要知心路麼。只在開口的便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坐。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鐘鼓焚香時乞取。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掃念。只將平日思量計較卜度之心。盡行撇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萬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茫茫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併廝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忘掉也。使得喚他菩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真。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衍弄。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此方是真英靈漢子。堂堂大丈夫也。如未明者。千萬勿認開口的便是。他日閻王勾攝。正是勾攝開口的東西。此東西未能一棒打破。如粉花微塵。虛空六合相似。請一味追討開口的來處去處。此便是五千四十八卷之經。一千七百隻之公案也。莫負禪和子名色。糊塗信口答人。他日領取鉄丸圍在此。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努力努力。時不待人。

年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陳
眉
公
全
集
上
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634B

二
八
〇

